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加 加 减 减 凑 成 双

  
eBOOK  
网络资料 电子图书

## 双胞胎后遗症

这世上有一种人，不变照镜子，因为常常会被吓到。

至今我和另一个人仍然无法克服这项与生俱来的困扰，没办法，实在太可怕了，看着镜子就等于看着“她”，所以如不是非用到镜子不可，我绝不轻易照镜子。

这种病名叫“双胞胎后遗症”。

常看小说里写关于双胞胎的故事，看来看去，我研究出一个心得，相信这些伟大的小说家们在写那些故事时，一定都不知道双胞胎的困扰和黑暗面。相信我，小说归小说、现实归现实，如果能让我再投胎一次，我想我会选择做个快乐的单人个体，而不是和另外一个人共享一张脸孔、有着几乎相同的思考模式，还有，连外星人都没有我们那么准的心电感应。

不只我会这么想，我的二姊，也就是不幸与我一同卡在娘亲肚皮里九个月的女人，她也作如此想。

只要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或是音量的大小与高低，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、有什么心思，对话方面自然是比一般人简洁了许多，有时我们甚至怀疑，语言在我们之间早已是可有可无。但最令我们头痛的，还是这张由同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脸孔，它为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烦恼和额外的功用。

先说烦恼，认错人是最基本也最常见的情况，我和她早已经习惯会有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找我们攀谈、叙旧，亲人、朋友认错我们俩倒也罢了，只是若连她的男朋友也认错，那可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了。我那未来的姊夫就曾经犯了这项致命的错误，被二姊打入冷宫好几天，还强迫他记下我们俩的不同点之后才准他再与我碰面。生病时，我们最常争论的，就是谁先生病才害得另一个人也得病。老天很公平，我们不是一起病，就是一个病完换另一个，统统有奖，想拒绝都很难。

至于额外的功用嘛，不是双胞胎的人请勿轻易尝试。

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对方较差的科目轮番上阵，我们俩不同学校、宿舍，对方可以大方地自由进出，反正没人分辨得出来嘛！身分证遗失了，有另外的“本人”可以“亲自”替对方办妥，无人怀疑。

光是今年，我这个“分身”就为那个老是丢三掉四、没空回家的“本尊”办了两张身分证，连选举我也可以一人投两票，帮助她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。被她利用这么多次了，下次我要出国时，一定也要借她的护照来用用。

看到这里，你们一定觉得很方便是不

？不不不，最最可怕的就是她会读心的本事，一些不想让人知道，或是有意隐藏的心事，让她的两眼一看，就全部无所遁形了。

写小说也成了我最伤脑筋的一件事，她只看几页就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然后扬起眉头露出怪异的笑容，对我嘿嘿直笑。为了她的这种表情，我把小说的内容一改再改，就是不想让她看出我真正想写什么，并严禁她看我计算机里未完成的小说草稿……防不胜防之际，我干脆把计算机锁码，娘亲和大姊因为无法使用计算机，已对我抗议再三，但无论我再怎么锁码、换码，她总有办法猜出正确的密码破解防线。对她来说，猜我的密码是项有趣的挑战，只要看到她得意洋洋的笑脸，我就知道自己又破功了。

最近她猜密码的本事更上一层楼，如人无人之境，FBI 的译码专家可能也没她厉害。

一直无法打我计算机主意的大姊也对她的译码神功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她才放假回家的几个小时之内，就已经破除难关，把我初写和过去完成的小说全部看完，让我只能吹胡子瞪眼。尽管如此，她有她读心的本事，我也有我识她的本领。我已经放弃对计算机锁码的这项攻防战，改行隐藏档案的方法，哈哈，这下她没辙了吧？就算能进入计算机，没有档名看她怎么猜！

亲爱的二姊，我很期待你下次返家时施展你的译码神功，这次我设了三道关卡，想先睹为快，可以，欢迎你来挑战。

## 楔子

日本高野山“不见了，他不在禅房里。”

“诵经堂和大殿里都没有。”

“师兄，他的行李都已经不见了。”

“你们先派人守住所有守门和通往山下的每一条路，千万别再让他下山，我去告知师父，大家动作快。”

“是。”

梅藤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至师父静修的地方。“师父！”

“他又跑了是吗？”弘道法师端正地静坐在长廊上，并未回过身来，只是淡淡地问。

对于夜半寺里哄乱的情形，心底已经有了谱。

“我们已经封锁下山去路，应当可以将他逮回来。”身为大弟子的梅藤恭静地跪坐在他身后，一五一十地报告着。

“这是零这个月以来的第几次逃脱了？”

“第……第四次。”梅藤汗颜地说。

“罢了，他尘缘未断、六根未净，本就不属我佛门中人，佛缘强求不来，你们就随他去吧，不必再费工夫去捉他了。”弘道法师似是看破了般，摇头叹道。

“可是师父，中国少林寺那边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？了悟禅师向我们要人怎么办？”梅藤忧心地问。

“告诉了悟禅师，零的心不在佛门，我们高野留他不住。”弘道法师沉着地回答，声音里秉持着贯有的冷静，身体却微微有些颤抖。

“师父……恕弟子冒昧，你的眼睛在笑……零师弟走了，你……你其实很高兴是不？”

侧身偷瞄到弘道法师忍俊不住的表情，梅藤忍不住轻声询问。

“那个搅得整座寺鸡飞狗跳、六根不净的大祸水终于走了，你说，我能不高兴吗？”弘道法师掩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转过身激动地捉着弟子的肩用力摇晃。

“也对。”梅藤心有戚戚焉，那个零的的确确是个大祸水。

“打通电话告诉了悟禅师，就说我有违他的所托，对于零，我们高野山

无能为力。”喜乐之余，弘道法师不忘对他交代，并且说得正经八百，“还有，记得去买串鞭炮回来消灾解厄，也算是庆祝。”

“庆祝什么？”

梅藤抚着光滑的头顶，满眼疑惑。

弘道法师仰天双手合十，虔诚地赞道：“多谢佛祖保佑，送走了那名祸水，感谢上苍、观音大士、阿弥陀佛！”只要能将那名祸水送走，天上的诸神、诸仙他都感谢。

“师父……”他不必这么感动吧？

“我们终于解脱了。”弘道法师拉着袖子抹泪，感激涕零地说。

他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好久。

## 第一章

台北接近午夜，沉意映蹲在马路中央，就着车灯打量眼前阻去她去路的障碍物。

她将横躺在马路上的人体翻转过来，轻探鼻息，不料却有一阵令人作恶的酒气扑鼻而来。她掩着口鼻试图拍醒睡在路中央的醉鬼，却始终得不到醉鬼的任何响应，正思考着该如何解决这个路障时，她好奇地撩起醉鬼的一绺黑缎般的长发，玩味地盯着他奇特的面容和衣着。

女人面孔男人身材？

沉意映挑了挑眉，这个发现令她颇感困惑。踌躇了许久，她决定效法金田一追根究柢的精神找出答案。于是她伸出一双手，不客气地在醉鬼身上摸索。

过了一会儿，像是得到了某种证明般，她带笑地坐在路旁沉思了数分钟，然后起身走向车内，将车开至碍路者的身旁，下车打开后座的门，再走到他旁边，半拖半拉地将他放置在车子里再甩上车门，迎着凉凉的夜风，心情轻松愉快地哼着小调开车返家。

沉家等门的女仆碧玉在看见沉意映将车停妥下车后，跟在她后头一刻也没停地喳呼着——

“小姐，你又这么晚回来，我可担心死了，我还以为你又被其它女人纠缠得脱不了身，才想叫老爷带人去替你解围……”

“碧玉，闭嘴，帮我把他弄出来。”意映没理会她的叨絮，径自绕过她将后座的车门打开，瞬间车内飘散出一股浓浓的酒味。

“唔，好重的酒气，这个人是谁？”碧玉紧捏着鼻子抗拒熏人的恶臭，犹疑不定地上前。

“不知道，帮我抬他的脚。”意映自另一边的车门进去，将酒鬼翻身坐正挪至门边，再从他的身后扶抱住，慢慢地将他推出车门。

“不知道？”

你……你带个野女人回来？”

车门内一张桃花似的面容止住了她的脚步，令她妒意横生。

“看清楚，他是男的。”意映粗鲁地扳正醉鬼的脸庞，要她看仔细。

“男的？你看她的头发那么长，还有这张脸……这明明是个女人。”除去及腰的长发不算，男人怎可能长得如此貌美？正牌的女人往身边一站都被比下去了，说什么她也不信。

“你要不要摸摸他下面验明正身，看他是否带根把？”意映扬着眉，闲散地建议道。

“小姐！”碧玉红透了脸大叫，她说话怎么老是不伦不类？

“少废话！天，他重得像头死猪。”意映将他的两只脚推给她，努力地将他抬出车“这是什么服装？好怪异。”碧玉抬着他的双脚，边走边研究他怪异的衣着。

“袈裟，日本的。”意映见多识广地向她说明。

“袈裟？他是个和尚？”碧玉猛然放下手中沉重的双脚，表情犹如遭五雷轰顶般。

“碧玉，别突然放手。”意映咬紧牙关，吃力地拉住手中逐渐下坠的男人。

“你不但三更半夜回来，还带个不男不女、酒气冲天的和尚？”碧玉脸色惨白地看着她。

“事实是如此，你到底抬是不抬？”一个人实在抬不动，意映干脆将手中的男人弃置在地上，扭着腰质问不肯分工的伙伴。

“小姐，你……你又遇到瓶颈期了？”碧玉胆战心惊地问。小姐八成是作画碰到了“堵塞”，才又做出古里古怪的举动来排遣心中的烦郁。

“本姑娘只有生理期没有瓶颈期。”意映双手环胸地吼。

“那你莫名其妙带个和尚回来做什么？”碧玉指着地上容貌倾城、姿色更胜女人的男人怒问。

“他躺在我回家的路上睡觉，碍了我的眼。”意映翻翻白眼，耸耸肩地对她说。

“碍了你的眼？你不能因为这样就随便捡个来路不明的和尚回家呀！”碧玉忍不住扯开嗓子大嚷，这算什么理由？

“谁说不能？我这不就做了？”意映撇过头去不理她。

“上上次一只猫躺在路上你就捡它回家，上次是只猴子，这次你更过分了，居然捡了个和尚！我们后院里那些你捡回来的动物已经足够开一家动物园，你不能老是把躺在马路上的东西捡回家，老爷迟早会被你气死。”碧玉抚额怒斥，天底下就有这种爱捡东西的怪女人。

“动物进化论，我愈捡愈高级不是吗？”意映低头审视地上的男人，表情似是非常满意。

你……你……”碧玉气得纤指不停地颤抖，她根本就没有反省的意思嘛！

“没空看你结巴，快帮我把他给抬上楼去。”意映烦躁地搔搔短发，渐渐感到不耐。

“抬上楼？你又要收养一只……不……我是说一个？”碧玉紧张地问。

“我是考虑养只新鲜的。”她抚着唇坏坏地笑道。

“小姐，他不是阿狗阿猫，他是人，不能乱养！”哪有人捡人回来养的？

“我家的院子大、房间多，他应该不会很占空间。”意映鸡同鸭讲地发表高见。

“你会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还有人权组织协会都会告你。”碧玉情急之下乱嚷一通，也不知道自己引用得对还是不对。

“法规里没设人类这一条，去叫立法院多开几次会再来找我算帐。”意映摆摆手，完全不把她的鬼叫当一回事。

“小姐，你真的要去看医生，听说你这种病还有药救，我叫老爷再找医生试试，也许还有希望。”碧玉痛心拍着她的肩，现在疯人院一家开过一家，应该还有专治这类疯病的专家才是。

“华佗昨晚托梦给我，他说我没得医了，快抬。”意映拍开她的手，弯下身再接再厉地拉起地上死沉的美艳醉和尚。

拖拖拉拉地将人扛上二楼后，碧玉累瘫地坐在地上。“好了，抬也抬上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把他的衣服剥光。”意映抚着下巴思忖道。

“什么？！”碧玉掏掏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他臭得把我家的蚊子都熏死了，把他洗干净后我再打算怎么处置他。”房内原有的百合花香掺杂了恶臭的酒气，让意映的嗅觉灵敏度恢复正常，她这才知道这个醉和尚有多臭。“谁来洗？”碧玉瞪大眼睛问她。

“我说碧玉，我花钱请你来我家做什么的？”她低下头和善地笑道。

“小姐，你不能叫我替一个大男人洗澡，我还没嫁人呐！”

碧玉恐慌地摇首大叫，这又不是洗衣服！

“有何不可？把他当作一团烂肉泥来洗不就成了？他醉得不省人事，你爱怎么搓、怎么揉都可以，请随意。”意映看不出洗他和洗衣服有什么差别，挥挥手不以为意地说。

“我不要，这么丢人的事我做不到。”碧玉捂着脸抵死不从，洗男人和洗衣服完全是两码子事，事关名声，她万万不能答应。

“婆妈一堆，算了，我自己来。”求人不如求己，意映推开她，坐上床开始动手脱他衣服。

“你也不可以，好人家的女孩不可以做这种事。”碧玉情急地拉住她规劝道。

“你要我直接把他扔到洗衣机里吗？”意映不耐地转过头问她，手下剥衣服的动作既迅速又粗鲁。

“不是……小姐，你等等，你别动手乱剥人家的衣服，他会当你是色狼！”天哪，小姐还真的在脱他的衣服。

“他醉死了，我现在就算当强盗都行！乖乖，衣服底下还真有料，你瞧瞧，他这块二头肌、还有这几块腹肌都长得不赖；想不到现在的和尚身材保养得挺不错，早知如此我该多捡几个回来。”意映一把扯开繁复的僧袍，大刺刺地欣赏床上半裸男人的身材，啧啧有声地褒奖道。

“小姐，你别数他身上有几块肉了，快把他遮起来，这样看一个男人你羞不羞？！”

碧玉一鼓作气地拉开眼前的豪放色女，忙用被单遮住春光外泄的男人。

“碧玉，去拿我的画板。”被拉到一边的意映看着床上的男人，突发奇想地命令道。

“做……做什么？”碧玉停下手上包裹的动作，愕然地问。“我要画图。”她眼中带着一丝异样的光彩，缓缓地开口。

“画什么？”

“他。”意映努努下巴示意道。

“你要画一个光溜溜的和尚？”画裸和尚？她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来？

“对，我要将光线调好，你把他那些碍事的衣服拿一边去。”意映上上下下地打量床上的男人后，打亮房内的灯，寻找最佳的取景方向。

“不行，画没穿衣服的和尚你会遭天谴，老天会罚你。”碧玉挡在她身前阻止道，她一定会被天打雷劈的。

“哦？哪个天会谴我？”意映倒是挺有兴致地问她。

“佛祖。”碧玉说得既严肃又庄重。

“好啊，多个天谴也许我的日子会比较不无聊，去叫那尊泥人下来也无妨。”意映潇洒一笑，都什么时代了，碧玉还信这个？有天谴的话她早被劈过好几回了。

“不可以和神明开这种玩笑。”碧玉皱眉斥责。

“你想是谁赏你饭吃？神明还是我？”意映一手拉住碧玉的领子，低下一百七十五公分的身高面对她，酷似男人的脸庞写满威胁。

“这……”碧玉脸红心跳地直视意映男性化的面容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

“少啰唆，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。还有，我作画时不允许有第三者打扰，快滚。”

意映突然放手，勾起床上的袈裟丢给她，打开房门打算清场。

“不行，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太危险了，万一他突然醒来而且兽性大发，把你……”

把你……”碧玉紧紧攀着房门不肯放手，支支吾吾地说道。

“把我怎么样？”意映嘴角逸出一抹笑容，饶富兴味地问。“把你强……”碧玉害臊的垂下头。

“以他这种死醉的情形看来，会兽性大发的人应该是我，说不定我待会儿肚子饿了就把他当消夜吃，毕竟这种美若天仙的男人不多见，我可要好好把握，浪费就太可惜了。”她只手撑着下巴，斜睨床上难得一见的上好货色，半似认真地考虑着。

“你是当真的？”天哪！她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。

“好啦，我保证不会将他先奸后杀，我对醉鬼反胃，洗衣服去。”意映轻松地拎起身材小她一号的碧玉，将她扔出门外，反手关上门。

“小姐，不行啦，你房里有个男人，明早我要怎么对老爷交代？”碧玉捧着恶臭熏天的袈裟，站在门外惶恐地拍打着门大叫。

“告诉他我对床上运动很好奇，捡个男人回来实习一下。”门内的意映讪讪地答完后便不再作声，开始专心地作画。

碧玉倏然停止拍门的动作，杵在原地默默瞪着房门发呆，缓慢地逐字逐句消化女主人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实习？！完蛋了，她明天早上一定会死得很难看。

没有木鱼声？没有诵经声？为什么四周变得如此安静？现在不应该是早课的时间吗？师兄、师弟们都上哪儿去了？

欧阳零紧皱着眉峰，强睁开眼睛适应刺眼的光线，继而瞪大眼瞳发愣。

这是什么鬼地方？

他摸摸床板，身下躺的不是硬邦邦的柳木合榻，而是软绵绵的雪白大床，床畔两只巨大的骨董花瓶里插满香气怡人的洁白百合，朝阳自纺缎般的白色窗帘泄入，四周清一色的纯白色系。不像他平日所住的阴暗僧房，活像是古色古香的太平间。

欧阳零躺回绵细柔软的大枕，再度闭上双眼仔细回想身处异地的原因。

他只记得他从高野山落跑返台后，第一个去投靠的人就是他已经成家的老哥欧阳峰，那个爱妻如命却又成天与老婆吵架的笨男人。老哥虽然在见着他后，没有无情地一脚把他踢出家门，但在洗尘宴上，他似乎不小心得罪了年纪小他一截的阴险大嫂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

他老哥就灌他酒喝！

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脑袋剧痛、不如身在何地的原因。

天晓得他们欧阳家的男人生来就没有半点酒精免疫力，他记得老哥不但也喝了酒，而且是那种他这辈子也望尘莫及的海量喝法，他大嫂更是拥有千杯不醉的超能力，黄汤一杯林地下肚，脸不红气不喘的，他们两夫妻整晚不断怂恿劝杯，强灌他一喝再喝，老哥不知哪来的酒精抵抗力，竟能安稳如山、不吐不醉，而他却醉得一塌糊涂、不成人样，吐了又灌、灌了又吐，接着，他在半醉半醒的情况下，被他们夫妻俩载上某条山路，然后齐心齐脚地将他踹出车门外——弃置……

欧阳零一再地回想整件事情发生的始末，然后得到了这个结论。

那对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得到的怪异夫妇，居然把他当成狗般丢掉？

他火冒三丈地自床上一跃而起，一心只想找人报仇算帐，可惜脑袋和四肢坚决不肯合作，令他痛苦地瘫坐回床头，天旋地转的不适感使他不得不抱头闷声忍痛。

“不要动，我就差一笔。”

床的不远处传来一道不高不低的声音，语气间夹带着淡淡的命令口吻。

欧阳零捂着额勉强睁开眼睛寻找声音的来源。

轻飘的纱帘后，一个似男似女的人拿着一块板子不知在做什么，耀眼的阳光让他看不清长相，但那个人的动作看起来好象是在作画……

欧阳零不期然地瞥见自己赤裸的身躯，而床单已然滑至他的小腹，还有，他日日所穿的僧袍早已不知去向，他再抬头看向对方作画的动作，然后环视室内。

在这空荡荡的房间内，除了作画者本身外，能供做模特儿的对象似乎只有光着屁股的他。见鬼了，那个人以为自己在做什么？

欧阳零忍下脑内兴风作浪的疼痛感，愤怒地扯开被单，蹒跚地跨步下床，脚板才沾到地面，作画者又开口下旨了——

“我说过不要动。”这回作画者说的不再是中文，而是字正腔圆的日语，用的正是日本男人惯用的命令语气。

对他用这种语气说话？

欧阳零的怒意突地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满满的求知欲，他不禁好奇，这位敢命令他的胆大作画者身分为何？

“你是谁？”他遵照命令坐回床边，以清晰的中文问道。

“画你的人。”作画者也以中文回答他。

“我有允许你这么做法吗？”隔着木质画板，他只瞧见一只白藕似的手臂，像是女人的手，但声音却又有点像男人。

“我画你的时候没听见你反对过。”作画者说得理直气壮。

说得也有道理，他那时八成是醉死了。

欧阳零耐心地等待画家完成画作，抬眼打量周围的摆设。“这是哪里？”敢情他会乾坤大挪移，一觉醒来就到了白花花的停尸房，还有人为他画遗像？



“我家。”意映做完最后的修饰，扔下画笔伸着懒腰。“好了，完工，你可以动了。”

“我为什么在这里？”欧阳零无视于一身的赤裸，大步地走向作画者。

“因为你躺在路上挡道，所以我就捡回来了。”意映站起身收拾好作画的工具，仰头迎向在她面前站定的他，有丝讶异于他的高度，在他旁边，她的高度才及他的肩头而已。

缩短了两人的距离后，欧阳零两眼发直地看着这张雌雄难辨的小脸，一股奇怪的念头令他直觉地认为她是个女人。

日光下，她美得令人屏息，不属于女人或是男人的美，而是一种中性的融合美，男人般削薄的短发搭配着半女半男的五官，既不突兀也不显得怪异，令他激赏得移不开目光。上天造她时定是偏心地放置了两种美貌在她身上，恩赐了她这般难以言喻的无双容颜，看着看着，竟教他感到些许的迷醉陶然。

“我的衣服呢？”欧阳零求证地竖起双耳，想再从对方的声音中得到辨识的途径。

“剥下来送洗了。”意映揉着双眼没精神地答道。

大清早就面对一个脱得精光的男子，她顿然觉得两眼昏花，尤其这男人还长了一张女人化的脸，而且还是个超美形的大靓女，若不是看了他一晚有了免疫力，她现在可能无法招架，反被这个美得过火的男人迷去了心魂。

“衣服……是你脱的？”问话的同时，他还是不能十足地确定她的性别，她的声音既像男人又像女人。

“正是敝人，感谢你一夜的贡献。”意映对他微微弯身行礼。

“满意你所见到的吗？”欧阳零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平淡的问她。

“嗯，不错，很能入画。”她抬起手，以手代笔地滑过他结实的肌肉，很老实地对他说。

欧阳零反复地品味她的话，莫名地笑道：“那么，该轮到我了。”

他揽近她并拉开她的圆领上衣，低下头仔细窥探她衣服底下的每一寸肌肤，然后双手大刺刺地由下探入她的衣内，沿着她的曲线巡弋而上，最后剥开她胸前的防护罩，覆上她柔软浑圆的双峰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意映不明所以地看着他的举动。

“检验你的身材。”欧阳零高深莫测地扬着剑眉看着她的脸，轻揉慢捻地来回抚摸她形状美好的酥胸。

“如何？”意映低首看着他不请自来的双手，无怒无惧地问道。“有料实在。”他恋栈地收回手，邪笑地下评论。

意映抬起头，一巴掌使劲地轰上他的左脸颊，继而微笑答谢，“谢谢，我也这么认为。”

“现在我可以确定你是女人，而不是人妖先生。”欧阳零抚着麻辣火烫的脸颊，满意地咧嘴笑着，不疾不徐地说出感想。

“画了一夜，我也确定你确实是个男的，美人姑娘。”意映拉好上衣，直勾勾地仰视他的美人脸，带刺地回他。

“彼此、彼此。”五十步笑百步，宿醉后的他第一次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“哪里，比不上你的混淆视觉效果。”意映没感到半点荣幸，立即将第一名的殊荣奉送给他。

“客气，至少我不需要鉴定。”欧阳零不笨，反应也不慢，两眼迅速滑过

她容易让人忽略的双峰提示道。

“我昨晚就鉴定过了。”意映微眯着眼说道。谁说他不用鉴定就能立刻分辨出性别的？不然她昨夜何必蹲在路边摸个老半天？

“喔？哪个部位？”他垂下眼睛看着自己光溜的身体，扬着挑战的笑意看着她。

“那里。”意映指着他的重点部位，大大地打了个呵欠，并附上一句忠告，“你的尺寸颇为傲人，现在三级片正流行，想换工作时可以考虑考虑。”让他当和尚太糟蹋稀有人才，他只要躺着赚就可财源滚滚，而且男女主角皆宜。

“身在佛门，使命即是普渡众生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，我很乐意在这为你普渡，免费。”这女人双眼打直地看他没穿衣服的模样，还能不动如山、气定神闲，欧阳零忍不住想探采她的底。

“这里是流浪动物收容所，不是怡红院，你想做，我不介意替你找间配种中心。”

她意兴阑珊地努努嘴，想上她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他开口邀请？

对他这么冷淡？欧阳零不信邪。“这张脸你看了有什么感觉？”他提起长发束在脑后，刻意凸显他那张原本就俊逸过头、艳丽过人的脸庞，也是造成他二十多年来梦魇挥之不去的主凶。

“可男可女，天生的红顶艺人材料。”意映观察了他的五官后，就事论事的评断道。

女人看了他短发的模样，哪个不是像饿狼般为他疯狂发痴？而她的表情居然变也没变？

这辈子第一次有女人不垂涎于他，欧阳零反倒觉得怪怪的，不怎么相信地再问困扰他的另一项优点——

“我的身体你也没兴趣？”

这点总该有了吧？

足以媲美健美先生的身材哪个女人不爱？

“这要看哪一方面。”她一语双关地回道。

“哪方面？”欧阳零惊奇地瞪视她，她还有意见？

“骨感线条极佳，纹理明显易辨，肌肉并非长得太结实而是恰到好处，是个上好的人体模特儿，至于其它器官的功能嘛！没试过，不予置评。”若不是冲着他的好身材，她就不用连夜赶工，画完了一幅还想再试试其它的姿势再画，她已经很久没对人体画这么热中投入了。

“对你而言，我只是个提供作画的死板假人？”欧阳零不敢置信的大声问，这女人不正常，竟然对他那比孔雀更具吸引力的外表没感觉。

“你把我的话听得很清楚嘛！”意映笑得得意，看来这个和尚酒已经醒了大半。

“你是断袖同志？”他首先往这方面猜想。

“很遗憾，这方面我还算身心健康，没能进步发展到那一层面。”她一脸抱歉地正视他的问题。

“性冷感、性生活失调？”欧阳零沉着地再问。“没开过荤，所以还不能确定。”她以未有“临床经验”踢去他的大问号。

“视障者？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

“敝人耳聪目明，多谢关心。”意映又打了个大呵欠回答他。

“审美观有问题？”他脸色阴晴不定，心中有着丝丝期待和欣喜。

“有问题我就不捡你回来当死板假人了。”他以为他能在这里睡一晚凭的是什么呢？

她才不做费工夫的闲事。

“当真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？”欧阳零兴奋地板着她的双肩问。

“请你不要自我膨胀过度，很倒胃口的。”意映蹙着眉对他说，问了一大堆，难不成她一定得败倒在他的袈裟下才算正常？

“这样抱着你，有没有觉得女性荷尔蒙或是动情激素迅速分泌？开始觉得晕头转向、四肢无力？”他伸出手搂着她的腰，让她整个人贴在他光裸的身躯上，低下头在她耳畔性感地问。

“没有。不过清早被个光得像只青蛙的男人抱着，胃酸的确是分泌了不少。”意映半抬着眼皮望着他光滑的胸部，累了一晚没进食，现在她饿得真的有些想吐。

欧阳零霍然拉开两人的距离，两眼瞪得如铜铃般大。

“再说一次。”

“说什么？青蛙还是胃酸？”意映懒散地问，这和尚是禁不起打击还是耳背？

欧阳零如聆听圣音般地吸收她字字句句的反讽，脸上的笑容开始扩大、再扩大，最后泛滥得不可收拾。

这女人对他免疫！真的免疫！

掩不住二十多年来心底第一次涌上的畅快感，他紧紧地搂住眼前不识货的女人，放声地痛快大笑。这世上终于有个女人对他不感兴趣，到底老天还是长了一只眼，选他个少根筋的女人来证明自己没有白活四分之一一个世纪，因此他的长相还算没有失败得太彻底。

“有意恩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不被我迷倒的女人。”欧阳零收拾好过度兴奋的情绪，紧瞅着她的眼睛说。

“你何不直接说我是万中选一的大怪胎？”意映两眼微斜，赏他一记大白眼。

“你也很懂我话里的意思嘛！”他邪魅地笑道，天生的桃花眼里带着激赏的光芒。

“也许你很享受这个姿势，但我被你的‘一柱擎天’顶得实在很难受，劳烦先放手可以吗？”被他的重要部位硬顶了半天，意映不得不出声提醒，他的下半身似乎远比他的上半身还要来得兴奋。

“哎哟，对你居然有反应？”他喜上眉梢的低首看去，双手还是没有放开她。被男男女女纠缠过太多年，他老早忘了自己对女人也会有性冲动这回事了。

“我该说谢谢吗？”她咬着牙问。

“我可以在床上试试你的谢法。”欧阳零低头以舌尖有技巧地轻轻划过她的锁骨，挑逗她脆弱的神经。

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我心领了。”意映冷冷地回答，两掌一推，朝后退了几步，拒绝身体反应他而引发的阵阵酥麻感，还有手心传来的温热。

“可是我很想报答你捡我回来的恩情，而身体力行是最快的途径，古人不也都提倡‘以身相许’？”欧阳零一步步地接近她，轻声细语地诱惑道。

“论报答我不缺名目，你会有得忙的。”他的用处可大了。

意映突然听见门把转动的声音，连忙踱至床边拉起被单扔给他。“拿

去，先遮丑。”

“之前你不是没感觉？现在才玩矜持这套？”欧阳零拎着被单，眼神讥讽又带嘲笑。

“我是没什么感觉，不过门口那个为你送衣服来的人恐怕就快缺氧窒息了。”她不在乎地指着房门。

“喔？”欧阳零随着她的手势看去。

“小……小姐？”对于室内的情景，碧玉捧着袈裟站在门口，俨然一副惊吓过度的样子。

欧阳零将被单往身后一扔，大方地走至碧玉面前，撩起长发叉着腰对她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欢迎参观指教。”

一个活生生的裸男人！

碧玉受不了这等香艳刺激的画面，两眼一翻，直直地朝后倒下，剧烈的撞击声回响在走廊上。

意映走至他身边，与他一道看着倒在门口的女人，凉凉地开口，“你现在知道我的心脏有多强壮了吧？”

## 第二章

“映映，怎么这么没精神？昨晚又熬夜作画了？”沉重寂坐在饭桌一隅，关心地望着姗姗下楼的宝贝独生女。

“嗯，等会儿我要去补眠。”意映搔搔后脑袋，精神不济地坐在他对面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拥有一张怪脸的欧阳零。

“补多久？你今天不出门吗？”沉重寂接过碧玉送上来的西式早点，喝着咖啡。

“碧玉，太阳下山再叫我起床。”意映姿势不雅地瘫坐在椅子上，揉着酸涩的眼睛吩咐道。

“映映，不是爸爸爱催你，你个展的日子就快到了，会场那方面你总要出面去张罗一下，别整天闷在家里不办事。”沉重寂每天看着她懒散的模样，忍不住端起父亲的架子，温柔地劝导。

“怕我的个展办不成功，会丢你的脸？”这话在一夜没睡的意映听来格外的刺痒，于是她睁开清亮的大眼看着他，语意不善地问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为人父母者当然希望子女成功嘛，爸爸是为你着想。”

沉重寂急急地解释，他当然希望唯一的宝贝女儿纵横画坛、春风得意。

“是啊，最好我的画能再多得几个奖，也好能多卖几幅，就更不会辱没你和妈咪的大名了。”她趴在桌上懒洋洋地玩着盘内的早餐，她这两个爱惜羽毛的父母担心的，应该是她在画坛的声誉会不会影响他们德高望重的名声吧？

“一嘴铜臭，咱们艺术家追求的不是这个。”沉重寂清高地郑重声明，背后仿若有道圣洁的光环好不刺眼。

“爹地，只喝露水肚子可会变成真空喔！现实点嘛，别净作白日梦，清高有个屁用？”意映故意泼他冷水。

“映映……好歹咱们家世代都是艺术工作者，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艺术气息？气质、气质，就算你是突变种，多少也能从我们身上熏陶到一些吧？”光环迅即被黑雾盖住，沉重寂垮着老脸欷歔不已，这个古怪女儿真的是他生的吗？

“咱们家哪个有气质？你成天拿着焊枪烧破铜烂铁，妈咪杵在泥巴堆里捏那些瓶瓶罐罐，而我每天都在颜料罐里打滚。一个像打铁的、一个像和泥巴的、一个则像掉到颜料桶的，你说，气质打哪儿来？”意映叉起一块炒蛋塞进嘴里。讲气质？沉家的血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点。

“可以靠后天培养啊，再怎么说明我们也是文化工作者的身分。”沉重寂沮丧地低头安慰自己，他女儿还有药救。

“同时也是不事生产者。除了会做这些杂工外，没一个有谋生技能，就连一只工蚁都比我们来得有存在价值。”她又像照妖镜般映出他们一家人的真面目。

“映映……”沉重寂头垂得更低了，备受世人尊崇的雕塑家、陶艺家竟被她说明成这般，唉！他的教育……失败。

“爹地，你不待在你的废工厂焊铁，一大清早摆个苦瓜脸来我这里做什么？”意映对于亲爹脸上的失落是有看没有到，边吃边问。

“我是因为碧玉昨晚打电话给我，却又没说清楚是什么事，所以今天特地过来问清楚……咦？碧玉，你头上怎么有颗肿瘤？”沉重寂讶然地看着呆立在一旁、脑袋瓜红肿一大块的碧玉，她的脸色青白得可以出去吓人。

“我……”碧玉抚着脑袋看着努力吃饭的女主人，唯唯诺诺地不敢解释原因。

“惊吓过度，直坠地面的结果。”埋在盘里努力的意映不遮不掩地替她回答。

“惊吓？你被什么吓成这样？”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吓得直坠地面？他百思不解。

“男人。”意映拍拍肚子觉得已经填饱了七分，推开盘子，平铺直叙地为她亲爹解惑。

“你的家里有男人？”沉重寂惊跳起来，音量顿时提高好几倍。

“是有一只。”她擦着嘴回道。

“只？你又捡……捡东西回来了？”沉重寂黯然地问，她又用这个计算动物的单位，这代表他女儿捡东西的坏毛病又犯了。

“不是东西，是人，男人，性器官跟你一样的，只是尺寸大小可能有点差别。”她两手撑在桌面看亲爹惊慌的神情，并且淡淡地为他纠正措辞。

“碧玉，我是怎么交代你的？我不是说过别再让小姐乱捡东西回来？你怎么没有看好她？”尺寸有差别？这是什么话？沉重寂管不了面有菜色的碧玉，一把将她拉过来，忿忿地质问。

“老爷……我真的有阻止过，可是小姐她……她……”碧玉极其无辜地辩白，小姐只要看到是活的生物都会捡回家，这要教她怎么阻止？

“可是她的小姐很中意自己捡回来的货色，所以决定养在家里，大罗神仙也阻止不了她的所作所为，包括她亲爹在内。”意映神态自若地帮碧玉说完全部辩辞，顺便也给沉重寂一记下马威。

“映映，人不能乱捡啊，哪里捡的就赶快找个时间放回去，顶多爹地答应让你多养一些珍禽异兽就是了。”他捉狂地扯着头皮大叫，她什么不好捡

偏偏捡个“人”？这下子事情大条了。“楼上那只就属珍禽种、异兽类，我很中意。”对于父亲的利诱，意映文风不动地拒绝接收，独独钟情于楼上那位最佳的人体模特儿。

“老爷，小姐亲自把那个男人的衣服脱光，然后两人关在房内私处了一夜，这就是她到现在还没睡的原因。”碧玉附在沉重寂的耳畔悄声说道，把意映所做的好事源源本本地抖出来。

“什么？！”沉重寂按着心脏急急地喘气，碧玉赶紧扶他坐下，并且倒了杯茶给他消火气。

“碧玉，去看看那个和尚衣服穿好了没，叫他下来吃饭。”既然被提起了，意映也就顺便命令道。

“和尚？！”沉重寂惊吓得喷出嘴里的茶水，呛咳得涨红了一张脸。

“老爷，我没告诉你这点吗？你没事吧？”

碧玉拿来餐巾为他擦拭着，自责不已地“映映，你怎么可以捡和尚！”他悲伤地痛斥。他的女儿捡和尚回来养，生出这种女儿，他沉重寂对不起沉家的列祖列宗。

“有人在叫我吗？”站在楼梯口看了好一会见家庭闹剧的欧阳零轻轻地出声询问。

“可以见人啦？过来一道吃早点吧。”意映转头看着他整齐的和尚装束，招手邀请道。

“映映，她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一见到欧阳零，沉重寂老眼霎时射放出万丈光芒，一瞬也不瞬地望着美若天仙的艳丽佳人。

“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。”意映一问三不知。

“老爷，你的口水……”碧玉连忙拿着餐巾接住沉重寂嘴巴流下的口水。

“小姐贵姓？家住哪儿？结婚了没？”沉重寂挥开脸色灰土的碧玉，喜孜孜地来到欧阳零的身边，锲而不舍地握着他的手问。

“小姐？”欧阳零高高扬起眉峰，挂着笑意重复他的话。“老爷，你睁大眼睛瞧清楚他身上穿的衣裳，他不是小姐，你千万别被他给迷惑了。”碧玉拚死命地拉开沉重寂，避瘟疫般地沉重劝告着。

欧阳零冷眼看着沉家主仆的拉扯样，表情依然笑容可掬，只是眼皮微微浮跳，愈笑愈冷、愈笑愈寒，眼眸中的怒意逐渐凝聚。

“爹地，你听了别失望，我捡回来的和尚就是他。”意映眼尖地察觉到欧阳零脸部的微小变化，于是赶在欧阳零采取任何举动前向她亲爹说明，免得招来不可预期的意外。

“他是男人？”沉重寂停下与碧玉拉扯的动作，瞪凸了眼球地看向欧阳零的下半身。

“施主，你是否要亲自检阅？”欧阳零拉开前襟，露出半斤胸膛，弯身向前地问他，眼神凶恶得足以杀人。

“碧玉，他……”沉重寂哑然无语地望着仆人。

“他就是小姐捡的那个和尚。”碧玉挨在他的耳边说。

“你……”沉重寂指着她，上下唇阖不拢，活像吞了一只青蛙。

“贫僧法号‘零’，施主，叫我零就行了。”欧阳零双手合十地朝他恭敬行礼。

“不可能，你长得那么像女人，怎会是个和尚？”沉重寂还是不太能接受这项事实，这个人美得不可方物，是男人不就糟蹋了？

“造化弄人。”欧阳零拉着他的手按向自己平坦的胸膛，咧着白牙对他冷笑。

“佛寺怎会出个六根不净的长头发和尚？”透过手掌的触感，欧阳零的衣服底下一片平坦，失望之余，沉重寂将爱慕转为怒气，指着他的长发喝问。

“新规矩。”欧阳零对于玩“答客问”失了兴致，一屁股坐下就朝桌上的美食进攻。

“和尚可以吃荤吗？”沉重寂看他又是培根、又是煎蛋的大口进食，禁不住想问他是哪种和尚？“我还在实习阶段，不算是正式的出家人，因此荤素不忌。”欧阳零边填塞着肚子边回答。

“和尚也有实习的吗？”沉重寂转首问着碧玉。

“不清楚。”碧玉也在苦思这名词的由来。

“那你不好好待在寺庙里做和尚，跑到路上让人捡是什么意思？”害他绮梦幻灭，这和尚若不躺在马路上，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？

“施主，俗话说‘路不拾遗’，而令媛似乎有拾遗的习性，这问题你应该去问她。”

欧阳零把问题扔回拾主的身上，对于那个唤作映映的女人有捡东西回家的嗜好，他也是很感纳闷。

“你知道她是女的？”沉重寂怒气顿消，兴奋地捉着欧阳零的衣服问。

“姿态窈窕、眉目如画，一看便知，令媛乃千古难求的倾城佳人。”欧阳零没正面看着沉重寂回答，反而直盯着意映清丽俊美的容颜。

“映映，太好了，第一次有人不会把你的性别弄错，他说你是女的耶！”沉重寂感动地朝意映喊，终于有人不把他女儿错看成男人，这个和尚的修为一定很高深，才能明察这一点。

“爹地，我的错误是谁造成的？你在高兴个什么劲？”意映忿忿不平，她的怪模怪样还不是他的一半基因作怪所形成的？

“喂，我的女儿很美吧？”沉重寂沾沾自喜地问他。

“是很美，倾国倾城。”欧阳零倒了些白开水在高级的水晶杯里，摇晃着杯身，透过晶亮透明的杯液，品尝似地看着意映。

“听到了没？映映，他在称赞你耶！”沉重寂喜不自胜，这个和尚有眼光，懂得欣赏他女儿。

“喔？”意映反而以一种质疑的眼神看着欧阳零，却在他眼里看见了一团迷雾。

“好了，吃饱喝足，上工。”欧阳零站起身，整理好行头准备出门。

“上工？”

“你要出去工作？”沉重寂不知道现在的和尚还必须入世工作。

“既然女施主善心地捡我来此居住，我总要出门挣钱付住宿费，免得落了个白吃白住的骂名，辱没了佛门声誉。”他闲淡地回道，故意扫了一记视他如大害的碧玉。

“你能做什么工作？”看着一身怪异行头的他，沉重寂皱着眉头问。

“化缘。”欧阳零手捻佛珠托着铜钵，戴起日本和尚专用的僧帽对他们行礼。

“化缘？”这也算工作？沉重寂和碧玉同时吼叫出声。

“好，你有‘钱’途。”意映点头赞许道。这个零很会善用自身资源，不错，深谙物尽其用的道理。

“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什么不好做，你去化缘？”

是一辈子也摆不回这种对话碧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这个人妖居然想用化缘的钱来付住宿费？

“施主，我是和尚，化缘正是佛门的正业。”欧阳零以令人视觉容易错乱的脸庞逼近碧玉，淡然地解释。吓得碧玉又想起早晨的那幅香艳画面，连忙躲到沉重寂的背后，不敢正视他。

“对了，你要住多久？”意映睡意浓浓地问他，打算上楼补睡一觉。

“全凭施主的意思。”他又换了一张深不可测的脸孔，期待地对着她笑。

“好，短期内随你住，但我有个条件。”她瞄瞄他的身材，笑吟吟地说道。

“请说。”欧阳零答得很爽快。

“你要当我的模特儿，不论何时，只要我开口，你就必须随传随到，等我画完你就必须走人，不答应就滚。”意映收回笑意，冷酷的说，丝毫没半点商量的余地。

“一句话，没问题。”欧阳零不假思索就答应她。

“映映，你就这样让他住进来？”眼看着他们一来一往的谈妥住宿交易，沉重寂不敢置信地问，他这一家之主的面子往哪儿摆？

“爹地，这间房子是我的，你家在隔壁，我爱叫谁住就叫谁住，了解？”她指着窗外另一栋洋房，明确地表示这栋房子的主权归谁所有。

“小姐，这怎么行？”反对派的碧玉犹作垂死挣扎。

“我要上楼睡觉，该赚钱的出去赚钱、该工作的就去工作，爹地，回去你的废工厂焊铁，就此解散，晚上见。”意映揉着颈子上楼，开口驱赶妨碍她安睡的闲杂人等。

“贫僧告辞。”欧阳零深深地鞠躬行礼，撩起僧袍托钵出门。

“老爷，这下怎么办？你真的要让那个人妖住进来？”碧玉一想到欧阳零的人妖脸就全身起鸡皮疙瘩。

“我想……这样也许没什么关系，反正他是个和尚，应该不会对映映乱来才是。”

沉重寂犹疑不定的说。主客两个都长得不男不女，出乱子的机会不大，尤其那个零还是个和尚。

“难说，他说他是实习和尚。”碧玉提醒他，心底有一百个不愿意让他住进来。

“我和夫人会勤来这边走动观察，你放心啦。还有，映映就交给你看管了，这次你要是再没看好她，或是出了岔子，你就等着走路，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’的道理你懂吧？”沉重寂半带威胁地恐吓道，大手重重地拍着她的肩推卸责任。

“懂……”又要她劳其筋骨，碧玉不甘心地应道。

“长得这么美却是个男人，可惜、可惜。”望着阳光下欧阳零远去的身影，沉重寂除了惋惜还是惋惜。

“老爷，古人说男人长得太美不是妖孽即是祸水，你不知道吗？”碧玉愈看欧阳零愈有这层体认。

“会吗？”沉重寂还是没什么危机意识。

“我敢打赌，他绝对会是咱们沉家的大祸水，不信咱们等着瞧。”碧玉不知哪来的直觉，言之凿凿地警告道，她有种感觉，他们这间屋子的安宁即将被那个人妖野和尚打乱，世界就快要大乱了。



“小姐，醒醒，你快起床。”碧玉打开意映房内的电灯，跪在床边十万火急地摇醒她。

“我还要再睡一会儿，没事别吵。”意映咕哝道，翻个身将头埋在被窝里。

“有事、有事，你家出大事了。”碧玉又摇又拉又叫，连忙又把她翻转过来。

“天塌了？”意映带着浓浓的怒气问。

“不是，咱们家门外围了一大群男人，口口声声喊着那个人妖的名字要他出去，你快起来。”一群野男人兵临城下，她这个小卒没有主帅的定夺不敢妄动，拿不定主意之下才会冒着被主子修理的危险来找主子商量对策。

“我家又不是立法院，吵吵闹闹做什么？”意映双眼一闭，拉高被子蒙住头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快想想办法。”碧玉扯开被子把她拉起来。

“他不是出去化缘了？外头的那些人找他做什么？”意映半睡半醒地坐正，将脸埋在手掌里。

“那个人妖天一黑就回来了，那些人都是跟在他屁股后回来这里穷嚷嚷的。”碧玉不禁胡乱地联想，天呀，那个人妖不会是在外头招摇撞骗，然后带回一堆债主来向他们要债的吧？

“既然人是那个和尚引来的，叫那个和尚自己解决。”意映说完又躺下，显然对于外面的情势决定置之不理。

“但是他只在你隔壁的客房里又敲木鱼又诵经，完全不把门外那些人当一回事呀！”碧玉急切地嚷，这屋子里对外头情况不闻不问的人不只意映一个，那个人妖回来后往客房一坐就是个把个钟头，除了念经还是念经，根本就不打算出面解散人群。

“原来是他在做怪，难怪我总觉得耳边嗡嗡作响，吵得我睡不好。”意映口齿不清地咕哝。

“小姐，先别管你睡得好不好，你去叫那个人妖把门外的那些男人赶走啦，他们这么吵，邻居会抗议的。”她还有时间管这个？再教那些人如此闹下去，邻居就要叫警察了。

“我和周公还有约，你自己去找他，出去。”既然事不关己，意映伸手一指，要她自己去办妥。

“我不要，你去啦。”碧玉说得可怜兮兮，老爷说过，她再出一次岔子就得走路，她还想要饭碗啊！

“和尚又不会咬人，你怕什么？”意映被扰得睡意消散，火气渐旺地瞪着她。

“他的眼神会吃人，我不要去。”想起欧阳零那副邪魅的怪样她就害怕，一古脑地摇头。

“烦死了，你到底是怕他什么？他又没穿衣服了吗？”什么眼神不眼神，还不都是两颗眼珠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

“不管他有没有穿衣服，反正……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很诡异、很可怕，他……他不像正常人就是了，万一我也染到妖气怎么办？”碧玉哀求道。那人妖不管有没有穿衣都像妖精投胎的祸水，她要是因此惹祸上身就惨了。

“鼠胆！”意映没好气地斥道，拉开被子下床，披上外袍。

“就在隔壁，你去。”碧玉推着她来到隔壁的房门口，然后退得远远的，不敢再靠近。

意映烦乱地敲敲客房的门，门把一转就径自开门走进去，把胆小的碧玉留在门外。

她绕过跪坐在地上专心诵经的欧阳零，直接走向窗边，撩起窗帘向下看去，下面果真如碧玉所言，聚集了不少人，团团围住她家大门，众人开口声声喊着“零”，而且清一色均是男性。

她看了许久，转身再看看欧阳零那张脸，心中有了八成的谱，聪慧地明白大军压境的原因何来。

“外头那堆在我家门前千呼万唤的男人们是怎么回事？”意映在他诵经稍作停顿时，捉住空档问他。“与贫僧无关。”欧阳零收着法器，口气中有着丝丝的厌恶。

“与你无关？那些饿犬是谁引回来的？”她倚在窗边不怀好意地问。

“我又没拿骨头叫他们跟我走。”欧阳零站直了颀长的身躯走到她面前，鄙夷地望着窗下。

“色不迷人自迷，你不懂吗？”都围了一堆人，他好象还不清楚自个儿的尊容有多大的魅力。

“我迷了谁？你吗？”他猛然靠在她的身前，轻佻地对她呵着气。

“不是我，是那堆。”意映直视着他，强自镇定心神不受他的影响。

“敢收留我就要有能耐克服这类状况。”欧阳零双手按在她两侧的窗棂上，将她困在怀内。

“碧玉！”意映两眼没离开他的眼，突地大声唤着。

碧玉慌张地开门，探头入内请示，“小姐，什么事？”

“去拿根水管朝楼下大门喷洒，加些冰块效果会更好。”意映果决迅速地指示。

“做……做什么？”要浇草皮吗？

“驱逐门口的那堆苍蝇，三分钟之内我要他们消失，若是不行你就叫警察来。”意映就不相信她没法摆平这点小事。

“是。”碧玉脑袋一缩，马上关门去办事。

“我希望贵府的水量与冰块充足。”欧阳零低哑粗嘎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

“这点不足为虑，倒是你，少招蜂引蝶才能治本。”

意映细细地观察他的五官，桃花眼、稍粗的柳字眉、挺直的鼻梁和微薄的双唇，整体来说虽少了女人的韵味，但阳刚气息之中却又带点阴柔，能让男人败倒，也能让女人倾心，除非他能改善面部的特征，否则在她那些画完成之前，她得买个水库和冰窖备用。

“治本？是他们自个儿不长眼。”欧阳零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。

“但灾源是你。”她可不这么认为。

“我好端端地躺在路上可没叫你捡，这类后果是你自己招惹的。”欧阳零放浪地收紧双手，等着看她的反应。

“我既然敢捡就敢扛，本姑娘赶狼的本事一流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”意映拉下他的头，也在他的耳边放话，继而抬起眼挑衅地望着他。

“我拭目以待。”他勾着一抹怪笑与她相抗衡。

“有了今晚的情形后，我们的寄宿守则有必要再重新讨论过。”听着窗外那群男人被冰水浇淋的惨叫声，她审慎地对他说。

“客随主使。”欧阳零只手拉着她，修长的手指在她的脸颊上来回滑动抚

摸。

“好，第一条，不准带男人回来过夜。”意映一句话就使得他的手指冻住，定在她的脸上。

“带男人回来？你当我是什麼？”欧阳零顿时失了笑意，拢聚全身的怒气质问着，手指抡拳地击在她身侧的墙上。

“祸水。”意映不慑于他突如其来的威吓，吐实地回答。

“哪一种祸水？男人的或是女人的？”他恶狠狠地问，这一点分野他一定要搞清楚。

“都有。不过显然你勾引男人的功力远在女人之上，劝你还是收敛点，引至门口是无所谓，但如果想开房间就到外头去。”她轻轻地推开他，语意坚决地下达命令。

“我没有断袖之癖。”欧阳零的火气瞬间扶摇直上，额际青筋直跳。

“套句你说的，与我无关，我在乎的只是我的居家安宁。”意映轻声着肩，正眼也不看他一下。

“可以，那我也有我的宿主守则。”欧阳零抹抹脸，硬是挥去一肚子的烈焰，冷凝地开口要求。

“说。”意映大大方方地接受民意。

“你也不准带女人回来过夜。”玩规则？这招他也会。

“理由？”意映感到困惑，她带不带女人回来与他何干？

“我向来习惯裸睡，不希望睡到夜半会有陌生女人爬上我的床。”欧阳零不正经地拉紧外衣，故意惜肉如金地对她说。

“那很好哇！”她眨眨眼恭维道。这和尚原来是超级自恋狂转世，佛寺里待久了，他还真的以为他是天底下唯一会勾女引男的高手？

“如果你送上一群饥渴的女人来我的床前，我保证，我懂得‘以牙还牙’这句话怎么写。”他把自己最忌讳的其中一项清楚地说明，她要敢送些对他饥渴的狼女前来，她就走着瞧。

“你也要送一堆男人给我？”意映装作感谢万分地问。

“不，我亲自来就行了。”欧阳零猝不及防地贴住她的腰身，借着高大的身形恫吓道。

“好，我等着你。”意映两手一拍，摊开双掌邀请道。

“你不怕？”他低首看着她的眼，这女人真把他看得这么扁，以为他不敢做？

“怕什么？能被众所倾慕的你看上，荣幸、荣幸，我还用不着像外头那堆人得排队哩！”她不怕死地挑衅，将他的恐吓当成耳边风。

“是吗？”

欧阳零咀嚼着她的话意，猛地低首准确地攫住她的双唇，抬高她的下颚，深入她的唇齿间翻搅，火热地吮尝着她的舌尖和唇瓣，不容她拒绝地攻城掠地。“你太嫩了，尝起来酸酸涩涩，等我调教成熟后再说吧。”在意映几乎窒息前，欧阳零放开她的唇，脸带得意之色地在她唇畔喃喃。

“以一个和尚而言，你尝起来倒是熟透了，佛寺有教这一项特殊技能吗？”第一次接受这种成人游戏的洗礼，意映努力压抑身体烧灼翻涌的感觉，不服输地反唇相稽。

“不，是自我研发以及勤加练习才造就这项技能。”他又以舌再度划过她的唇缘，像是在炫耀又像是在证明。

“别太得意，虽然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练，但今天若换了对手，你也未必吃得开、吞得下。”她靠在墙上瞪视眼前这位挑情圣手，颇惋惜自己在遇到他之前没好好锻炼过自己这方面的才能。

“你像颗未熟的柠檬。”欧阳零舔舔她的唇，俯在她的耳畔浅闻她的香气。

“很抱歉，姑娘我属于大器晚成那一型，很挑嘴的，不像你来者不拒，四处学习这类技巧。”意映红着脸闪躲他不安分的口舌，愈来愈觉得他根本就是花和尚，鲁智深若晚生个几百年有幸见着他，也会对他甘拜下风。

“我说过我会调教。”欧阳零咬着她的耳垂回道。

“我没指定要你来调教，敬谢不敏。”在他的唇齿挑逗下，意映不禁感到振颤，赶紧一个箭步退离他。这花和尚又咬又舔的挑情技巧好得没话说，他是色魔投胎啊？上辈子没吃过人吗？

“退堂鼓敲得挺快的嘛，你怕了？”他讥嘲地笑笑，原来这女人也有弱点嘛！

“不是怕，激将法对我没用，我没笨到会着这种道。”意映脸上的红潮褪去，随他嘲笑去，她的太平日子过得好好的，笨蛋才会没事找事地接受他的特殊教育。

“你叫映映？”欧阳零又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看她。

“沉意映。”

“那你听好，我看上你了，沉意映，我要你成为我的。”不期然地，欧阳零模仿她独裁君主般的口气宣布道。“看上我？谢了，你往下看就有一堆，去挑别人吧！”意映先是愣了一会儿，回过神后立刻指着窗外冷然拒绝。

“刚才是谁说能被我看上是一种荣幸的？”他挑她的语病，对于她的拒绝感到十分快意。

“跟你客套你还当真啊？比三岁小孩都好骗。”意映不屑地努努嘴，刚才只是不想拆他的台才会言不由衷，怎么捧着、捧着，他就真的以为自己上天了？

“只要我开口，这辈子还没有女人会跟我说个‘不’字。”第一次见到有女人对他露出不屑的表情，他的征服感油然而生，新奇地想从她身上挖掘更多。

“看过铁板没？我就是你踢到的第一块。”她微笑地对他挥挥手，好让他知道铁板长得什么样。

“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，我有耐心磨。”欧阳零不屈、不馁地撂下话。

“我对女红一窍不通，要做针线活去找碧玉。”虽说这男人有着旷世难求的美姿，但跟一个和尚耗？她不是疯了就是有病。

“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打从捡我回来就是你孽缘的开始，你逃不了的。”欧阳零目光炯炯，以看猎物的眼神看着她脸上的倔强和不从。

“逃？你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？”意映对他的话很感冒，就算自大也要有个限度吧？

“我的字典里没有‘失败’这两字。”欧阳零信心十足，他就是喜欢这种带刺的女人，宁可错杀也不可轻易放过这独一无二的怪胎。

“那本字典很快就会改版了。”她倒是不担心这点，只是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嘲笑他。

“小姐，我把那些人赶跑了。”碧玉欣喜地推开门，硬生生地打断他们之间的剑拔弩张。

“很好，记你一次嘉奖。”意映回过头，拍手称赞道。“你们在谈什么？”嗅到房内有股不对劲的味道，碧玉好奇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纯属废话，我要回房再睡一觉。”意映拨拨短发，决定把方才那段无聊的对话自动由脑海消除，当成未睡醒的噩梦。

“沉意映。”在她离去前，欧阳零对着她的背影叫道。

“你还有什么事……”意映烦不胜烦地回头，一转身就被他赏了一记结结实实的吻。

纯男性的气息充斥在口鼻之间，使她在片刻间感到晕眩和飘然，欧阳零如煽火般地抱住她的腰，将她紧按在身上，与她的身体紧密地相贴，狂风暴雨似地洗劫她的红唇，一双手也没闲着地在她身上搓揉爱抚。

在意映被他吻得无法反应的同时，站在门口的碧玉也吓呆了。

欧阳零的吻像午后的西北雨来得快去得也急，他挪走偷袭成功的双唇，稍稍放开杏阵圆瞪的意映。

意映抚按着自己的胸口，试着调匀呼吸和平息自己那颗狂跳的心，一股甜美的感觉在唇舌间徘徊不去，全身每一吋细胞都被他熨烫得暖烘烘，像有了自己的意志般活了起来，呼唤着她再度上前接纳那份热源。

自己对意映出奇强烈的反应也震惊了欧阳零，在意映一离开他的怀抱后，他顿然觉得若有所失，极度渴望能再将她拥进怀里补回那份空荡。他面部颧骨泛着浅淡的桃红，眼神晶亮闪烁，如遭电殛地看着意映，一股决心闪电般地兴起，他抬起意映的脸庞。

“我不只要让你成为我的，你的人、你的心，从今以后也会全部属于我。”

在这个吻之前，他从不相信所谓的“一见钟情”，但此刻，他完全信服这句话。

欧阳零见她呆愣没回神，再度低首封住她的唇，并吻醒她迷糊的意识，以感人的眼神锁住她的眼，语带玄机地说道：“不久之后，我会让你后悔你有乱捡东西的习性，有些东西捡回来后，是一辈子也摆不回去的。”

### 第三章

“碧玉，这是什么花？”

在为期将近半个月的闭关作画后，意映终于踏出画室呼吸新鲜空气。突然，她发现房内所插的花都变了个模样，与她闭关前的景象大大不同。

“百合，每天都会插在房子里的那种。”碧玉拿着剪刀整理着花的枝叶。

“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颜色的百合。”看着桌上或粉或红的百合，意映不高兴地提醒。

“我知道啊。”碧玉理解地点头。

“那这花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你今天没去花园摘？”所有的花类里她就独独钟爱纯白的百合，所以才刻意在后院里辟地栽花，以期每天都能在花香中醒来。

“去过了，但这些花是我从市场买回来的，那家花店今天缺货，没有白色的，你先将就点，明天我再去买白色的回来。”碧玉还是一副忙碌样，有问有答地裁剪花枝。

“市场买？我家的花圃没种吗？”后院就有，她干嘛跑那么远去买？意映都被她搞迷糊了。

“本来是有，但现在没种，你的合百花圃没了。”碧玉拿来花瓶，边插花边说。

“我的百合花圃怎么会没了？”她拨开阻隔在她们之间的花枝，又怒又急的问。

“早就没有了呀！小姐，你不知道吗？”碧玉理所当然地反问她。

“这两个星期我都关在房间里画图没出去走动，你没说我怎么会知道？是谁擅自动我的花圃？”意映桌子一拍，火气冒了上来，敢对她心爱的花圃动手，是哪个人不要命了？

“那个人妖。早在两个星期前他就把花圃里的百合拔得一乾二净，论斤论两地卖人了，他还重新整过地，改种了些新的东西。”碧玉像没事人似地指着后院，转身将插好的花摆上小圆桌。“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件事？”

“每次你在作画时都在门上贴块‘生人勿近，否则格杀勿论’的牌子，我上天借胆啊？我哪敢敲门跟你讲？”碧玉两手叉着腰，说得理直气壮，她一向都是照着女主人的交代做事，循规蹈矩的，这点任谁也明白。

“好，就算你不敢破坏我的规矩，那他动我的宝贝花圃时，你怎么不去阻止？”意映气极地捉着短发再问，管家、管家，这点当管家的总该去管吧？

“他太诡异了，我不敢靠近那人妖三公尺以内的范围，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胡搞了。”碧玉无奈地摇头，要她做什么差事都行，独独不能要她接近那个人妖。

“他改种什么？”她两眼冒火地瞪着眼前专信神鬼的女管家。

“他说他要种菜。”碧玉闲闲地回道。

“种菜？他不是荤素不忌？而且他要是会种菜就不会去化缘了。”打死她都不信那个花和尚会去种菜当苦僧。

“我不知道，他拿了一种很奇怪的植物回来种，我没看过那种菜耶！”碧玉搔着头回想，那种菜菜市场好象没有卖。

“那个饭来张口的家伙会种菜才有鬼。”意映两眼瞥向后院，拉着碧玉一同前去一探究竟。

在后院的花圃里，欧阳零正蹲在及膝的植物丛里劝诱沉重寂。

“施主，再来一根吧？”他将碾得细碎的植物屑卷入裁好的纸张里，递上前并替沉重寂点火。

“零，这玩意好，过瘾啊！”沉重寂坐在干燥的泥地上，深深吸了一口纸卷的烟管，然后两眼无神地对他说。

“夫人，再抽一口吧。”欧阳零又拿了一根给坐在沉重寂身旁的沈家夫人方素素。

“好好。”方素素快乐地接过，并以手肘撞了撞沉重寂。

“老公，有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？”

“我今天不就带你来开眼界了吗？”他搂着老婆嘻嘻笑道。

冷不防地，一道阴影遮去了他们三人头顶上的阳光，欧阳零心里有数地抬起头看着那片高高在上的乌云。

“你给他们抽的是什么？”意映看着瘫坐在地上搂成一团的父母，压抑着怒气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欧阳零。

“神仙。”他扬高嘴角魅笑，等着看她的反应。

“神仙？”意映竖着两道柳眉重复，怀疑地摘了片叶子检查。

锯齿状的叶缘、细瘦的叶脉，揉碎后仔细一闻还有一种特异的怪味。她灵活地运转脑袋寻找类似的名称，记得电视上和教科书上都曾经介绍过这类植物，这植物不但稀少珍贵，而且还有个掷地有声的专有学名，就叫“大麻”。

“爹地，别抽了，这东西有毒，会上瘾的。”意映蹲下身迅速抽走沉重寂手上的纸卷，也顺手拿走方素素的丢在地上踩熄，并推着她许久不见的母亲。“妈咪，怎么连你也在这里？”她妈咪不都是窝在泥窝里捏泥的吗？今天怎么也会凑在这里哈草？

“嘿嘿，映映，好久不见了。”第一次抽烟的方素素傻笑地望着她。

意映立刻有了决定，“碧玉，把老爷和夫人都带回屋子里休息，给他们洗洗脸、喝杯咖啡恢复精神，还有，明天叫人来把这块地夷平，一片叶子也别留下，统统烧掉。”

这片有毒的植物园她务必得斩草除根，免得危害了她父母的身心健康。

“是。”碧玉扶起沉家的两名新烟鬼，一手一个地进屋。

“施主，这玩意叶叶金，这般浪费，罪过罪过，你太不懂得享福和惜福了。”欧阳零惋惜不已地叹道，脸上有着十足的遗憾。

“惜福？好让你把我爹娘变成烟毒鬼？谢了。”她横着眉峰没温度的婉谢，让这名祸害来害两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家进烟毒勒戒所？那样她的罪过才会更大。

“我是做好事，让他们由中体会腾云驾雾的感觉，机会难得，只要不吸多，不会有事。”他没良心地甩着长发辩解道。沈氏夫妇也才吸上头一回，要上瘾还早哩！“这东西你哪儿弄来的？这被海关列为违禁品，抓到是要坐牢的，你怎么有办法种成一大片？”意映一手使劲，一棵好不容易长了一些高度的植物立刻被她连根拔起。

“化缘化来的，某位施主十分慷慨地赠了贫僧些许。”欧阳零怡然自得地笑道，对于植物得来的管道秘而不宣。

“有谁会施舍这种贵得离谱的毒品？你说，你是不是色诱人家得来这东西的？还是你偷拐抢骗来的？”她压根就不相信他的鬼话，愈推敲就愈往阴暗面想。

“此言差矣，贫僧乃出家人，怎会做那种事？”欧阳零将手上的佛珠转呀转地玩着，奸滑狡诈地撇清一身的罪行。

“出家人四大皆空，而你色欲嗔痴皆俱，你这个假和尚还好意思污辱佛门？”意映嗤之以鼻，以他的行径看来，这家伙会躺在路边，九成九是被寺院踢出来的。

“我说过我是个实习和尚，那些我还没学到。”他将手上的佛珠一抛，准确地套进意映的颈项。她说得没错，他本来就没想过要剃度当个真和尚。

“你铲了我的花圃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种了这玩意不把它拿去黑市卖，反而拿来给我爹娘吸是什么意思？”意映冷静地拿走颈子上的佛珠，掷回他的身上。

“总要有人先试验这是不是水货啊！”欧阳零抚着下巴坏心眼地说。就算他要做生意，他也得先确定货源好不好才能开张。

“你当他们是小白兔？”她勾着他的衣领冷冷地问。

“不中亦不远矣，聪明。”欧阳零低首亲吻她的手褒奖道，眼底写满了欣

赏。

“在你待过的佛院里，其它的和尚是否也像我爹娘一样，曾被你当成实验品，试过其它的东西？”既然眼前已经有了实例，意映开始联想其它人是不是也曾经惨遭他的毒手，也许他处还有更多的小白兔和小白鼠。

“有福同享，无一幸免。”他以特大号的笑容当作答案，对她的聪颖打了满分的评价。

“你自己怎么就不抽？”靠他这么近都没闻到烟味，意映眯着眼精明地询问。“我会过敏。”他不慌不忙地找出借口来应对，脸上的表情像极了无辜的小孩。

“你混蛋！”意映抄起他的佛珠用力往他的脖子扭绞着，巴不得当场把他勒死。

“是混蛋和尚，你忘了加句‘和尚’。”欧阳零轻轻一扯，杀人凶器便断了线，佛珠一颗颗掉落至地上。

“你是和尚那全天下的男人都是佛祖了！”意映百般克制地忍下想扁他的冲动，这家伙祸人之际还不忘护己，有哪个和尚会这般毒害生灵？

“你生气的模样真让人陶醉。”他执起她的手，沿着手腕内侧一路蜿蜒吻上。

“变态！”阵阵的酥麻感油然而生，意映连忙抽回手，这家伙的脑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

“你没说错，我本来就没当自己是常态的普通人。”欧阳零意犹未尽地抚着唇，一边欣赏她生气时的娇俏模样。

“下次再有这种事发生，你就马上给我滚！”她高昂着下巴警告。

“你指的是种大麻？放心，种一次就够了，我只是闲来无事突然很想上上自然课，所以种点东西好观察植物生态。”欧阳零摘下一片翠绿的叶子嗅着，左翻右转地观察叶片的表面。

“想上自然课干嘛不种绿豆？”铲了她的花园种大麻，就是为了这个？

“我讨厌豆类。”欧阳零弹开手里的叶片，正经严肃地说。

“讨厌豆类？有多讨厌？”她眼角闪过一道灵光，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厌恶至极。”想起他一向拒食的东西，难得诚实的欧阳零铁青着一张脸回答。

“好，那就土豆、碗豆、黄豆、红豆、绿豆、毛豆、四季豆。”意映自言自语地盘算着。

“你在念什么？”听她念了一大串，欧阳零耳朵都快打结了。“往后你的三餐菜单，我会叫碧玉好好打点照顾你。”她洋洋自得地宣布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或者你比较喜欢吃大麻？”意映笑意盛满眼底，跟她玩花样？他是古今第一个。

“明天我就把你的百合全部种回来。”欧阳零臭着脸不情愿地说。天天让他吃豆？

那不如让他吃全荤算了。

“算你识相。”意映高傲地转身，懒得看他那脸臭样。

“映映。”他冷不防地凑到她的身后。

“嘿嘿，这次我有防范，你别想得逞。”上一次当、学一次乖，意映回过头，一巴掌掩住他准备侵犯的双唇。



“不，我只是想告诉你……”欧阳零扳开她的手，在她耳边呵着气，“你的头上有只毛毛虫。”他快步地往后退了三大步，等着看戏。

“啊——”

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映生平唯一的天敌，就是那小小、毛毛会蠕动的足节动物。

看着意映在一片大麻园里又拨又摇头的丑样，欧阳零的嘴角慢慢往两旁咧，一报还一报后的心情甚好。

过了许久，他在意映使尽全力也没能将毛毛虫甩开之际，懒懒地上前拥住她，镇住她跳跃的身子，善心大发地替她拿掉头顶的小虫，继而捧着她的脸，安抚地印上她的唇。

与毛毛虫相较之下，欧阳零亲吻的举动对她而言打击程度算是小多了。在欧阳零具有安定人心的吻安抚下，意映惊魂稍定，脑海里飞掠过继续沉迷在他吻里的欲望，她心头一惊，留恋但不感激地推开他，缓缓退至一旁愠火地瞪视。

“趁火打劫。”她红着脸指控道，对于自己又迷失在他的吻下甚感挫败。

“我最拿手。”欧阳零迷恋地看着被他吻得嫣红的唇瓣，修长的手指轻刮她白里透红的脸颊。

“少得意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你轰回梁山泊与鲁智深作伴。”意映甩甩头晃掉脑内残留的温存感，抡起拳头展示决心。

“你不会让我走的。”欧阳零勾回她，出神地抚着她的脸庞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看着他突然改变的眼神，意映竟然忘了自己原本要说什么。

“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？”看尽缘起缘灭后，欧阳零深切地认为自己遇上了今生难逢的情缘，而她就在他寻遍天下后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“一见钟情？”意映傻眼地看着他严肃又真诚的脸，缓缓地重复他的问题。

“难道你对我没有这份感觉？”他像拥着珍宝似的看着她，淡淡的冀望写在脸上。

“我……”忽然问她这个问题，意映一时之间居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从那次我吻了你之后，你没发觉到吗？”

欧阳零靠着她的额际叹息，那次的吻震惊了他，他相信她的感受也是相同的，不然不会在他吻完之后茫然得像个木头人，一反她平日的伶俐与冷静。

“发觉什么？”意映一直想着他的问话，以及她每次遇上他之后便不能自己的行为，不由得开始怀疑所谓“一见钟情”的可信度。

“在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的东西。”欧阳零抬起她的脸，坦白地说。

“那是……”意映说了一半便神情凝重地住了口。对着他的眼她无法说谎，也没有把握能解释那份突生的情愫。

“是什么？”他手指轻轻滑过她的唇柔声地问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意映看着他，仿佛也看见了那股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庞大吸引力。

“还不了解不要紧，多给我一点时间和我共处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”他倾身向前，又再度在她身上施展吻功，企图唤回她当日对他的感觉。

“停……你把我愈吻愈迷糊。”意映从他的吻里察觉了一件事，她正如欧

阳零所言，爆发出某种需索的感觉，赶忙离开他的怀抱转过身。

“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，对于你，我永远不会停止我所说的诺言。”在她转身之际，他隐约看见她眼底的那份恋意，于是有信心地提醒她那日对她所说的话，她一定会成为他的。

“你也忘了我说过，我会赶你出去。也许不是在短期内，但我们画家什么没有就是有耐心。”她横了他一眼，甩开他带来的迷惘，怀着决心离开这片大麻园。一旦她的画作完成，她第一件事要做的，就是将这个使她也逐渐有成为色魔倾向的花和尚踢出家门。

“别小看敲木鱼的男人，他们的耐心多得让你无法想象。”欧阳零在她走后，漾着笑意喃喃。

比耐心？这几年的和尚他可不是白当的。

凉风徐吹的深夜，正是入眠作梦的好时节，但在沉意映宅子的一楼里，却灯火通明，热闹滚滚。

“听——牌……”沉重寂拉高嗓音，对着麻将桌上的其它三家喊道。

“胡了，多谢多谢。”欧阳零将手上整齐的牌色一摊，开始算台数清帐，和数他又赢了多少钱，并且将放在一旁的木钵摆到沉重寂的面前要帐。

“啊？不会吧？碧玉你呢？”又被他胡了？沉重寂大惊失色，赶紧问向另外一家。

“自摸满贯、国土无双，给钱！”碧玉对他伸出一只手，勾勾手指也向他要钱。

“国土无双？老婆？”也是这么好的牌？沉重寂转头看向右手边的方素素，发现她的表情也是洋洋得意。

“断么九、跳满、花牌，嘿嘿，这局最输的人不是我。”方素素指着她的牌面，熟练地一一念道，对最后一名的沉重寂投以同情的眼光。“你们三家联合起来围攻我，这局不算。”沉重寂没啥牌品地打散一桌的牌，赖帐地不想给钱。

“谁说不算？拿钱来！”三只手整齐画一地自三个不同的方向伸来，由不得他不肯。

“再来一局，我一定要扳回局势。”在被他们掏空荷包后，沉重寂心有不甘地要求再赌一盘。

“肉脚再怎么扳也是肉脚，省省力气吧，老头子。”碧玉边洗牌边以不屑的眼神瞄着他。

“碧玉，你是我女儿请来的管家，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”沉重寂不服气的叫道，一上了牌桌她就没大没小了？

“牌桌上谁跟你分主仆关系？等一下我就把你杀得片甲不留，输得当裤子来补我的薪水。”碧碧又开始专注地研究手中的牌色，准备将老板的老爸榨得一滴也不剩。

“老婆，咱们换位置。”沉重寂推推旁边的方素素。

“不换，坐你那里风水最差，我才不要。”方素素坚决地摇头。打了一晚，她老公总是排在最后一名，肯定是那个位子风水有问题，换了位置岂不是换她输？她说什么也不换。

楼上的意映被楼下的喧嚷声和洗牌声吵得频频皱眉，一幅以欧阳零为主题的画即将完成，却怎么也画不下去。

“吵死了！”她低着头对着地板大喊，三更半夜还这么吵，她的灵感都被

吵没了，这她要怎么作画？

但楼下的声音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打算，依旧扰得她耳根子不得清静。

“叫你们别吵听到了没？”艺术家的脾气涌了上来，她猛对地板跺脚，想踩停楼下的噪音。

没人收到她的怒讯，回答她的仍然是清脆的打牌声。“搞啥？”意映火大地画笔一扔，忿忿地推开画架下楼找让她画不下去的嫌犯。

意映无声无息地下楼，循声站在一楼饭厅的转角处，两眼抽筋地瞪着眼前的这一幕。

这是什么情况？一张方桌坐了四个人，八只手揉搓着麻将制造巨大的噪音，吆喝声、加油声、碰牌声不断，她的饭桌正被当成麻将桌使用着。

“爹地，好玩吗？”她走到沉重寂的身后，拍拍他的肩头询问。

“好玩。”沉重寂全副精神都投注在牌面上，没注意问他话的人是谁。

“妈咪，开心吗？”意映靠在方素素的耳边，轻声细语地问。

“开心。”方素素乐乐地点头，忙得没空回头看女儿。

“很有赚头。”欧阳零手执麻将，笑呵呵地对她说。

“又没人问你。”意映清冷地回了一句，把他当成隐形人。

沉重寂摸牌不利，正想偷看方素素的牌色时，不小心撞到身边多出来的一个人，一抬头才知道他那闭关自守的女儿出关了。

“映映？你怎么下来了？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全部不睡觉聚在我家做什么？”也不看看时间，这群通常都难得碰上一面的人，今儿个全聚集在她家制造噪音，她是耳背才会不下来关心情况。

“吵到你了？”欧阳零将手中所有的牌一盖，靠在椅背上闲适地问。

“死人都被你们吵醒了！”意映两道冷芒扫向欧阳零，她家会出现这种乱象，始作俑者一定是他。

“零他说要教我们打日本麻将，我们正在观摩学习日本文化。”碧玉埋首在牌堆里，替他们的行为找了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推托。“碧玉，你早该下班了，还留在这里干嘛？”意映矛头一转，改射向早该回家却还赖着不走的管家婆。

“老爷说他们三缺一，所以我才来凑一脚，你就当我是来加夜班。”碧玉打牌之际不忘贪财本色，还向她要加班费。

“你什么时候起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？”她还以为碧玉是唯一没遭欧阳零魔掌污染的幸存者，也许是她太低估那个和尚搞怪的功力。

“什么同流合污？我是学老爷夫人培养文化气质。”她是陪两名艺术家打牌，当然算是培养气质。

“你不是说你不敢接近那人妖三公尺？现在你还和他同桌玩麻将？”意映指着欧阳零问她，她那时的忌讳现在都跑哪儿去了？

“哎呀，有钱赚的时候谁管那么多忌讳？”不乘这个机会捞些油水，她哪还有时间兼差赚外快？碧玉边讲边掷出一张牌，“碰！”

“映映，借点钱给爹地翻本。”沉重寂讨好地拉拉她的袖子开口借钱。

“翻本？你们还赌钱？”意映的眉头迅即打了数个死结，她的房子不只是麻将馆还变成赌场了？

“不下注就玩不起来，你说对不对，老公？”方素素帮腔替沉重寂解围，她老公如果真的输得一毛不剩，那他们的牌局就会因此少一脚而提早结束。

“对。”沉重寂勤奋地猛点头，他老婆真会体恤人心。

“对个头，你输了多少？”意映白了她老妈一眼，转过头问向借钱的大输家。

“才两三万，不多啦。”沉重寂不以为意地笑笑。

“为什么输得这么惨？不会玩你还跟他们赌？”她拉着沉重寂的领子质问道，她老爸对麻将一窍不通，还敢上桌海赌？

“他被我们三个一家烤肉万家香，当然惨啰！”碧玉笑嘻嘻地踢落水狗。“谁赢最多？”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赌场的主人总得知道是谁抱走了所有赌客的钱。

“他。”三根食指齐指向穿著僧袍、正在讪笑的欧阳零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算她白问，那个万恶根源怎有可能会是输家？

意映看看手表继而挽起袖子，走到笑得像恶魔的欧阳零身后，毫不客气地扯着他的长发。

“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时候不早了，该是除魔的时候了。

“各位，我先失陪了。”头部受制的欧阳零离座时仍不忘对其他赌客们行佛礼告辞。

“慢着，你走了我们这局怎么打？”碧玉不依地嚷嚷，她好不容易才拿到一手好牌，怎能让机会溜走？

“回来，我还没翻本呢！”沉重寂也忙着留人，不把输的钱赢回来，他不就太没面子了？

“散会，全部回家睡觉，不然你们三个就打三缺一的麻将。”身为宅子的主人，意映独断地下达驱逐令，拉了欧阳零就上楼走人。

她一把将欧阳零拉回自己的房间，甩上门笑得很虚假的看着他。

“谁准你带这东西来教坏楼下那些人？”这家伙自大麻将事件后安分不了几天就又给她搞这种飞机。

“教坏？言重了，我只是教导他们发扬国粹。”欧阳零谦逊地朝她拱手作揖，脸上依旧是一派洋洋自得的表情。

“那是日本货。”意映纠正他的说辞，飘洋过海来的日本玩意哪算是国粹？

“异曲同工，赌的一样是钱。”他可没分得那么仔细，反正钞票都长得差不多。

“为什么教他们日本麻将？”她那纯艺术家的双亲如今可多了一项赌博技能，但她却没有半点雀跃的心情。“他们长久处于工作状态，有碍身心健康发展，贫僧本着出家人普渡众生的宏愿，特来解除他们身上的桎梏，引领他们走出阴暗的工作环境，舒畅身心、运动头脑——”

他叨叨絮絮地搬出大道理，说到一半，就被意映的强硬手势打断。

“这次你又有什么目的？”妖言惑众，意映比了个暂停的手势问他。又不是在开布道大会，而他的道理如果能听，那鸡也能飞上天了。

“纯属娱乐无损身心，我哪有什么目的？”欧阳零隐藏着眼底真正的意图，耸着双肩辩道。

光看他的眼睛意映便能洞悉他的心思，他最大的意图还不是想挑起她的注意力，把她引出房间？

“这副麻将又是从某位慷慨的施主那里化缘来的对不对？”她改挑另一个话题问他。

“你真是了解我。”被识破后的欧阳零笑得阖不拢嘴，搂住她在她耳边亲

密地赞颂，只要能将老是闭门作画的她引到他面前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。

“屁话。”意映调整他的头部姿势，两手拍上他的脸颊，冷淡地笑问：“化缘的收获不够好，所以又拿麻将回来坑我的家人？”

“赌钱是为了激发他们对麻将的灵敏度和学习热忱，坑他们？那是手气问题。”欧阳零任她使力地压着自己的双颊，不闪不退地享受她冷冷冰冰的手温。

“日本的佛寺教你这个？”台湾没有这项技艺，一定是他去日本求经求来的。

“非也，正好相反，我是在民间学习后带入佛寺广授师徒，上至住持下至香客，全部归功于我的调教，整座佛寺人人会打。”欧阳零向她叙述实情，佛寺自从有了他之后，香客不断、生意鼎盛，他可谓是幕后一大功臣。

“又是无一幸免？”她开始可怜收容过他的佛寺。

“学习知识不分贵贱嘛。”欧阳零自认是很博爱的人，因此没偏袒任何一方，自然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。“你待过几间佛寺？”

“两三家。”欧阳零数了数，模糊地回答。

“那些庙倒了没？”听完这席话，意映不禁揉揉双眼再看看眼前的男人，这家伙简直像人形瘟疫，谁碰到他谁倒霉。

“都还健在。”他摸着下巴沉思，应该是吧。

“他们没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及时发现你是个灾星，所以在疫情扩大之前把你踢了出来？”意映真想为那些佛寺哀悼，却又不知该从何怜悯起，因为她自己也是不长眼地把他捡回来。

“向来只有我随意来去，没人能赶我，同理，你的情况也可以比照以往。”欧阳零抚着她小巧的下巴笑道，恋恋的眼神投注在她的身上，就算他要走，也要带走这个让他无法自拔的女人。

“不想赶你走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，相信我，我会再让你踢一次铁板。”她张口差点咬断他来不及收回的手指。

“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没听过？”他笑笑地采取一贯的方式先发制人，大军压境般地将她抱得密不透风。

“那也得等你修炼成佛后再说。”又想武力犯台？意映以静制动的乖乖待在他怀里。

“我不是佛，我是魔。”欧阳零磨蹭着她的脸颊，多日来想一亲芳泽的渴望如狂涛巨浪不断涌上。

“喔？哪一种魔？”

“心魔。”他浅吻着她香馥的脸颊。

“我没有心，你重入魔道修个几百年再来。”受不了，他喷拂在她脸上的气息像会烫人，意映发觉这种热力正无所不在地袭向她，双手连忙使劲地将他推开。

“那这个正在跳动的又是什么？”欧阳零又贴近她，大手神不知鬼不觉地覆上她的左胸，暧昧地问。

“日本待久了中文就全忘了是吗？此心非彼心，词同意不同，懂不懂？”又吃她豆腐？意映捉牢了他的袖子和衣领，一转身就将他摔飞出去。

“哇，你好粗鲁。”他身手灵巧地安全着地，完全没料到她会摔人。

“你更野蛮。”意映甩甩手，客气地回他。

“要玩摔角我比较喜欢在床上玩。”他欺近她的身侧，捉住她的双手想将

她抱至床上。

“这是柔道不是什么摔角。”一捉住机会，意映立刻绊住他的左脚，赏他一记正宗的过肩摔。

“这种地板不适合玩柔道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带你到床上练习。”欧阳零没被她摔得四脚朝天，反而迅速稳住身子落地，在意映还没来得及反应前，就将她轻松抱起一同躺上大床。

“你想玩的不只是柔道吧？”被扔到床上的意映迅即被压制住，而他也开始隔着衣料探索她的曲线。

“正解。”他封住她的唇与她交缠，一手解开她的扣子后，转移阵地亲吻着她的酥胸。

“慢……慢着。”意映结巴地制止他在他胸前横行，尽管大脑不允许，但她的身体立刻不合作地迎合欧阳零。

“你想慢慢来？可以。”带着浓浊的气息再度回到她的唇上，欧阳零征服的吻像雨点般朝她密密罩下。

想从他的热吻下脱逃简直难如登天，意映半迎半拒地按着他厚实的肩，感到阵阵晕眩和沉迷，几乎忘了抵抗，在被他脱去上衣之时，她才恍然想起自己的立场和能保身的最后之计。

“好，随你。”她突然放弃挣扎，不迎不拒地躺在床上。“不抵抗了？”欧阳零脸上的笑容渐渐远去，只手撑着身体，眯着眼读她的表情。

“招待客人是我们中国人惯有的礼数，你想要就给你。”她两眼一闭，动也不动就像尊死尸躺在他身下。

欧阳零怒意顿生，躺着等他？这么一来她跟其它的女人有什么不同？

“今天就当我放过你，对于还没有调教好的冷感女人我没兴趣，而且我最讨厌被人招待。”他兴致全失，当下立刻放弃与她纠缠翻跳下床，旋风般地袭卷而出，一道劲风随即把房门阖上。

欧阳零怒气冲冲地走后，意映悄悄睁开眼猛喘大气，抹了把冷汗瘫坐在床上，掩着脸想起欧阳零对她所做的一切，不禁感谢她的大脑能在危急存亡之际恢复运转，却又对自己屡屡无力阻挡欧阳零的自主反应感到头痛和惊讶。

好险，若不是用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方法，恐怕今晚她也会像老爸一样输得什么也不剩，把什么都给他了。

她微颤着手低头扣好不整的衣衫，赫然发现左胸多了道深深的吻痕。

欧阳零居然在她身上留下痕迹？意映快快不快地盯着房门想，第一次有男人能在她身上得寸进尺到这种程度，难道说夜路走多了真的会碰到鬼？而自己竟捡了个会撩起她身心反应的色鬼回来？

不对，意映看着自己心窝前的吻痕，很快地就推翻了这种想法。

那男人不是鬼，如他所言，他是魔，他是那个把她的心绪摧毁，然后加以催眠，使她随着他走的心魔。

欧阳零那张具魔性的脸庞停滞在她的脑海不肯离散，像阵云雾徐徐地盈绕在她心头的每一处。她按着自己仍急跳不停的心房，茫然地想，什么时候起她竟然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心了？被他烙印之后，这颗心还会不会属于她？

## 第四章

周末的午后，欧阳零履行他对意映的承诺，和意映关在房间内大半天，衣衫半褪地坐在指定处，摆着姿势供意映作画。

“小管家婆呢？”

房子里只剩下他俩变得有些空荡荡，欧阳零满想念那个上了牌桌活像一条龙、下了牌桌却像一条虫的嘈杂小管家。

“周休二日，她放假回家去了。”意映调好颜色观察着他脸上的阴影，考虑如何在画布上上色。

“你这个雇主很照顾管家嘛。”原本和她在一起静不了三分的欧阳零，在被她限制不准开口打扰，和她沉默相对了一个上午后，决定打破僵局和她好好聊聊。

“拜你所赐，自你来了以后我才实行周休二日的，好减少你对那些没抵抗能力的人的污染。碧玉被你污染的程度还算少，少让她接近你是最佳防范之策。”她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色彩不对，于是又换了颜料重调。

“说我是污染源？至今除了你以外尚无人如此指控我，单凭你个人的不理性抗议，构不成我是公害的说法。”他又没有排放废水、废气或是乱倒垃圾，除了为她家带来点小小的娱乐外，欧阳零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算是可以在一般人可以容忍的范围内。

“你不是公害，你是瘟疫。”意映在洗净调色盘时对他说道。

“瘟疫？他们不都还是活蹦乱跳的？我没看到有人病发身亡。”欧阳零搓搓下巴，脸上还是一派泰然。

“迟早的事，从他们认识你开始，就已经踏入棺材一半了。”她的老妈会赌博、她的老爸会抽烟、她的管家天天烧香拜佛避妖魅，自从捡来这个瘟疫后，她开始有点后悔自己有乱捡东西的习性了。

“小管家婆回家，你我的晚饭怎么办？”当了一整天的死板假人，使他没机会出门，加上今天厨房又不开伙，他非常关心自己的民生问题。

“你可以出门化缘，我的自己处理。”意映指引他一条明路，她又不负责包办他的伙食。

“和尚也有周休二日，今天打烊休息。”欧阳零放弃再当一名称职的模特儿，离开座位一古脑地跳上她的床，舒服地跷腿休息。

“你的意思就是今明两天不去要饭了？”意映搁下画笔，不悦地看着擅自移位、有始无终的男模。

“是化缘，这与要饭的不同。”他见着食指纠正她偏差的观念，和尚的职业比乞丐高尚多了。

“哪里不同？不都是拿着碗，伸长手等着钞票自动掉到你的碗里？这种无本生意是世上最聪明也最低级的职业，但如果你真是四大皆空、想筹款盖庙的正统和尚，或者是手残脚断的残障同胞则属例外，你要申请残胞证还是和尚证？”她放下画笔耻笑他，把他和要饭的名号送作堆。

“我所说的不同，是指我和他们要饭的生财器具不一样。”欧阳零宽怀大量地接收她的明嘲暗讽，徐缓地澄清自己所说的话。

“什么生财器具？”

“我的生财器具是法器，又叫钵，别把我和那些叫化子的碗公或脸盆混为一谈。”

他一再强调这点小细节，希望意映别是非不分。

“这两者的分别是否关系到你的自尊？”同是伸手讨钱，手上拿的东西他却十分在意，既然要面子他还出去混？

“才不，用碗公太不优雅也不够美观，我是美学主义者，不喜欢用粗糙的物品讨生活。”为了不辜负父母把他生成这副模样，他的作风即是什么长相就该配什么衣着、用具，这点他是很坚持的。

“我可以帮你在碗公上作画，让你带个神气十足的艺术品出门工作。”她假好心地建议道。

“想让我给人看笑话？”他可不傻。

“是你说要讲求美观的嘛，好歹我也算是艺术家，做做顺水人情而已。”意映挑眉笑道，原来他还懂得什么叫丢脸嘛。

“那种艺术我不欣赏，但是我不介意你在我身上进行人体彩绘。”他脱掉身上有遮等于没遮的上衣，现出一等一的好身材。

“行，我可以把你画成一株四季豆。”她很爽快地应允。

“我并不干扁。”欧阳零不服气地展现他的胸肌。

“谁晓得是不是外强中干。”意映重拾画笔坐正，扬着嘴角嘲弄道，她又没完全试过，怎么知道他的内在美如何？

“是吗？”欧阳零没忽略她脸上那抹带问号的表情，于是翻身下床，大刺刺地走向房内的小浴室。

“你去哪？”意映问他。

“洗澡。”他抛下一句话，便甩上浴室的门。

“我还没画完你洗什么？回来尽你的义务。”意映走到浴室前用力敲着门。洗什么澡？她还没完工他就离场，那她今天还有什么搞头？

“坐了一整天我满身臭汗，不洗我的心情会不好。”欧阳零的声音夹带着哗啦啦的水声传出来。

“什么心情？你又不是女人！”意映脾气渐渐涌上，抡拳朝门乱敲一通，要他出来。

“我有洁癖。”他倏地拉开门露出一颗头对她解释，说完随即又将门关上。

“限你三分钟之内给我出来。”意映忍让地退了数步，唉！模特儿只有一个，她也只好将就他的洁癖了。

“SHIT！”欧阳零洗了不到一分钟，气急败坏地在里面嚷道。

“喂，你怎么啦？”意映储存着耐性问爱搞怪的他。

欧阳零没有回答，浴室里只传来潺潺的流水声。

“喂，说话啊！”她先是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不到他的响应，抡起拳头又重重地捶着门。

“我滑了一跤，脚扭伤了。”欧阳零隔了好一会才出声，声音闷闷的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洗澡也能把脚扭伤？”意映火大地又捶门一记，这和尚又给她搞飞机，洗个澡也会出事？

“被你罚坐了一天，我的腰挺不直，两脚也酸麻无力，没摔成脑震荡就算不幸中的大幸了。”透过门板，他句句控诉元凶，存心要让她良心不安。

听他这么说，意映愣了半天才找出她抛弃很久的良知，心有不甘地嘟着嘴问他：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进来拉我一把，我在浴缸里爬不起来。”欧阳零得寸进尺地要求。



“我进去？”她拉高嗓门问，要她进去伺候他？

“你又不是没看过男人。”欧阳零尖声提醒她他们头一次见面时的场景。

“上次看了你我没长针眼是我的抵抗力好，这回不了，我没那么多好运气。”意映对着门板翻白眼，这种健美的脱衣舞男看多了，容易养成挑剔的习惯，她以后的老公身材如果没有他好，她说不定会因此休夫攀墙。

“好，那我就坐在这里都不要出去，你自己去画没模特儿的画吧。”他老神在在地窝在里面，有办法她就自己去完成那幅画了一半的画。

“臭和尚……”被踩中痛处，意映肝火旺盛地咒骂。

“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但如果我因此感冒成了病号，你的画会拖得更久。”欧阳零漫不经心地笑着，暗示性地催促她。

“开门啦！”意映光火地嚷道，算她倒霉，还得再接受一次视觉神经的虐待。

“我的脚不能动，门没锁，你自己进来。”欧阳大爷得逞地邀客入门参观。

“说什么洁癖，你不洗不就不会出这种事了……”她依旧心有不甘地抱怨，推开门走入雾气升腾的小浴室。“喂，你在哪？”雾茫茫的一片，除了像瀑布般的莲蓬头水柱外，哪有他的人影？

一双肌肉纠结的手臂毫无预警地自她身后猛力抱紧她，眨眼间她已被他强力地拖至莲蓬头下。

“你……”意映先是看了看他濡湿的脸，再低头看他完好如初、平稳着地的双脚。

原来她中计了。

“外强中干？咱们就来检验一下。”欧阳零拉着她的双手覆上他光裸的胸膛，语带魅意地咬着她的耳朵。

“你有病！”意映体内压抑许久的欲念此刻全然苏醒，但碍于颜面，她用力想挣开他的双手，身子才想往后，就被莲蓬头的水柱淋个全湿，和他一样成了落汤鸡。

“你再说啊，我哪里干？”他兴高采烈地看着她湿淋淋的性感模样，强拉着她的手在他身上巡礼。

“你是不干，你把我都弄湿了！”两手被他强制地按在他健美的体魄上，意映又羞又恼，甩着满头的水滴叫道。

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”欧阳零更形得意，强把她贴在身上一块淋水。

“去你的，闪开。”她要洗澡自己会洗，用不着他鸡婆。

“这样子刚好可以洗鸳鸯浴，我们先来预习。”撩起她衣服的下摆，他窜入她衣衫底下抚触滑溜的嫩肌雪背。

“谁跟你是鸳鸯？你自己去做鸟类。”意映拉下他的双手，护卫地退步想走，欧阳零又快速地一手箝制住她的腰，使她又贴回他的身上。

“独生女的骄纵。”他一手抬高她的下颚，端详她老半天，突然进出这句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意映不明白的问，跟他说话就像没剧本的演员，她老是弄不清主题。

“大部分的独生女都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，个性就像你一般独霸，说话都是命令的语气，活像个女帝王。”欧阳零铁口直断，这些日子的相处，他发现她十句话里有七八句是以命令为出发点，仿佛世界是以她为中心在运转着。

“你在说你自已吧？”她被宠坏？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才像是被惯坏的宝贝独子，一言一行都只照自己的意念走，从来不考虑其它人的立场。

“我上头还有两个哥哥。”欧阳零推翻她的猜测，搬出家中的人口数加以证明。

“家门不幸。”意映悻悻然地说，有他存在的那个家庭一定也是片苦海。

“你指的是我家出产了两个变态老哥？”他以为她讲的是他家的其它成员。

“我指的是你。”这家伙的脑子不是麻木就是真空，老是弄不懂她的意思。

“你很幸运捡到我家最不平凡的一个，你说得对，那两个变态怎能与我相比？”欧阳零施恩地称赞她捡人的眼光，他那两个被人称为疯子的哥哥哪有他这般独特？

“我们一定要在浴室里哀悼你那不幸的家庭吗？”水气氤氲的浴室里又潮又热，加上又和他黏在一块，她好想甩掉这股令人火热的不安，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

“那不说了，咱们来做吧。”他语气一转，单于挑开她胸前的扣子。

“做什么？”意映握住他的手掌问。

欧阳零在她完全没有防备时低头吻住她，室温加上体温，意映被热得晕头转向，欧阳零舔着她的唇开口，“做爱做的事。”

“我没兴趣和你在这种地方演咸湿小电影。”好不容易有换气的机会，意映深吸了一口水蒸气浇熄小腹渐渐涌上的燥热感，费力地驳斥道。

“可以，我们换个干燥的地方。”他怜惜地拍抚着她的背，搂着她离开湿热的浴室。

“你找死。”一到门外，意映便迫不及待地反手捉住他的手，想把这半裸的色鬼摔死，让他无法再犯罪惹事。

“我没穿衣服，光溜溜的你怎么摔？”欧阳零两脚定定地站在地板上，文风不动地任她拉扯手臂。

“这样。”

她伸出脚绊住他，意图让他跌个四脚朝天，不料欧阳零顺势一抱，拉着她一块投入地板的怀抱。

“你在投怀送抱啊？”他笑呵呵地按住倒在胸前的她。

“放手。”意映喘着气，他怎么老像个强力胶，总能把握所有的机会与她做亲密的接触？

“我是自由个体，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。”欧阳零决定不再乖乖地顺从。

意映不语地想挣脱，但欧阳零一只手就能定住她，让她动弹不得。

“你看起来像朵出水芙蓉。”拭着她脸上的水滴，他情意绵绵地说。

“你有乱视。”第一次听见男人如此赞美自己，而且对象又是他，意映没好气地转过赧红的脸。

“给我一个吻我就放开你。”他抚着她的脸蛋下令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没有杀价的余地。”泰然自若地堵住她的唇，欧阳零的大手在她身上柔缓地移动。

意映思考了许久，为求解脱，于是低下头随便碰了他的唇草草了事。

“不及格。”对于她敷衍了事、品质低劣的吻，他打了个不满意的分数。

意映半眯着眼盯着眼前贪心不足的男人，第一次献吻就是给这个假和

尚她已经很委屈了，他还挑毛病？

欧阳零锁住她美丽的黑色眼瞳，静静散放着致命的魅力，等待着她下一个吻。低首看着他那双具有魔性、让人迷眩的双眸，意映无法拉离她的眼也无法拒绝，神智恍惚地俯下头再度吻他。

欧阳零轻按着她的后脑，急切地吻着她甜美的唇瓣，时而深切时而浅柔，进而登堂入室，彻底进占她唇内的芬芳，全心全意倾注在这一吻上与她缠绵。

“这个成绩勉强可以达到标准，你有潜力。”比起上一个吻，这个吻进步多了，他快意地描绘着地红艳的唇。

“把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上就是你的目的？”过度亲密的吻使她大脑疾速充血，意映换不过气地趴在他身上，迷茫地问。

“这个吻当中苦的成分有多少你自己明白，而乐的成分又有多少……你的唇和心也知道。”欧阳零漾着谜样的笑容抚着她的发，言而有信地松开手，放她自由。

意映站起身退了一大步，抚着左胸惊愕于他的话。她心底深藏许久、错综复杂的感觉今日终于被他这一吻唤醒。

“总有一天你会真正体会到，并放开胸怀接受我的。”欧阳零了然地看着她，温柔的拉她回到坐椅前，爱怜地吻她，自个儿又坐回指定位置重新担任称职的死板假人。

“什么？！”意映觉得体内那股地覆天翻的震颤开始觉醒，似乎正要冲破她的胸口，而胸口像是破了个洞，心已经不听使唤地飘向他。

“你心底的魔，我。”欧阳零直视她的眼，让她看见他眼底与她有着相同的感受，以及比她更多的爱意。

看着他清澈的双眼，意映的画笔落至地上，清脆的声响划破了一室的沉寂。

这一天，她终于清楚地看见存在他们两人之间的东西是什么。

“你是故意的。”

欧阳零身处于所有顾客皆穿金戴银、谈吐优雅，俨然是个小型上流社会的餐厅，对着坐在面前的意映抗议道。

“什么？”意映研究着菜单，头也不抬地问他。“你很喜欢众人的眼光集中在你身上，所以才挑这间餐厅吃饭？”他口气不善地指责。

“餐厅？这里是饭店，请你搞清楚。”

意映放下菜单看着他，她如果敢带这个“红颜”祸水在路边吃饭，一定会造成交通阻塞，为了市民的安全和不制造警察伯伯的困扰，她才故意挑这间只有会员才能进入的高级饭店，天晓得她有多么用心良苦，身为祸水的他还敢挑剔？

“让人看你，还要挑上流人士聚集的高级饭店，够虚荣。”欧阳零扯着身上的新套装批评着，这件还是她硬逼他褪下袈裟、讨价还价才穿上的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所有人都看我们这桌，你没注意到吗？”四面人方向他涌来的敌意让他后背直发毛，她还没感觉到？

“没有，就算他们眼球都集中在这边好了，引人注意的不只我一个，你要负大半的责任。”喝下半杯冰开水润喉，她闲适地看着他不自在的表情。

“我？全场的女人除了那个大约七十岁以上的老阿婆外，眼睛都摆在你

身上，我何罪之有？”欧阳零反讽道，这里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当他抢了对面的假白马王子似的，他这真王子多无辜？

“你少算在场的另一半男士，使他们猛流口水的可不是我。”意映不忘提醒他到底谁才是肇祸者，她所遭受的敌意也不比他来得少。

“你在暗示我长得像女人？”欧阳零没表情地问。

“你不也明示我长得像男人？”意映的声调也降到了冰点。

“你是先天长得不男不女，我只是外表使人错乱。”他早就习惯男人对他行注目礼，但他就是不能忍受有人跟他抢着看她，即使是女人也不行。

“至少我很认命，不会像某人把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，效法人妖。”她也只是胸部没有他的胸肌大、头发没他长而已，那些男人看他是在穷看个什么劲？

“留长发是为了避女人，你这不男不女样才像人妖。”把头发留长了才不会看起来像个男人，省得那些女人见到他就对他纠缠不清。

“避女人？原来你不爱女人爱男人？”

“我早说过我没那方面嗜好。倒是你，你可以从那些女人当中挑一些回家当点心。”欧阳零摆出一脸贱笑建议她。

“我也说过我的身心健全，你要的话我可以介绍几个给你。”意映讪讪地笑道，她是无所谓啦，反正怕女人的又不是她。

“小白脸。”欧阳零缓缓地倾身向前嘲讽一句。

“男人婆。”意映也倾向前不甘示弱地送他一记回马枪。

“先生、小姐，请问你们准备好点餐了吗？”在旁边站了很久的侍者皱着眉头询问他们。

“我要一份海陆全餐，给他一份全素的套餐。”意映把视线自欧阳零身上拉回，阖上菜单靠向椅背。

“是的。”侍者挥笔记下意映的交代。

“慢着，我不要全素的玩意，也给我来份跟她一样的。”欧阳零挥着手拒绝意映的安排，搞什么？来高级饭店才要他吃素？

“是的。”侍者从善如流地应道。

“停，他点的不算，照我所说的就好。”意映敲着桌沿再次吩咐，不把欧阳零的抗议放在眼底。

“我不吃素。”他拍着桌面瞪她。

“出钱的是老大。”站在上风的意映凉凉地提醒他谁是出钱的东道主。

“请问……我该听谁的？”侍者左右为难地问着他们。“我！”意映和欧阳零同声回道。

“你化缘化到钻石啦？没钱敢吃的话我就留你下来洗碗盘。”意映站起身两手放在桌面，横过半个桌身居高临下地瞪视他。

“我身上的钱够我在这里吃一个星期还嫌太多，我没机会如你所愿地洗盘子。”欧阳零也学她的姿势，鼻对鼻的顶她。

既然顾客双方都有银子、都想吃同样的东西，那他这个中立的侍者便很容易解决他们之间的这项小问题。

“两份海陆全餐稍后就送来。”侍者大笔一画，果决地替他们点完餐，弭平他们的争端，见好就收的快速撤退。

“瞧瞧你刚才那副德行，女人太鸭霸是会嫁不出去的。”欧阳零玩着桌上的刀叉笑道。

“没差，我可以留在家里镇住台风。”意映早已看得很开，只是即使她不

想嫁，父母也早为她安排好出路。

“既然被你捡到而你又无行情，那我就委屈点，你的后半辈子我包了。”侍昔端菜上桌，欧阳零迫不及待地大口大口地吃，边塞菜下肚边对她说。

“什么没有行情？敝人早有人订了，轮不到你来收尾。”意映也边吃边说话，和欧阳零相较起来，她的吃相也只是优雅了一点。

“谁敢要？那些有眼无珠的女人吗？”他指着那些朝他猛射冷弹的女人问。

“就算我沦落到娶个女人回家，这也比嫁给一个人妖和尚来得强。”意映塞了一颗虾球至他口里，堵住他的吵闹不休。别人会看向这桌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他的嗓门实在太大了。

“不想嫁我也可以，你娶我好了，我嫁你。”欧阳零奋力咽下口中的食物，降低音调、语气坚决地表态。

“嫁我？你是男人耶，想靠我养你一辈子吗？”她将这句话延伸为娶了他就是必须无限期地养这个没骨气的食客，日前对他升起的好感再度降低。

“我会养活我自己包括你，要钱不愁没得花。”他谈到钱时，表情变得不屑又鄙视，一如他其它的兄弟。

“就靠你化缘来的那么一点钱？省省吧。”意映不相信这个每日上街化缘的假和尚能有多少银两，只怕他连她开个画展所需的资金也凑不出来。

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倘若你想要，不必化缘我也可以供上一座金山银矿给你。”欧阳零语焉不详地说道，眼前这个外貌动人、内在对胃的女人，使他第一次动了想用钱的念头。

“我不需要靠你施舍过日子，已经有人对号入座，排好队只等我点头。”她低头专心吃饭，将话淡淡带过。

“谁？”欧阳零全身的警报器乍然作响，已经有人在他之前将她订走了？

“你不会认识的，吃饭。”两个活在不同世界的男人使她不想多谈，反正他也不可能认识。

“把话说完，那个人是谁？”他一手握住她正在进食的手腕，强迫她看向他。

“你的口气活像个妒夫，好象我偷人似的，就算有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”意映不明白地看着他怒意勃发的面容，挣脱他的紧握后，更是讶异于他那副吃醋的德行。

“我要定你了，你若胆敢找个条件比我差的，我会选择先捏死你，再娶你的牌位回家。”欧阳零恐吓道，一反先前嬉闹的样态，语气是百分之百的严肃认真。

“要定我？不是所有事都能如你意的。”虽然意映很感动于他的真心，但这方面她都不能顺遂自己的意愿了，他又能改变些什么？

“我开的支票就一定会兑现，你别妄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我说过，你是我的。”欧阳零信誓旦旦地开口，前所未有的冷凝面孔赫然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别破坏我的食欲好吗？我还想吃完这顿饭。”意映因他的话和表情而梗到，连忙喝了一大口口水。此时侍者介入他们之间的僵局，送来两杯用美丽的杯子装盛的水果酒。

“我们没点酒。”意映摆手想撤掉那两杯送错桌的酒。

“今晚是本饭店的‘绅士淑女日’，这两杯酒是本饭店赠送的，请慢慢品尝。”

“怎么颜色不一样？”欧阳零看着眼前红澄澄的透明液体，想起上次他哥哥灌他酒的情景，他就觉得想吐。

“红色的酒是给小姐的，蓝色的是给先生的。”侍者弯身详加解释，还指了指意映面前那杯蓝色的液体。

“我耳朵不太好，能不能请你再说明一次这杯红色玩意摆在我面前的原因？”欧阳零和意映脸色同时丕变，欧阳零清清耳朵靠向侍者，挤出一点笑容再问他。

“红色的酒是给小姐的。”侍者犹不如自己说错了话，尽责地再次讲解。

欧阳零在侍者弯着身尚未站直前，一拳轰上他的眼眶，笑得很阴森地道歉，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拳头不听话就自己跑到你脸上去了，你再说一次这杯是给谁的？”

“先生……”没有理由被揍了一拳，侍者无辜地转过头看着意映。

意映手掌一扬，也赏了侍者小腹一记重拳。“抱歉，我的手也好像不听使唤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侍者一手捧腹一手捂着眼眶，他到底是招谁惹谁竟收到这种另类小费？

“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像女人了？”欧阳零拉下他的领带恶质地问。

“你又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长得像男人了？”意映也扯着领带的一节将他拉转过来。

“你们……我……”快被勒死了，侍者气若游丝，赶紧以全然不同的眼光审视顾客的外表。

一个长头发且美得像女人，一个像个俊美的小男生又有一种阴柔，两个人的外表雌雄难辨，这教他怎么不会弄不清楚？

“看清楚，再犹豫你就死定了！”原本就因为意映的一番话而心生妒火的欧阳零藉机找旁人出气。

“我错了，这杯是小姐的，这杯才是先生的，是我看错了。”侍者看到了欧阳零眼底的杀意，连忙换过两人的杯子更正致歉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意映松开他的领带放他自由。

“不吃了，咱们回家。”欧阳零放开侍者后拉起意映，顺手扔了几张钞票至桌上。

“结帐。”话尾一抛，他便拉着意映直接走出饭店。

“喂，这又不是第一次被认错，况且他也道歉了，你的火气干嘛还这么大？”意映跟不上他的脚步，被拖拉着的她辛苦地追赶，无法理解他为何对这种小错误不能释怀？

“在你的眼里我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正经地回答我。”欧阳零瞬间止住脚步，转过身质问，煞车不及的意映直直地撞入他的怀里，他两手紧握着她的肩，火气十足地看着她。

怔愣不能言语的意映好半天才从惊吓中回神。

“男人。”从捡到他的第一天起，她一直都当他是男人。

看见他眼底的阴沉和愤怒，她试探性地想开口问他是因为方才那席话在吃醋吗？

“你——”

“住口。”欧阳零掩住她的唇，然后又放开她，转过头握着掌调整翻涌的思潮。

“该死的。”他甩甩头，猛然将她拉过来爆烈地吻着，企图将自己狠狠地烙印至她的心底，让她再也无法磨灭他的存在。

“你只能是我的，听到了吗？无论谁订走了你、无论你我的外表是男是女，你只能有我，你只能像我一般地爱上我。”欧阳零像股强力漩涡将她吸入他的胸怀，紧紧密密地拥着不容她抗拒。

不如该如何言语的意映深深感受到他身上因她而产生的占有欲，几乎因此窒息、灭顶，他这种怪异的反应是为了什么？会不会是他爱上了她？她愈想愈是心乱，几乎不敢再深思那个清楚昭示在他们之间的答案。在她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，欧阳零又抬起她的下巴，像要弥补先前的狂吻，缠绵悱恻的柔柔吻着她，使她放弃再探索这个男人的复杂情绪，也忘了她所知道的答案是什么，只能跟着他的吻起伏沉溺。

这一刻，除了他的吻，她再也想不起其它。

## 第五章

回程的路上，车内的气氛凝重得几近冻结。

欧阳零闷声不吭地静坐在意映身旁，浑身罩了一层寒气，隐隐四散，连意映也被他感染，僵直地坐在驾驶座上，少说一句是一句，不愿在此时领教他的怪脾气。

快开至社区的自家大门时，一辆箱型车堵住了大门的出入口，五个黑衣男子整装以待他们的归来。

“你有访客？”欧阳零两道俊眉紧蹙，敌意缓缓上升。

“我没这种访客，他们找的应该不是你。”意映摇首说道，她没这等好运认识眼前的这些怪人。

“我今天没出去化缘。”

“依他们的造型看来，想必来意不善。”眼前的黑衣部队个个头戴面罩、手拿棍棒刀刃，活像是古装剧的临时演员。

“我可以猜想得出他们等在此地的目的何在。”欧阳零骤然冷笑，夜晚会出现在这里，不是讨打，就是想不开想当沙包让他练拳。

“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刚才被你揍的人带兄弟来找你报仇了。”意映施施然地说，制造纠纷一向是他拿手的本事，这些人冲着他来的机率比她还来得大。

“刚才你也有动手。”欧阳零闭上眼睛，脸上又恢复往日的平静无波。

“我下车问他们挡路的原因。”意映好奇于对方是打哪儿来的，以及她为何会有被堵的难得经验。欧阳零一手按住她，以平板的音调阻止道：“他们带有攻击性的武器，你赤手空拳的想跟五个大男人交涉？不行，不安全。”

“难道你想在车上过夜或是辗过他们回家？”意映愈听他的话愈是觉得反常，却又读不出他的漠然表情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敌不动、我不动，再观看一下情形。”他只是睁开眼睛看着前方，并没有采取行动的打算。

“我不想等，我去问他们。”受不了身旁镇定似无事的人，她决定速战速决。

“映映！”欧阳零没来得及捉住开门下车的意映，于是将门把一拉，也跟着下车。

“先生，你们的车子挡到路了，能不能请你们把它开走？”意映直接走至那群蒙面客的前方对他们说道，欧阳零也在此时赶上她，站在她身旁。

“是这一个？”一名身材如圆桶的蒙面男人粗声粗气地问身旁另一个瘦小手下。

“这……不知道，两个看起来都很像。”瘦小如猴的手下两眼在意映和欧阳零的脸孔上游移，声若蚊蚋地回答。

“给我看清楚是哪一个，揍错人老子拿不到钱就找你算帐。”身为首领的抡拳往他头上一敲，亮着粗大的拳头警告道。

“有人要揍我们。”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欧阳零表情依旧木然，但口气里有着难掩的兴奋。

“揍谁？你还是我？”意映抬头问他，纳闷于他的转变。刚才他还冷漠得像块冰，现在又变得热络起来，他怪异的喜怒着实让她无从了解。

“他们好象还在讨论当中。”打量着蒙面客的身形，瘦虎肥龙、良莠不齐，这样也想当堵路流氓？他决定给他们大大的负分。

“你猜他们的目标是谁？”意映没见过这等阵仗，看欧阳零似乎对这场面没什么反应，也不知道他是见多识广还是早已习惯，于是开口向他讨教。

“一定是你，性格这么顾人怨。”他揉着她的肩打趣道，藉此消弭她的紧张不安。

“也许是你的追求者得不到你，因爱成恨，杀上门来找你了。”意映也明白他这么做的原因，于是配合地反唇相稽。

“喂，你们商量好了没？到底是要揍哪一个？别让我们在这边穷耗时间。”欧阳零冷眼旁观他们吵吵闹闹、踌躇不决的模样，想奉陪干架的兴趣顿时减了一半。

“你没看见我们现在很忙吗？再等一下啦！”瘦皮猴毛躁地嚷道，他还在努力辨识中。

“忙什么？你们堵人之前没先计画好一切吗？等你们弄清楚要揍哪一个再来找我们，现在让路，我要回家睡觉。”欧阳零拉着意映走向车子，这些人若不表明来意又不让路，他就辄过他们。

“喂，把脸转回来，我们忙着分辨你们哪一个是男的啦！”瘦小的男人连忙对着他们的背影大叫，他还没看出哪一个是男人他们怎么可以走？

“笨蛋！跟他们讲这么多做什么？”颇有吨位的首领又揍他一拳，粗声大吼。

“有人问我嘛……”他的性情就是有问必答，他也很难克制这一点。

“你第一天出来混的啊？要不要顺便告诉他谁派我们来的？”大胖子捏着他的颈子捉狂地问。

“好……好啊……”瘦皮猴唯唯诺诺地应着。

“白痴！赶快认出是哪一个，再跟他们废话我就打断你的腿！”大胖子气急败坏地催促道。虽然是流氓人材缺乏的非常时期，有人加入就将就着用，但这个跟班的水准也未免差得太离谱了。

“你听到了吗？”意映止住脚步，胸中的怒气又鼓胀了起来。

“一字不漏。”欧阳零放开她的手握拳回道。
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侮辱。”意映的声音闷闷地，这些



人居然分不出他们哪个是男、哪个是女，还说两个都像，太过分了。“被侮辱的岂止你一个？”欧阳零扳扳手指，又说他不像是男人？他和这些人的梁子结大了。

“到底是哪一个？你看出来了没？”为首的胖子还在催问瘦皮猴探子。

“他只说对象是男人，而这两个都长得像男又像女的，我怎么知道要揍的是哪一个？”对于欧阳零和意映的不凡长相，瘦皮猴终于宣布放弃猜测，很无奈又很头疼地回答。

“操！不管了，反正两个都像，先打了交差再说。”胖子将嘴上的烟蒂一吐，抄起家伙决定两个都不放过，管他有没有揍错，先办完事要紧。

“回车里去。”欧阳零轻推着意映。

“你怎么办？”他想徒手独自对付他们呀？

“小意思，我很快就会解决。”欧阳零微笑，按得手指喀喀作响，他等对方采取行动已经很久了，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，这下子正好合了他的意，从晚饭到现在心中一把火愈烧愈旺，虽然对手差强人意，但刚好可以散散他一肚子的火气。

“你没数过人数吗？以一敌五太危险了，我不进去。”她站在原地不动，并不将他当成超人看待，也不想留他一人独自避祸去。

“他们找的是我，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？”欧阳零口气委婉地揽着她走至车门，意映却固执的不肯退让。

“我可以帮得上忙，替你分担一半的人数，这样你比较安全，而且我也想来个饭后运动。”除了担心欧阳零的安危外，她也不想逃走被人瞧扁。

“想运动我可以帮你找对象和地点。”他诡笑，懒懒地轻吻她一下，心情因她的话变得甚好，伸手拉开车门推她进去。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进去！”被推进去的意映才想开门就被欧阳零喝住。看在他今晚捉摸不定的怪样份上，她只好遵命地坐回车内。

欧阳零步至他们面前，脱下西装外套扔至一旁，伸展着手臂笑道：“我这个人很简单，不啰唆也不拖泥带水，你们五个一起来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“好……”瘦皮猴拿起球棒就要冲上前。

“去！他说的你就听啊？谁才是你的老大？”为首的胖子拉住他的领子喝道。

“你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大伙上！”取得发号施令的尊严后，大胖子带着所有人蛮狠地冲向欧阳零。

欧阳零出手极快，虎虎生风地打出一套拳法，欺近他身前者皆受他一拳一掌，最后他腿一抬，轻轻松松踢中体积庞大的胖子，让他也跟其它人一般与地球做最彻底的亲密接触。

为时不到一分钟，五个黑衣人呈放射状地倒在欧阳零的脚边，一场原本是血腥的干架，反而成了欧阳零的饭后运动，呻吟痛号声不绝于耳。

“啧啧，几年没回来，台湾流氓的素质都变差了。”

他踢踢躺在脚下哀叫连连的大肥猪，直叹台湾没人才了，送上门来的净是禁不起打的软沙包，他的一套拳法甚至还打不到一半就因为无对手可敌而草草落幕。

“起来，我还没发泄完，一个也不准倒下。”打得意犹未尽、手痒难忍的

欧阳零，拉起其中一人命令道。

身受重创的小喽啰一睁眼便看到欧阳零脸上无形的杀意，登时两眼一翻又晕了过去。

“脓包，禁不起打也禁不起吓。”他失望地随手扔下那名喽啰，转而看向正在爬行、想偷偷落跑的大胖子，双脚一跃，眨眼间已挡住胖子的去路。

“脑袋借用一下。”欧阳零拎起大胖子并捡起地上的刀子，朝着他的头划去，刀起刀落间速度快得像一道白光，一转眼便将他原本浓密的头发剃得一丝不剩、光可鉴人。

大胖子在欧阳零拿出刀子时，早已吓飞了三魂七魄，等到欧阳零收回刀子时，他才怯懦地抬手一摸，欲哭无泪的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顶上无毛的光头和尚。

“照着这个地址去练练功夫，下回我验收时，如果你们没在我手里挺过一分钟，我会把你们身上的毛剃得一根不剩。”欧阳零自衣袋里掏出一枝笔，在胖子光亮的头顶上写下一长串的地址，扬着冷笑要挟道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话听完了还不收队？再耗就准备找人替你们收尸。”他偏着头阴酷地看着犹想发言的胖子，将手里的刀子轻轻一掷，刀子立即没入地表三分。

“撤……撤退！”大胖子瞪大眼颤巍巍地喊道，连滚带爬地拉着其它小喽啰逃离这个美得过火的现代杀神。

欧阳零捡起地上的外衣拍了拍，转身却看到意映不知何时已站在车门外。

“不是叫你进去吗？伤到哪？”看见她捂着左手，他快步地奔至她身边。

“没事。”意映两眼睁得大大的，还不能自欧阳零与他们短兵交接的片刻中回过神来。

“你的手划破了？”他翻开她的手掌，顿然音量暴增，“你是个画家，手是你的生命你不知道吗？”一看她的伤口即知是被他的掌风扫到，欧阳零愤然不已的问。

“只是破皮而已，不要紧。”又不是很严重，瞧他的表情好象她被人捅了十刀八刀似的，让她感到心头一片暖烘烘的。

欧阳零把车丢在家门外，二话不说地拉她进屋，将她安置在房内后，又急忙去找医药箱。

“为什么不进车去？你想逞什么英雄？”他提着医药箱回房时便朝她开炮。

“英雄早让你当了，我哪有出场的份？我又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以为你需要帮手才会站在车门外嘛！”看着他恶煞般的脸，意映觉得好委屈。她怎知他一人就能将那票人撂倒，而且连扫过的掌风也能伤人，好象电影里的古代大侠。“伤到了手，你怎么作画？”他找出医药用品为她消毒，有些自责地问。他以为自己早将气势练到可收可放的境地；万万没料到会波及到她。

“左手无所谓，我拿笔的是右手。”意映无所谓地耸耸肩。“你的功夫是去哪儿学来的？”今晚光看他大展身手她就好奇死了，难怪柔道黑带的她屡屡敌他不过。

“少林。”

“少林寺？那个观光胜地也教拳法？”除了日本，他还到大陆去当过和尚？

“你说的是南少林，我师承北少林，中国真正仍存有古老武艺的是北少林。”欧阳零边包扎她的伤口边说明，并指正大部分中国人错误的印象。

“你把他们的武艺学光了，所以人家才踢你出来？”看过了他的身手，意映笃定地认为如此。

“不，是他们求我走的，改安排我去日本——”他惋惜轻叹，没有学完全部的武学长老们就拜托他走人，一赶就将他赶至遥远的日本。

“不必告诉我原因，我完全明白他们的苦衷。”意映抬高手止住他继续说下去，这家伙一定是把少林寺搞得鸡飞狗跳，他们才会求他大爷走得愈远愈好。

“别动。”欧阳零心疼地拉下她的手继续包扎。

“对了，你刚才在他头上写了些什么？”由于站得太远，意映不知道他在那个胖子头上搞什么花样。

“少林寺的地址。”处理完她的伤口，他将药品收回医药箱里，坐在地板上看着她。

“为何要他们去？”他想提升仇家的功力，多培养几个对手才甘愿啊？

“进寺容易出寺难，多年来想出寺的人多不胜数，但能闯关成功的就没几个，我是希望他们去练好底子，闯出来后陪我玩久一点。”欧阳零拉掉束缚他一晚的领带，舒服地透着气。“闯什么？”意映不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。

“铜人阵。”说起这点，他脸上又有了笑容。

“你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吗？那只是传说而已。”她半信半疑地指正他。

“是真的，我闯过，还破了长老的纪录。我一过关后，长老们立刻欢天喜地的把我的行李一收，建议我去日本高野山。”他到现在还是怀疑当年长老们是否刻意放水，让他闯过好早早走人。

“然后高野山又求你离开他们？”一定是如此，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台湾让她捡回家。

“不，是我讨厌看日文经，所以才自动回来台湾的。”欧阳零皱着鼻头回答。

“高野山一定很感谢你的自动告别。”意映笑意盈满小脸，高野山若因他而倒了，日本将会因此少了一个名胜。

“你呢？你也想赶我走吗？”他突然认真的看着她的脸庞。

“时候未到。”被他眼中的专注看得无法躲藏，她只能低低吐出这几个字。

然而欧阳零仍是一脸真切的看她。

意映往身后的床上一躺，闭上眼回避他的注视，以欧阳零为题材的画她尚未画卷、画完，加上近日来对他产生的情愫，在习惯了他的存在后，她反而很少想起这一点了，若不是他提起，她还忘了初识时的约定，现在想起他终究有一天会离开她，心中蓦地有种舍不得的难过。

“睡过去一点。”不知何时，欧阳零已脱下衬衫，光着上身爬至她的床上。

“你的房间在隔壁。”意映转头向他下逐客令。她又没邀请他与她分享同一张床。

“你说过不赶我的。”欧阳零话一丢，自动自发地找好位置躺下。

“我说的不是床。”意映瞪着身旁中文不及格的土匪。“我只想睡在你身旁，没别的企图。”他状似安然地占据床的另一半。

“才怪！”意映以没有受伤的右手推着他，这个好色的前科犯所说的话哪能信？

“你希望我有企图的话我也可以成全你，现在躺好，我说不走就是不走。”欧阳零像座推不动的大山，不将意映的推踢当一回事。

“你不走我走。”顶多是把床让给他，她换个地方睡而已。

“哪儿也别想去，你只能躺在我身边，别逼我动用武力制伏你。”他按下她欲动的身子，快速地覆至她身上，语意甚坚地说。

“我没有和男人同睡的习惯。”一碰到他温热的身子，意映便觉得自己像摊软泥。

“很好，你不会有和其它男人同睡的习惯，但你必须习惯我的存在。”欧阳零的长发奇异地遮住其它的景物，让她只能看见他坚毅的脸。

“我不能是你的。”她避无可避地回答，即使她也想，但身不由己，她不能妄想。

“我的一举一动皆是为了你，即使我为你做再多的事，你还是无动于衷？”抚着她光滑的脸颊，欧阳零心灰意冷地问。

“我是个女人，就算你要长驱直入，也得让我看见你的赠礼方能开门。”意映见着他眼底深深的失落，不舍之余，想也没想就抬起手轻抚他的眼睑，在看见欧阳零眼中迸射出惊喜的光芒后，她又慌忙地想将手撤回，而欧阳零则紧紧地握牢她的手腕，不让她避开。

“君子一言，上次我在你的心上留下了个印子，今日我也将自己唯一的心送予你，给了你之后我就只属于你，如何？”他翻开她的手，将唇印在她的手心上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意映忘了该抽手离开他会烫人的唇，不能相信自己亲耳所听见的。

“我希望你能收留这样东西。”欧阳零改将她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。

“睡觉前别说这些，我会失眠。”突然对她说这些，太刺激了，意映觉得心底被填得满满的，不知该怎么去接纳他主动给的一颗心。“我的安眠吻可以帮助你入睡。”看出了她的忐忑，他给她一个温柔的吻。

“你不走？”意映稍稍推开他的胸膛，脸红心跳地问。

“绝——不。”欧阳零亮出了邪恶的招牌笑容，郑重地答道。

“好，你不走也可以，咱们楚河汉界分清楚，你睡你的、我睡我的，谁也不许越界，而且只有今晚。”睡就睡谁怕谁？意映抽掉他的枕头放在两人的中间，当作是疆界。

“我保证会当个现代梁山伯，至于你，祝英台，你也别过来偷袭我。”欧阳零执起她受伤的左手吻了吻，拉开被子挑逗地说。

“谁会过去？”意映绯红了脸抽回手，背过他负气地拉被盖好，不理睬他素来的挑逗言词，即使他再美、再俊，她对于自己的定力还有那么一点点信心。

睡前意映是这么想的没错，而累了一天的欧阳零也真的是想乖乖当个梁山伯……只是天亮后，当收假返家的碧玉进房想叫她起床时，所看到的情景却不能尽如他们俩的意。

做为分隔的枕头早已被他们踢至床下，意映枕在欧阳零的臂弯里，贴着他的身躯安睡着，欧阳零下巴搁在她的头顶，双手拥紧她，双腿与她的交缠着，长发像张密实的黑网，绵绵密密地覆盖了他们俩。

这次碧玉没有再度晕倒在房门前，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俩的睡姿，又轻手轻脚地将门阖上，决定不打扰他们，微笑地哼着歌，下楼去张罗早点。

阳光透过白色窗帘，映照出床上那对亲密相拥的男女，此情此景就像一幅美丽图画，尤其男女主角的脸庞还带着一份满足的笑容。

“小姐。”碧玉鼓足了勇气轻敲意映的房门。

“她死了。”意映火爆地在房内嚷着，她最恨作画时有人打扰她。

“小姐，你能复活几分钟吗？”碧玉无奈地请求，她也很不愿意挑在这时候来捋虎须。“不能。”意映凝聚所有的精神就是为了画欧阳零这幅美艳的睡姿，眼看就快大功告成了，她舍不得离开画布里的欧阳零。

“小姐，你有很重要的客人来访，非出来不可。”碧玉深吸一口气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再度敲门。

“我们牌上写的是什麼？”杀人般的语气从房内传出。

“闭关中，不见客。”碧玉轻声念道。来这当差又不是一两天的事，她当然知道这项禁忌。

“识字就快滚。”冷箭从房内射出，意映不留情地吼道。

“林家的烈士前来报到了，他可是你画展的赞助者兼未婚夫，事关你和老爷、夫人的钱途，我有义务请你下楼接客。”碧玉不屈不挠，再次恭请她出关，并且报知她来者何人。

“爹地派你来当间谍的？”意映怒火攻心，她见不见客还有人监视她？

“不，是我自愿的。根据骨牌效应的理论，你们若没钱办展览就卖不出作品，接着就会没钱买米，再下来我就会因为你们资金短缺而被扫地出门，没钱又没工作，我宁愿在落得那个下场前当敌方派来的间谍。”碧玉数算着沉家的经济状况，忠心和私心交杂地评论着。

“叫他把钱留下就可以滚了，他要娶我等日子订好再来。”意映仍是坚守“四行仓库”拒不出关，比起楼下的凯子，她的画重要多了。

“他今天来就是要找你谈你们的婚期。”传声筒碧玉站在门外告知她这项不幸的消息。

“他要娶我了？”房门立即开启，意映脸色惊惶地问。

“对，他已经活得不耐烦了。”碧玉摇摇头，那个敢娶她家小姐的烈士还真的是勇气可嘉，柔道黑带的老婆耶，啧啧，真是不怕死。

“我还不想嫁，我要再把婚期拖个三、五年，叫他去跟我爹地商量。”她眼底闪过点点灰黯，说完又将门关上。

“老爷同意了。”碧玉赶在她关上门前一脚卡住门扇，急急地说。

“什么？！”意映放开门把不敢相信地喊，她老爹居然答应了那个土财主？

“老爷看在钱的份上决定按照林家的要求将你卖了。”碧玉很同情地看着她。

“钱奴！”意映气恼地猛跺脚。

“小姐，你就下楼会一会他吧，真还是看他不顺眼，大不了再把他摔出门就是了。”碧玉劝哄道，反正那个林少爷弱不禁风，除了有钱之外，没一样比得过像男人的意映，她家小姐决计是不会吃亏的。

“烦。”意映抿紧了小嘴，恼火地扯下身上画图用的围裙交给碧玉，踏出房门下楼见她的未婚夫。

“意映唧唧！”

意映才走至一楼，一大束浓艳且香气骇人的大红玫瑰便拥至她的面前。喜闻花朵淡雅香味的意映强忍着快熏死人的花香，以及令她头皮发麻的称呼，勉强站定不出手摔人。

“改口，我的名字没那么长。”她格开令自己反胃的花束，对着花朵后头的未婚夫抗议道。

“都快成为夫妻了，这样叫才能显出我们的亲密程度，你说对不对呀，卿卿？”林觉民把花交给一旁不停翻白眼的碧玉，亲热地拉着意映的手。

“在还没盖印章之前我们就不是，离我远一点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？”意映甩开他的手，信步走至窗边，打开窗子让凉风吹散一屋子的浓郁花香。

“我爹地和岳父决定让我们提早成亲，我特地来通知你这项天大的好消息，我想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。”林觉民来到她面前沾沾自喜地说，巴不得能赶快娶她回家。

“提早？提多早？”意映心浮气躁地问，想到要与一个毫无感情又不属她偏爱类型的男人结婚，她便皱紧了两道柳眉，脸色黯然。“婚礼订在你画展的前一天，黄历上这是个结婚的大好日子，而且结完婚就是你的画展，你也很希望我们这么做吧？”林觉民靠在她的身旁一相情愿地陶醉着，爱慕地看着她令人狂恋的面容。

“这么快？我爹地又收了令尊多少钱？”意映没想到会提前这么多，也许她父母又不敌林家的银弹攻势，才会不征得她的同意就私下定案。

“一家人何必说得那么生疏？赞助林家未来的儿媳妇开画展，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那种小钱不必分什么你我。”难得能靠她这么近，林觉民情不自禁地想拥住她，却被她快速的躲过。

“想早点把我买回家，所以你们才这么做？”虽然很久以前她就已经认命了，但她仍是不想就这样被卖去林家。

“你那美丽的小嘴怎能说出这种令人心碎的话？我们之间哪有什么买卖？我们是情投意合、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他情圣状地牵起意映的手轻吻，肉麻地表白。

“呕！”旁听的碧玉一手按嘴一手抚胃，终于忍不住发出了这个声音。

“碧玉，想吐就到外头吐个痛快，顺道把那些花拿去老地方插。”意映好心肠地建议道，都是这个林觉民，每次他一来，她家的胃药就需要再补货。

“多谢小姐恩泽。”碧玉捂着嘴，抱着大花束匆匆往桶子里一放，赶紧跑到后头吐出林家少爷所引起的酸水。

“不愧是艺术家，连花瓶都跟寻常人家不一样。”林觉民抚掌大声地赞叹插着他所买花束的桶子。

“那是圾垃桶。”意映冷声解释，花瓶和圾垃桶都分不清，这个少爷阿谀得实在太假了。

“不管它是什么，只要是摆在你屋子里的东西都像你一般精致。”林觉民就爱她这种清冷的调子，不以为杵地眨着重度近视眼朝她放电。

“我爹地还欠了你们多少钱？”看着他夸张的表情，她以为他两眼抽筋了。“什么欠不欠，谈钱多伤感情，时间宝贵，我们来谈爱如何？”他两手大开想朝她抱去，被意映闪开，碰了一鼻子的灰。

“到底是多少？”

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告诉你也无妨，只是欠了七、八百万罢了，小款子，你不用在意。”林觉民不死心地缠在她身旁，开始对她毛手毛脚。

结束一天化缘的欧阳零才回到家门口，就看到碧玉蹲在家门外频频干呕。

“小管家婆，你吃坏肚子了？”欧阳零知道这女人视他如妖孽，怕他怕

得紧，于是站在远处关怀地问。

“没办法，屋子里的东西太肉麻了，不吐一吐我不爽快。”碧玉拍拍肚子，拭着嘴角回道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盯着车库前的豪华跑车，他若有所思地问。

“小姐的未婚夫。”吐去了一肚子不快，碧玉觉得舒服了点后站直了身子对他说。

“她有未婚夫？”欧阳零的音量随即扬升八度，浓厚的妒意翻涌而上，在他体内四散游走。

“可不是，正在里头缠着小姐。”碧玉指了指屋内，嫌恶地吐吐舌。

欧阳零双眼如炬地望着屋内，大步地向前行。

“喂，你想干嘛？”碧玉退离他三公尺之远，扬手挡住欲进屋的欧阳零。

“我进自己的家门有什么不对？”按捺下狂烧的妒火，他语调冷漠地问。

“我看不只这样吧？你想横刀夺爱？”曾看过他和小姐相拥而眠的镜头后，碧玉了然于心地看着他阴恻恻的脸。

“我有这么说吗？”欧阳零今天才晓得这个管家婆所管的事可不是普通的多，而知道的事也不是普通的少。“瞧你满脸的酸味，一闻就知道啦。”碧玉数落着，她再看不出来，这个管家职位也就甭混了。

“明眼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我是要抢，但我更想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男人敢沾惹我的女人。”他将手上的法器放置在长廊上，搓按着拳头蓄势待发。

“那家伙的确是配不上小姐，但我也赞成你去阻挠林家少爷，你这么做小姐会不高兴的。”碧玉拦着他，依然坚守自己的责任和身分，在同情小姐之余，她也必须考虑到老爷和夫人的生计问题。

“她的心情是一回事，但我现在的心情又是一回事。”欧阳零哪管那么多？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在他心底挥之不去，多年来不曾产生的愤怒堆满了他的脑海，逼他不得不寻找出口发泄。

“对不住，为了沉家着想，我不能让你进去搅局。”碧玉退至门口挡住他，表明了不让他入内的决心。

“让路。”欧阳零故意靠近她，让她看清他脸上的冷冽表情。

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，我身上有金刚经。”碧玉怕极了他这个妖不妖、邪不邪的怪胎，忙不迭地掏出衣裙里的金刚经架在她的面前，抵挡着欧阳零。

“那只对死人管用。”他一手挥去她手里的书本；没想到这女人竟怕他怕到这个程度。

“我……我会……降龙十八掌。”碧玉穷极慌乱地挥动手脚，希望藉此吓退他。

欧阳零更加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，嗤鼻冷笑着，“你不是丐帮，你是管家派。”

“我会北冥神功……还会……还会九阳神功，你不要过来。”她胡乱地比画一通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小管家婆，北冥神功出自天龙八部是段誉所学，九阳神功出自倚天屠龙记是张无忌所学，不同的功夫和人物你不要乱凑。”欧阳零不悦地订正她的话，对她积极的阻拦态度极感不耐。“这样啊？弄错了？”她搔着头迷惘地想。

“朝代不对，书本也不对，你的金庸没有读好，去重修一遍。”欧阳零推开她，趁她还在思考时转开门把就要进去。

“好……哎呀，你不要误导我，不管我说得对不对，反正我不能让你进去就是了。”及时回神的碧玉连忙拍开他的手堵在门前，想起了阻挡他的大事。

“不让？”他最后一次问她。

“不让。”碧玉大大地点了个头，昭示她的决心。

“好，再不让我就凑合着吸干你的血，行采阴补阳之术。”他凑在她耳边磨着牙恐吓道。

“我让，你不要靠近我！”碧玉吓得速速弃守，逃至长廊一角兀自颤抖不已。

吓退了小管家婆，欧阳零不客气地开门入内，恰好撞见林觉民正对意映上下其手，于是真气一提，三两步便跃至林觉民的身后，捉住他的衣领朝旁一扔，眼带寒意地瞪向意映。

“这家伙以为他在做什么？”醋意直冲脑门，欧阳零妒火狂烧。她就这样站着让人随便动手，她的防身术都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用在这家伙的身上？

“意映卿卿，他是谁？”被欧阳零这一扔，摔得眼冒金星的林觉民扶着桌角，吃力地站起身，想问清楚到底是谁偷袭他。

“他叫你什么？”听到这等亲热的称谓，欧阳零拉长了脸。

“你没长耳朵吗？”意映垂着头不看他。

“意映卿卿，听起来很耳熟，如果再加上‘如晤’两字，就成了意映卿卿如晤……”

欧阳零抚着下巴推敲，眯着眼低视矮他一截的情敌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都是这样写信给她的？”林觉民张大了眼睛问道。

“这家伙该不会是写‘与妻诀别书’的那个烈士吧？”欧阳零转过头不满地质问意映。“金田一先生，既然你很会推理，那么你也该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？”她知道欧阳零突如狂风的怒气所为何来，也料到他会如此，于是撇过头把问题丢给他自己去想。

“林觉民？”他很有把握地问向情敌。

“有！”林觉民崇拜地应声喊道，好厉害，用猜的就知道他的名字。

欧阳零扳过意映的脸，“这种名字、这种料子，你想当寡妇吗？”

“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意映困难地硬下心肠来，她叹口气，拨开了他的手。

“你不能，我能。”欧阳零沉声喝道，不了解她所说的不能是指什么，只知道她将快要不属于他了。

“意映卿卿，这粗野的男人是哪儿来的？”自觉被冷落的林觉民又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立场。

“路上捡的，他目前是我家的食客。”意映没闪避欧阳零狂暴的眼眸，目不斜视的回答他。

“还有呢？”欧阳零紧握住她的手腕咬牙切齿地问。

“你还想要什么？”她忿忿地甩开他的手，只会问她而自己什么也不说，别人就要将她娶走了，他连一句话也不肯告诉她和林觉民，以表明自己的心迹。

“我说过我会捏死你。”她竟结交这种不入流的货色来羞辱他？

“我会感谢你让我得到解脱。”听到他的答案令意映深感失望，她带着惨



淡的笑看着他的眼神。

“这就是你的眼光？”欧阳零语带杀意地问她。

“至少他有钱。”意映尖锐地应着，心底囤积多年的怨气排山倒海而来，而他只想强取不肯表明立场的态度更是使她光火。

“意映卿卿——”“闭嘴！”欧阳零和意映齐声吼道，吓得林觉民又缩成一团。

“林觉民，消息传到了，你也可以走了，大门在那边。”她指着大门的方向对林觉民说。

“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”他两眼闪着金光，兴奋异常。

看了欧阳零一眼后，她闭上眼赌气地开口，“我爹地说了就算，我会如期嫁给你，不送。”

“好……那我先走了。”林觉民欢天喜地地再度站起，飘飘欲仙地望着意映，却在接触到欧阳零冷冽的眼神时，抖了抖身子识相地走人。

“你要嫁他？”欧阳零在林觉民走后怒气直冲九霄地问。

意映力持镇静，不答话地举步上楼。

“站住，回答我的话。”他盛怒地喊住她的脚步。

“是又如何？想捏死我吗？过来一把捏死我呀！”意映猛然旋过身子，语带愤懑地扬声挑衅。

“你……”欧阳零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她的面前，握住了她纤细的颈项低吼。

意映也不闪避，任他在她的颈上施加压力，两眼不屈地直视他黝黑的眼瞳。

她真的想死？欧阳零缓缓地撤开自己的手，不语地瞪着她颈上自己所留下的鲜明指印。

意映对他彻底地感到失望，喘了口气转身想离开，然而欧阳零迅速挪转过她的身子，炽热的唇随即覆上她的。

意映在自己未被她吻得不能自拔前奋力别开脸，气喘吁吁地推开他，往身后的台阶跨上一步，冷眼看着因愤怒而红潮满脸的欧阳零。

“你不是我的未婚夫，别再那样吻我，你没那个资格。”

## 第六章

自从那一天起，意映没再踏出房门半步，全心闭关作画。

除了碧玉送餐饭之时，那个充满百合花香的房间再没为任何人开启。

欧阳零很想念那股淡淡甜甜的花香，更想念花的主人——那朵绽放在他心头、令他刺痛的野百合。

他沉思了数日后，承认自己对意映的爱意远超出自己的想象，而且早已不是他所能控制。不如从何时起，那株野百合已然深植他的心中，拔不尽、除不去。之前他对女人还避之唯恐不及，现在他眼底、心里却盛满意映的一颦一笑，满满的相思和寂寞、绝望的空虚感使他更想要拥有她。

痛定思痛，欧阳零整理好紊乱的心情重新出发，若不能摘花去根将她赶出心底，他只好做个采花贼，强行夺取他人之花。

应敌之道不能力取，智取才是上策，直接去挑了意映的软脚未婚夫，还不如先探听清楚意映非嫁他不可的理由，如此他才能决定该采取什么对策，力保那个快不属于自己的女人。

有了目标之后，欧阳零开始思索该先朝谁下手。

第一个糟殃的人便是碧玉。

他采取一对一紧迫盯人的方式，在碧玉上班时如影随形地跟着她。

碧玉洗衣时他就帮忙洗衣、打扫时他就帮忙打扫、煮饭时他也站在一旁陪伴，碧玉闲暇时他就坐在她的身边，一语不发地盯着她，到了碧玉下班时欧阳零还亲自送她回家。

他总是不对碧玉开口说半句话，除了微笑还是微笑，也不给她任何理由，只是一直跟在她的身后，搞得原就患有妖孽恐惧症的碧玉神经紧绷、努力烧香拜佛，却还是驱赶不了那尊像背后灵的欧阳零。

在欧阳零的骚扰下，碧玉的定力只维持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清晨，她又看到欧阳零笑呵呵地站在家门口等她，她终于不支地向他的毅力投降，这个妖孽再陪她玩下去，她可能就得到经神病院报到了。

“你……你每天这样跟着我到底有什么企图？”碧玉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胆战心惊地问。

“联络感情。”欧阳零笑笑地看着她，又如前三天一样，举步来到她的面前。

“求求你别再跟着我了，你想要什么或想知道什么我全都答应，拜托你有话就直接告诉我好不好？”她哭丧着脸，话里充满恳求的语气。

“我是有一些小疑问。”他拨着长发，笑意浅浅。

“能为你解惑是我的荣幸，万死不辞、万死不辞，求求你快问吧！”碧玉如获大赦地聆听他的话，拚命点头求他开口。

“意映近来好吗？”他语气闲淡地问。

“小姐在作画时都是一副火爆样，她很好、很好，跟平常一样。”碧玉这才知道他数日来缠着她是为了谁，于是赶紧向他报讯。

“她的画完成了吗？”一旦意映的画作全部完成，也代表他将被逐出家门，他得先弄清楚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克敌。

“还没，可能还要再关个十来天才会出关。”碧玉摇摇头，以意映夜以继日的画法，可能是想赶在结婚前将画全部完成，才会如此拚命。

“那个革命烈士的后人是谁？”知道意映的近况后，欧阳零不再顾左右而言他，直接插入主题。

“烈士的后人？你说林觉民呀？”碧玉有默契地问。

“对，就是那个令你呕吐的肉脚。”由她那天呕吐的情形看来，欧阳零知道她对那个林觉民也没什么好感。

“他是小姐的未婚夫，很久以前他们就订婚了。”碧玉撇着嘴角，不情愿地对他说明。“意映怎么会看上他？”他没忘记意映对她未婚夫冷淡的态度，所以他不相信意映会对那家伙有好感。

“小姐才没看上他呢！”碧玉自鼻端哼着气，不屑地回答。

“他不爱他？”欧阳零日头一扬，眼中又恢复了光彩。

“不爱。”她答得极快，连她都看不上眼了，何况是小姐？她的艺术家小姐眼光可是很高的。

“那么他们为何要订婚，现在甚至都要结婚了？”他没被兴奋冲昏了头，

再接再厉地挖内幕消息。

“交易嘛！”碧玉叹了口气，走进客厅开始她例行性的打扫工作。

“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？”欧阳零紧跟着她，屏气凝神地听下去。

“就是商界和艺术界相互合作嘛，这很常见。”碧玉不想说太多，四两拨千金地草草带过。

“什么交易？哪一种合作？小管家婆，你最好说清楚些。”不满于她打发似地回答，他拉住她手上抹布的另一端，笑得很邪地威胁。

“我说、我说……你不要靠太近。”碧玉咽咽口水，胆小地退后觑望着欧阳零特有的诡谲模样。

“他们怎么个合作法？”欧阳零和蔼可亲地对她微笑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得问个水落石出。

“就是一个给钱、一个卖人，一个得到名声和人、一个成名嘍，双方互助各蒙其利。

这个林觉民是拥有数家大医院的林老前辈的独生子，林家在医界也算满有分量的，所以他们一开口提亲，老爷就答应了。”碧玉垂头丧气，小声地吐出艺术界不为人知的黑暗面。

“于是意映就找上他当出钱的凯子？”欧阳零顺着她的话推测道，话里充满了不屑的意味。“喂，说话客气点，我家小姐看人的眼光有那么差吗？”碧玉打抱不平地吼，由于护主心切，全然忘了她会怕欧阳零的这一点。

“就在我看来是很差没错。”欧阳零嘲弄道。林觉民？光临名字就知道一定是个短命鬼。

“眼光差的是老爷、夫人，那个林觉民是老爷他们找来的，这不关小姐的事。”她忿忿不平地指控道。

“但要嫁人的是她，不是你家老爷。”欧阳零凉凉地看着她气鼓鼓的圆脸。

“他们只有小姐这么一个独生女，小姐不嫁，难不成你要夫人嫁吗？”

“叫你老爷自己嫁过去，他女儿我要了。”欧阳零独霸的下命令，要接收意映的人只能是他，其余的人免谈。

“你是真的迷上我家小姐了？”碧玉小小声地问，有些明白欧阳零对意映的独占欲大到什么程度了。

欧阳零扯扯嘴角，“少在我面前装傻，你是个明眼人，你知道我对她不只是迷恋而已。”这小管家婆看似糊涂其实精明得很，以他识人无数的眼光，还不至于会被她的外表给唬了。

“我劝你还是死心吧，你出现得太晚，而林觉民又出现得太早，比来看去，你抢不过他的。”多年来的伪装居然逃不过他的法眼，碧玉这才晓得这个零不简单，但她还是一本初衷地对他提出谏言。

“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”欧阳零倚在桌边问她。论人品、论相貌，那个林觉民在他面前算哪根葱？

“很简单，钱，你就败在自己是个穷和尚。”

“我不穷。”他淡然地应道。

“但你也不富裕。”碧玉指着他所穿的袈裟，酸溜溜地回答。

“富裕与否和我败不败有何干系？”虽然很讨厌提及有关钱的话题，但为了意映，他还是抑下心底的厌恶感，捺着性子陪碧玉兜圈子。

“艺术界是很现实的，要推出新作品不只本身得有名气，背后财团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环结，没有充足的金钱奥援，那些艺术家怎么能生存？”碧

玉头头是道地指出他失败的原因。

“为了求生存，意映竟自愿牺牲幸福嫁给那个蠢烈士？”虽然已经大致了解沉家的情况，但他还是不能接受意映为艺术牺牲的这件事。

“你忘了老爷和夫人也是艺术家吗？他们虽有名气，但实质上肯出手赞助的人少之又少，而小姐个性虽怪，但本质孝顺，她不会置老爷、夫人于不顾的。”碧玉很心疼又很无奈地说出沉家的痛处。

“让你家小姐这般牺牲，你不反对、不气恼吗？”欧阳零脑筋转了转，决定鼓动这个管家婆。

“当然反对，林觉民那个蠢烈士怎么配得上我家小姐？”碧玉果然与他一个鼻孔出气。

“那就别让她嫁。”他积极地拉拢碧玉。

“你说得真简单，他们故意把婚礼订在小姐画展的前一天，就是要确保能得到她，避免小姐反悔，才会这么小人。”碧玉白了他一眼，如果真能说“不嫁就不嫁”，那小姐还有什么好烦恼的？

“世上有钱的不只林觉民一个，她大可以改找其它不打她主意的财主。”欧阳零知道她不容易收服，但世上有钱的人多得是，必要时他还可以牺牲点毛遂自荐。

“没用的啦，我们早试过了。”碧玉挥挥手，很快地否决他的提议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每次小姐带着作品去找赞助者，哪个人不是见到了她就猛流口水想打她的主意？”

尤其在他们发现小姐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后，他们的条件一个开得比一个多，没结婚的就想娶她回家，有老婆的就想金屋藏娇，男人都是一样的，见到新鲜的就想尝，所以我说小姐长得太美才会有这种困扰。”碧玉很有经验的分析一切，所有看到小姐长相而能不被迷倒的赞助者至今尚未出现，这世上哪有纯粹只想帮她家小姐的人？“林觉民也是想尝鲜的一员，怎么她就挑他当入幕之宾呢？”听完她的分析，欧阳零的心头更是酸碱不平衡了。

“因为他比较没有危险性。”碧玉也很庆幸这点，倘若林觉民想硬吃柔道黑带的小姐，恐怕还得先去练个十年八载的功夫。

“没有危险性？我见到他的那天他就正在吃意映的豆腐，怎能算是没有危险性？”

他体内的炸药开始爆炸，声音也高亢起来。

“他没要求先上车后补票就很好了，其它人还想先验货哩！”碧玉不以为然地努努嘴。

“验货？意映吃过几次亏？”欧阳零眼神似淬毒的箭，怒极攻心地朝她发射。

“喂，你别吓人好不好？小姐可是柔道黑带的高手，她不曾少块肉或是吃过亏啦，想碰她哪有这么容易？”碧玉颤声应道。以欧阳零这种吃味劲，在林觉民还没被他万箭穿心前，她这个报马仔就被毒死了。

“至少林觉民就得手过，他在我的眼前碰她。”想到林觉民放肆的那一幕，他胸中的妒意就像江水泛滥，从头到脚淹没了他。

“那是因为小姐厌了、倦了，反正都敲定林觉民是未婚夫了，迟早都会是他的人，她说她会渐渐习惯的。”碧玉好心地替意映澄清，不料却发现欧阳零的脸色愈变愈酷寒。

欧阳零硬是挤出冷冰冰的笑容，“她该习惯的人不是他。”

“不是林觉民难不成是你？”碧玉搓搓手臂，觉得室内的气温开始疾速下降，尤其欧阳零几乎快结冰变成冷冻人了。

“对。”欧阳零气盖山河的回答。

碧玉叹口气柔声劝导，“我不是叫你死心吗？没钱还妄想轧一脚竞标？收收心去做你的和尚吧，何况天底下跟你一样美得过火的女人多得是，如果有天你不想当和尚了，除了小姐以外的女人你都可以找，就是不要死死的认定小姐，快快把小姐忘了吧！”显然这家伙又是一颗顽石，而小锅子硬是要配个大盖子，不搭就是不搭，再强求也是惘然“钱对她真的这么重要？”欧阳零全身神经紧绷，阴阴的问。

“不只是她，对所有的贫穷艺术家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”碧玉说得理所当然，以为他是在佛寺里待久了才会对钱没概念。

“对我来说就不是。”他别过头猛力一甩，既而低首用力按着桌角，心底不断地交战着。

看他这副丧气的模样，碧玉是很想安慰他，但又不能忘本地投向他这一方。“你是出家人嘛，环境不同当然觉得钱不重要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庙里忘了这里的红颜吧！”

“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为了她，我可以对金钱重新评价，因此她绝不会是林觉民的人。”欧阳零的心理交战很快就有了结论，他扬首时又换了一副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脸孔，自信满满的说。

“不是我爱泼你冷水，你的观点和你的口袋是两回事，想要得到小姐，你可能要等下辈子。”碧玉揉着眼看他变化极快的表情，愈发觉得他的心理难以捉摸。

“意映有捡东西回家的习性是不？”欧阳零又变回以往的怪模怪样，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不是早知道了吗？不过小姐捡东西前还会挑一下，喜欢的、中意的才带回来。”

碧玉本来还想多同情他一下，但看到他由凡人又成了妖魅的眼神，同情心马上蒸发殆尽，实在是因为他的沮丧期太短，而振作期又来得太快了。

欧阳零轻佻地靠近她，“是吗？那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有被人捡的习性？”

“啊？”碧玉退了一步又一步，瞪大眼睛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听你这么说我才知道她和我同一种类的人。”欧阳零如大猫捉到小耗子似的将她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细细品味她的恐惧感。

“哪一种人？”碧玉想了老半天，只认为他跟意映的相同处仅止于外貌和古怪的个性。“我也喜欢被人捡，也很挑拾主。”他弹弹她的脑袋，开诚布公地剖白。

“你挑拾主？”听到他这句话，她完全忘了该有的恐惧。

欧阳零大嘴一咧，笑得像混世魔王，“告诉你，我最喜欢被穷人捡。”

嘿嘿，既然爱人是穷人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欧阳零快活地想。他那些缠身的憎恶品可有了地方倾倒，以后再也不必为了处理金钱而伤神四处躲避，而且还可以光明正大地转嫁。

多亏林觉民的出现，他终于找到一个一本万利的销金窟。

“碧玉，把东西搁着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

意映正为了眼前的这幅画忙得不可开交之际，忽然听见细微的声响，以为是碧玉送饭进来，忙里分心的吩咐道。

“碧玉？”没人回答她，于是意映停下画笔，转身探个究竟。

意映一回头，就看见欧阳零端着盘子，站在落地窗后，修长的黑色身影半罩在白色的窗帘中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她记得自己确实将门窗锁得紧牢，碧玉也不可能将房间的钥匙交给他。

“有缝就行。”欧阳零自帘后走了出来，将托盘放在小桌上，笑笑地打量她。

“少林寺教了你特异功能，还是高野山教你当壁虎？”她放下手中的画笔，双手抱胸地观察他的神情。

数日不见，他似乎变了，林觉民出现当天的火爆气息消失无踪，又恢复以往狂邪不羁的潇洒状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“都有。”欧阳零拉了张椅子坐在她面前，就着屋里明亮的灯光细看她的容颜。

“我要赶画没空陪你废话，出去。”意映拾起笔不搭理他，不想让他又把自己弄得心神不宁。

欧阳零在一瞬间抢过她的笔搁在一旁，乾坤大挪移地将她搬至自己的双腿上，厚实的手掌轻抚过她的脸庞，“你瘦了。”

对于他迅捷的举动，意映只怔忡了一下下便回神，眼神淡漠地盯着他的怪样，“从哪里进来的就从哪里出去，我的私事不用你费心。”

“没有我，你怎么作画？”欧阳零轻触着她干燥的唇瓣，扶着她的后脑，低下头徐缓地以唇浸润。

意映无力推开他，抿紧唇瓣不语，不懂他的吻味道怎么变了？不如以往的狂猛暴烈，今晚的他温存得令她心旌动荡，不知所措，她觉得好陌生又好心惊。

意映吐出长长的一口气，聚拢涣散的心神回道：“职业机密，没模特儿我也能照画不误。”

“画我的同时，你心里是否也必须想着我才能绘出你想要的东西？”他伸出手抬起她小巧的下巴，以柔情似水的眼神锁住她。

“是又如何？”意映知晓也见识过他的武力，挫败地任他拥着，尤其他又用这种温柔的姿态面对她，使她怎么也硬不起心肠。

“不如何，只代表你不分日夜地想着我、念着我。”他轻轻抚过她的眉、她的眼，低低地笑道。

“意图不同，你少自鸣得意。”意映反驳道。日夜不分地想着他纯粹是为了作画，若没凭借着对他的记忆她怎么能画出来？她又不是印象派的一员。

“意图？除了画我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其它意图？”欧阳零将脸压近她，浪荡地在她耳边呵着气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意映早已习惯他的举动，泰然地依偎在他怀里。

欧阳零拉着她的手按向她的心房，“我是说，我住在你这里已有许多时日了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她没驳斥他的话反而抬起眼看他，想听听他的高见。“画了一屋子的我，你相思的对象难道不是我？”他随手指着放置在屋内的画作，幅幅画里的人儿都是他，每画一幅，不知她已将他想过多少回。

“那不是相思，那是作品。”意映好笑地回答，他以为她想着他就代表相思？

“不，那是在你心底的样子。”欧阳零欣赏着她绝丽的笑容，睿智地说。

“那只是画。”意映深深地缩紧了眉头，这才知道他观人之术的高超，但并不愿意亲口承认。

欧阳零抱着她转向她正在画的图，与她一同感受画里的意境。“画我的人必须看着我，而常人不会以这种眼光看我，更别说画里含情带意的意境了。”

“我没掺杂那些颜色。”她眨动水亮的大眼，看了许久倒看不出她的画里居然有他说的那些东西，她曾把她所有的情意都画进去了吗？

“你爱过人吗？”欧阳零垂首倚在她的耳边问。

“没有。”回想起林觉民在场的那日他不肯表明心迹的行为，意映赌气地诤骗道。

“这就莫怪你画作的意境会这么寂寞了，因为你很寂寞。”欧阳零看着她，直勾勾地点明她作画时的心境。

“你是进来讨论我的情感问题还是来看画的？如果都是那就滚，我寂不寂寞我自己明白。”意映十分讨厌听他说这种话的感觉，在他面前，她就像是显微镜下的草履虫，被人观察得一清二楚，远胜过她对自己的了解，甚至知道她心底藏了头叫寂寞的怪兽，而她却对他的心无所知悉。

“那可不行，如果连你都寂寞的话，我们就更该好好解决这项问题了。”欧阳零收紧手臂，以脸贴着她的脸，笑嘻嘻的说。

意映忙转过头正眼看着他，“什么叫连你都寂寞？”

“因为没有你，我的日子非常无趣寂寥，而现在的你看起来又像一只没有主人的弃猫，身为你的所有物，我必须中和你我的情绪，让彼此都好过些。”他轻吻了她一下而后离开她的唇嘴角，嘴角勾着隐隐的笑意。“你是我的所有物？”意映还不知道自己有了个专属的男人。

“我是你捡回来的不是吗？当然是属于你的。”

“多谢你的以身相许，但时效过了我便拒收，你的利用价值只限于供我作画而已，要不要你完全是两码子事。”她晃着头使自己清醒些，不能再让他的魔眼迷惑了，碧玉说得对，他的眼会吃人，今天她才真切地体验到这点。

“无妨，这些时间使绰绰有余。”欧阳零似笑非笑地环着她的腰，欢喜地亲吻她的发际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又来了，净说些古里古怪的话，他的母语是由甲骨文演化而来的吗？

欧阳零直勾勾地看了她半天，而后只手放开她，把一旁的小桌子拉了过来，揭开盘上小圆盅的盖子，使食物的香味飘散出来。“没，趁热吃点东西，吃完后再乖乖睡一觉，我不喜欢你脸上有黑眼圈的憔悴样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一定得听你的话？”意映倔着脾气。这家伙总是把话讲得不清楚，最近甚至学会了她的命令式口吻，她真弄不懂这个男人。

他舀了一碗鸡汤送至她面前，“来，这是碧玉炖了个把钟头的鸡汤，别糟蹋了她的苦心。”

“你还没回答我——”意映话才说了一半，他便趁势将鸡汤送进她的口里。

意映被突然送入口的汤汁烫得频频伸舌吐气，苦着一张小脸瞪他。

“太烫了吗？”欧阳零低头吻了吻她被烫红的唇瓣，“我吹凉了后你再喝。”

“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看着他辛勤吹凉汤匙里汤汁的动作，她益发感到不对劲，于是抬手制止他。

“腰围瘦了，你要好好补补，来，再喝一口。”欧阳零用附在她腰上的大手探测一番后，柔声地哄着她多喝些滋补身体。“你费尽心思爬进我的房里来就是为了喂我吃东西？”难得他会有如此举动，意映心软地喝下后，拉住他的手不死心地追问。

“非也，你若不吃壮些我怎么有胃口吞你下肚？我是期望你能美味些我才好消化。”他端着不正经的笑容回道，举起汤匙又要喂她。

意映不合作地转过头，“我有未婚夫了。”

“名义上。”欧阳零处变不惊地更正。

“不想表明你的立场就别想当入侵者，你不是我的什么人。”意映点破他俩之间所存在的隔阂，认真的看着他的眼。

“入侵者？”欧阳零讥笑道，“先来后到是他家的事，他不过是空有未婚夫名号的人物罢了，你虽没口头承诺我是你的谁，但你的心中没有他只有我，我既没入侵也没破坏什么，况且他也对我构不成威胁。”既然她也明白他俩之间那种暧昧的感情，那他便不拐弯抹角了。

“威胁？你想要什么？”意映咬着下唇问他。

“你，我要你。”欧阳零不忍心看她将唇咬得渗出血丝，于是将她按向自己，轻舔她被虐待的唇瓣。

“你是个和尚。”听到他亲口承认后，意映酡红着脸心慌地找理由。

“我没出家。”

“你没钱。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也令她最感遗憾。

“钱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爱，我要你只接受我一个人的爱。”欧阳零捧着她的脸，字字真切地诉说。

“你有爱？你会爱人？”她不相信超级自恋狂也懂得谈情说爱，而且会爱上别人。

“有，而且我比你忠于自己，至少不会死鸭子嘴硬，拿着未婚夫的名号缚住自己、骗自己。”逮着了机会，他便开始损她。“我没那么做。”意映别过头矢口否认，心底却因为他的表白涌上阵阵喜悦。

“是吗？那在我不知道你有未婚夫之前，你怎么就从没阻止我这么做过？”他单指勾回她的脸，细细地吻她。

“大侠，你的武功盖世，我是敌不过你的蛮力的。”意映抵着他的胸膛轻喘着。

“撒谎，今晚你也没拒绝过我。”欧阳零静静地拥着她，让她在他怀里休息。

“因为你的行为让我困惑，我正在考虑该不该拒绝。”

“考虑的结果如何？”欧阳零轻拉开她重新拿起汤匙，吹凉了后再喂她进食。

意映想了很久，还是认为沈家的生计远比自己的幸福重要。“我该拒绝你。”

“只可惜你的身心不允许。”他没有半点灰心的模样，依旧充满了自信。

“我承认你极度吸引我，但我相信有毅力便可以克服。”



“是吗？”欧阳零云淡风清地问。

“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，我宁愿选择钱，所以别再这样对我让我为难。”她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决定不再接受他忽冷忽热的爱情表现，不想再让他那极度吸引人的身影继续晾挂在心底。

“没差，我说过那对我构不成威胁。”欧阳零一字不漏地接收她的话，不以为杵地笑道。

“抢别人的老婆你不觉得是种业障？”看他的反应也知道他全没听进去，于是意映试图输送人伦道德和佛经义理。

“你没听过吗？别人的东西总是比自己的好，何况你也未正式属于他人，我将主权移转，对林觉民来说还算是做了件功德。”他又喂了她一口，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什么功德？”意映制止他再喂食，捉紧他的衣领问。

“救林觉民一命，免得你在新婚之夜将他摔回老家投胎。”虽然他天生少了心肝肺，但也很有人类该具备的良知，除了他之外，任何人遇上了意映这个男人婆，不死恐怕也去了半条命。

“我不会那么做。”意映口里虽这么说，但心里也不太能保证，这不能怪她，实在是那个林觉民天生就是被摔的材料。

欧阳零戏谑地拉着她的手碰触他结实的胸膛和温热的嘴唇：“有过我之后你还能接受其它的男人吗？”

“别太自负。”看着欧阳零那种多情的表现又快速被蒸发，意映愠愠地瞪他一眼，拿过桌上的汤碗一口气喝光，不再接受他的喂食。

“乖女孩。”欧阳零很高兴她喝完汤汁，以自己的唇代替手巾拭净她嘴角的汁液。

意映跳下他的腿，立在一旁严正地声明，“我说过别再这样做。”

“我没答应。”他弯身轻松地抱起她，往床边走去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意映推着他的肩。

“送你上床休息，你需要睡眠。”将她安置在柔软的大床上，他亲吻着她的额际回道。

“那你又上来做什么？”意映拧着眉看他上床躺在她的身旁。

“陪睡。”欧阳零拉过她的身子环紧她的腰，让她的背靠着自己，紧紧地将她嵌入胸怀里。

“我已很清楚地告诉过你，只有那晚。”

“我的记性不好，下回你再提醒我，现在睡觉。”他转正她的身体，与她面对面地贴合。

四肢与他交缠不能动弹，意映尴尬得晕红了脸。“你真的只想陪睡？”

“不只，我想做的更多。”惊艳地盯着她脸上的红云，他悄悄伸出手指轻缓地抚着。

“那怎么还不动手？和尚不当你想当圣人？”意映无处躲逃，被迫直视他那对充满魔魅的双眼，觉得它们像股黑色的漩涡，直要将她的灵魂吸入。

“时机不对。”欧阳零轻吻她的鼻尖笑道。

“什么时机？”

“你比我还猴急？”他撩高她的发丝，不正经地看着她。

“去你的。”意映光火地捶打他的胸膛。什么猴急？把她说得像只欲求不满的母狼似的。

“我要等你心甘情愿。”欧阳零握住她的拳头，低低地说。

“不……不可能。”意映没把握地驳斥道。

“可不可能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即使我不使强你现在也会答应，但我要等你不再有林觉民这个包袱后，才来慢慢享受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耐心再等一阵子。”欧阳零的表情既自大又自满，大手在她脊背来来回回地摩挲着。

“谁说我——”意映气呼呼地想开口，却被他的唇堵住了嘴。

“闭上眼睛睡觉，不然我现在便实现你的愿望，好好在床上伺候你。我必须警告你，我已经很久没尝过女人了，所以无法担保你明早下不下得了床。”火辣辣地以唇舌与她厮磨后，他吐着火热的气息奉上忠告，毫不掩饰眼底赤裸裸的情欲。

意映接收到他眼中的意图后，赶紧闭上双眼不再开口。

“这才乖。”欧阳零吻着她的眉心，嗅着她身上特有的百合花香，这才满足地闭上眼，寻求多日来不曾有过的好眠。

手里拥着他差点错失的意映，他百般珍惜的不愿再松手，这朵洁白的百合是属于他的，别人只能远观不能亵玩，因此也只有他能看见她绽放的模样。

## 第七章

“小弟，如果我没看错日期，那么今天应该不是七月半，而且我初一、十五都有上香，初二、十六也有准备三牲四果祭拜，你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我这里？”身着白袍的欧阳极半趴在办公桌上，欲哭无泪地看着八百年没见面的亲手足。

一下开刀房回办公室，欧阳极就有了这种想法——他定是流年不利或楣星高照，而今天的运气绝对是背到最高点，不然被流放国外的欧阳家大祸害怎会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？这个走到哪扫到哪的扫把星，这次不知道又要为他带来什么灾害？

“你没有更好的开场白吗？”欧阳零静坐在他对面的大椅里，僵着笑脸瞪视与他大哥同样没手足之爱的亲二哥。

“老实告诉我，是少林寺倒了，还是高野山垮了？”欧阳极抚着额头悲观地揣测。

只要是他小弟待过的地方，无论大小，好象还没见过有一个是完整无缺的。

“都不是。”欧阳零流利地对答，至少在他离开之前那些地方都还好好的。

“中国的女人骗光了，而日本的男人也整完了，没戏唱你才回来台湾另求发展，想拐拐第三性的男女？”欧阳极审视着小弟“可观”的面容，才几年不见，他居然出落得更美、更俊了，老妈若是看到他这副长发人妖的怪模样，铁定会被送到加护病房来急救。

“我没那么博爱。”他在橱柜里翻翻找找，翻出一套他二哥心爱的茶具组，开始泡起茶来。

“好吧，那你这次回来是想整倒哪间庙？”欧阳极已做好最坏的打算，

准备替小弟擦屁股。

“目前还没有这个闲工夫。”他在壶里注满热水，技巧娴熟地热杯。

“想去龙山寺还是朝天宫你自己挑一挑，打点好我就送你上路。”虽然很对不起被点名的大寺庙，但欧阳极只同情了三秒，便决定对那些大寺投弹。

欧阳零隔着氤氲的热气斜睨没有兄弟情的冷血二哥，“你就这么想让你弟弟出家当和尚？”

“总比让你出现在我们面前好，祸人与害己，我选择前者。”欧阳极抱胸凉凉地回道，与其把这个祸害留着害自己，还不如推出去让别人来替他消灾解祸。“二哥，我没当妖孽已经很久了。”欧阳零看着长相与他大哥相似的欧阳极，一直觉得他爸妈不公平，大哥、二哥外表都正常，却把他生得不伦不类。

“同一个娘胎出来的，你以为我会信你？”

欧阳极不上当地摇摇头，认识他又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，全家就出他一个美貌的怪品种，他不害人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

“老爸和老妈都好吗？”欧阳零边倒着茶边问。

“好得很，有大嫂管着家产，他们开开心心的周游列国去了。”欧阳家有万能大哥和钱婆大嫂看着，他老爸、老妈再快活不过，一个国家玩过一个国家，远比以往与祸害相处时开心多了。

欧阳零噙着一抹笑意，端来两杯香茗放在欧阳极的桌上，坐在他的身边准备与他喝茶顺便叙叙旧。

“二哥，我不是大哥，我不会使毒。”欧阳零冷笑地看着二哥定在椅子上不肯举杯的提防样。

“等我提高保额后再说。”跟他在一起就有危险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欧阳极硬是不赏脸品茗。

“大哥没通知你我三个月前就回台湾了？”他自顾自地喝着热茶，先清算起与他大哥、大嫂间的旧仇。

“有的话我早就先去避风头了，何苦呆坐在这里被你这个祸害堵上？”欧阳极恨得牙根发痒，他家净是一堆没良心的怪物，人人会闪，就是没有人来通知他要避难。

“那他也没说他对我做了什么好事？”欧阳零小心眼地说，他可是从没一日忘记那对夫妻曾对他做了什么。

欧阳极愕然，“你被整了？”

“听你的口气好象你也被他们整过？”他现在才知道惨遭那对夫妇凌虐的受害者不只他一个。

“老哥会整我都是因为大嫂，那个阴险的小女人把大哥完全洗脑，他早忘光他前半辈子痛恨的东西，现在反而跟大嫂一样爱得要命，叛徒！”提起旧事，欧阳极就义愤填膺，大掌朝桌上一拍，震得桌上的物品跳了三丈高。

“他们怎么整你？”欧阳零很感兴趣地问。

欧阳极两眼朝上一翻，怒皱着眼眉，“还不是那个。”

“酒？”他脸色黯淡，心知一定是那个穿杨毒药。

“不然你以为我们最弱的罩门还有哪个？”欧阳极垂头丧气，他改口一定要研发防醉剂，把他的医学知识贡献给欧阳家的后代子孙。

“大嫂灌的？”谅他大哥也不敢与脾气相当的二哥正面交锋，因此会使坏的人应该是他新上任的大嫂。

“大哥也有份。”欧阳极气得折断了手里的笔杆，他老哥是标准的有异性没人性的。

“下场呢？”

“我醉死在手术台上，被推到太平间放了一天一夜，差点被当成死人放到冷冻柜去。”在他醉得不省人事被摆在太平间时，若不是专门为死人化妆的化妆师发觉他还有一口气在，他可能已经被医护人员冰冻起来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英年早逝了。

欧阳零忍着肚里的笑意尽量闭紧嘴巴不发出笑声：

这招够创意，而且比招待他的情况更惨、更毒。

“欧阳零，克制你面部的肌肉，我的手术刀是不长眼的。”欧阳极拿起一旁摆饰用的手术刀，阴阴地警告。

“好毒，他和大嫂不愧为十大恶人之首。”莫怪二哥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，那对夫妻可真的惹毛二哥了。

“你呢？有没有比我的惨？”欧阳极相信那对夫妻也不会对他手下留情。

“回来台湾的第一天他们就灌醉我，半夜开车把我送至荒山野岭，丢到马路上任我自生自灭。”欧阳零拉下脸，冷眼看着捧腹大笑的欧阳极。“笑够了没？”妈的，最糗的人是他，他还好意思笑别人笑得这么大声？

“老哥……老哥半夜把你丢到马路上……弃置？”第一次知道有人敢这样整他妖怪投胎的小弟，欧阳极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欧阳零捺着脾气等他二哥笑完才开口，“我来找你不是提供你笑话让你发笑。”

“你本身就是个笑话。”欧阳极不给面子地继续嘲笑。

“二哥，如果你的牙齿再露出来，我就拐光你医院的医生、护士去卖春，不怕闹人才荒你尽管笑，反正你钱多嘛！”他拨拨及腰的长发，提醒二哥他天生惹是生非的能耐。

“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字。”同样身为对钱反感的欧阳一族，一听到那个字眼，欧阳极便面露凶光。

“大哥都已经不怕那玩意娶了个钱婆，你这个打光棍的大金主怕什么？”欧阳零喝完桌面的茶水，以颇不屑的口气说道。

“怕？我是堆到没处放快烦死了，你的顶恼难道就会比我少？”欧阳极反问。这小子避钱都可以避到庙里当和尚去了，还敢笑他这个放着数家医院院长不当、躲来别人的医院当穷外科医生的人？

“几天前我去过我的那些公司，大略估算过一回，目前我名下财产的净值可能比你的多出一些，几年没去管它；没想到又暴增了几倍。”欧阳零烦闷地叹气。

早些年他是看准了台湾的建筑业没希望才猛放钱去投资，买了一家又一家快倒闭的建筑公司，看看能否赔光他所有的财产；谁晓得被他买下的公司命都硬得很，不但不倒，还利滚利替他愈赚愈多，要不是他大哥夫妻俩摆他一道，他早就将那些公司免费奉送给死爱钱的大嫂。

“不要作梦想推给我，自己的臭钱自己处理。”欧阳极把话说在前头，他自己的钱都烦不完了，哪有时间去甩他小弟的？

“我是准备要接手处理。”

“你要接手处理？大嫂给你喝的不是酒是孟婆汤啊？”怎么连小弟也忘本地学起大哥爱钱来了？

“我没被那女人传染。”他才不像他大哥那般没定力呢！

“那是被哪个女人传染的？”欧阳极压低了嗓音问。

“你的眼睛装了X光机吗？”欧阳零为他二哥的领悟力大感佩服。

“哼，欧阳家的男人会变性格还不都是为了女人？”欧阳极不屑地耻笑着，有他大哥的例子摆在眼前他怎会不明白？

“话别说得太早，迟早有一天会轮到你。”

“你会来找我，是想谈钱还是谈女人？”欧阳极由衷感谢那些肯收留小弟的庙宇，几个年头下来竟能让欧阳零转了性格爱女人，果然和神多亲近便会出现奇迹。

欧阳零交握着双手闲适地靠在椅上。“女人我自己会摆平，找你是想请你借我一样东西，而那样东西是你用钱与才能得到的。”

“免谈。”欧阳极巴不得能离他多远就离他多远，最好来个永远不见，这小子几年没见，一来还跟他扯上钱，他会帮忙就是笨蛋。

“如果我说我能帮你消化那堆臭钱呢？”他很有把握二哥会回心转意。

小弟肯帮忙出清他的臭钱？欧阳极听完后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，“你肯全部接收？”

“我的胃口很小，帮你吃一点是无妨，但想全部推给我是绝不可能。”欧阳零一副很吃亏的模样。

“能吃就行，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？”这家伙肯帮他花钱已是奇迹，他马上把握住这个机会。

“把你在医界的名号借我用用，我要拿来压某个有钱人。”欧阳零别有意图的冷笑道。

“我的好处呢？”他小弟要压哪个有钱人不关他的事，只是没利益的借贷他可不干。

“我帮你接管几家医院，卖了的钱我自己吞。”

“好。”有人肯帮他花钱，要他借什么他都愿意。

“那就一言为定，多谢啦！”欧阳零见目的已经达成，拍拍屁股便要结束短暂的兄弟会晤。

“就这样？你没有别的要求或花招？”听完他简单的要求后，欧阳极惶恐不安地问。

“二哥，你被大哥他们整上瘾了，很希望也被我玩玩？”他邪邪怪怪地盯着二哥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他也可以有求必应。

“臭小子，没事你就快滚，免得带给我一屋子的秽气。”欧阳极赶忙推他出门，趁他还没兴风作浪前快快送走这个大祸害。

欧阳零像是忽然想起某件事似地转过身，“对了，二哥，你知道现在正在举行的世足赛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我来你医院时正好碰上你在开马拉松长跑，而那时电视正在现场转播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役，由于等待时间过长非常无聊，于是我就在护理站为你做了件事。”他以天真无邪的表情笑道。

“你做了什么？”这种怪笑？欧阳极防备地问。

“提倡孙子发明的赌博运动。”他贴在门板上老老实实在地回答。

“你让医院里的员工赌足球赛的胜负？”欧阳极大骂，他根本就忘了这个祸害是永远不可能乖乖不作怪的。

“对，以你的名义做庄。”

“以我的名义？有多少人赌？”要命，还让他做庄家，欧阳极紧张极了。“不多，穿白衣服的都赌了。”他眯着眼笑笑，这还是他聚赌人数最少的一次。

“什么叫不多？你是让整间医院的人都下海了！”欧阳极瞪大眼睛吼道，穿白衣服？整间医院员工的衣服也只有一种颜色，他居然趁他不在时让两百多人一起赌球赛？

“放心吧，赌盘是一赔五百，只要阿根廷一输，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散钱，还可以减少你的烦恼。”欧阳零安慰他，他这个弟弟是很友爱兄长的。

“如果阿根廷赢了呢？”欧阳极擦着冷汗问。

欧阳零抚着下巴想了想，“那你就很可能会多出个几百万的零头。”以他拉抬的赌盘倍率看，五、六百万可能跑不掉。

“你这个祸水……”欧阳极就知道这个扫把星是会带给他楣运的。

“奇怪，外头没声音了，刚才还很热烈地在谈进几球哩！”欧阳零发觉外面的人群似乎消音了，于是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仔细听。

欧阳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“现在赛完了吗？比赛的结果如何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看电视或报纸，我先走了。”他不负责任地甩甩手挥别，踏出门外时差点撞上一票堵在门口的人群。

“欧阳医师……”一大堆苦主含着眼泪看着他。

“我哥在里面。”欧阳零指指后头的欧阳极，在人群中清出一条路，心情愉快地下楼。

“哪一队胜了？”看着前来的一群人灰败、哭丧的脸孔，欧阳极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。

“呜……阿根廷害我们……我们赔光了这个月的薪水……”

就是这句话，欧阳极心底的火山一个接一个的爆发。

那个祸害来他医院不到几个钟头，就让他的户头突然多了一堆臭钱，谁遇上他谁倒霉这个真理，连他这个亲哥哥也不能幸免。他火大地推开窗子，朝着楼下正惬意离去的背影大吼：“欧——阳——零，你这个大祸水……”

“小姐，你提早出关了？”碧玉正在为二楼长廊上的花换水时，讶异地看见意映走出卧房。

“不是。”意映两眼无神地捂着额头。

“是不是在里面待太久了，想出来走走呼吸新鲜空气？”碧玉的看家本领就是懂得察言观色，光看小姐这张臭脸，她就知道说话要小心了。

“比起楼下的乌烟瘴气，我房内的空气够新鲜了。”瞪着楼梯底下袅袅上升的白烟，她情绪愈显恶劣。

“这个……人多嘛。”碧玉干笑道。

“你没上牌桌我老爸他们就三缺一，但那些麻将声又是怎么来的？”才早上十点不到，麻将碰牌声就将她吵醒，她昨晚赶画赶至清晨四点，才在欧阳零的强制下上床休息，睡不到几个钟头，楼下就热闹得逼她不得不起床。

“老爷他们不缺人所以把我赶下牌桌，他们有了新牌友。”碧玉扁着嘴，为了不能多赚些零用钱，她的心情也很不好。

“哪个牌友？”天天和欧阳零在一起，她怎么不知道欧阳零又收徒弟害人人了？

“林觉民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意映登时清醒，这人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。

“那个人妖叫老爷请他来你家打麻将。”碧玉说这些话时还刻意仔细地观察意映表情的变化。

“他叫林觉民来？林觉民还活着吗？手脚断了没？”他该不会摆了鸿门宴想砍林觉民吧？他的武功这么高强，只怕林觉民会横着出她家大门。

碧玉若有所悟地点头，体恤地先安定安定她的元神，“四肢健在还活跳跳的，而且玩得很开心。”

“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真搞不懂他。”意映捉着短发闷闷地叫着。欧阳零早对她说过林觉民是他的情敌了，他怎么还会把情敌邀到自己的地盘上共聚一堂？

“小姐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碧玉扯扯她的衣摆，两眼写满了疑问。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个人妖哪一点好？”至今她还是想不通那尊妖孽的魅力何在，小姐到底是看上了他哪一点？

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要不然你怎么会林觉民不爱反而爱上他？”碧玉口气平淡地直接问出口。

“爱？我有这么说过吗？”意映听得脑筋都快打结了，她什么时候爱上了那个和尚连她的管家都知道？

“你们俩像同一面镜子，既然照得出他的反应，当然也照得出你的，那家伙爱上你了，我想你也差不多吧？”碧玉以第三者的立场分析道，俨然像个爱情专家。

“你管得未免也太多了吧？”意映蹙着眉消化碧玉的话。她对欧阳零的感情连一个第三者都瞒不过，是不是自己表现得太明显了？

不吐实？碧玉看着她倨傲的神情想，好，不说她自然有办法让小姐乖乖招认。

“唉！我实在想不通，那人妖吃喝嫖赌样样精，古怪花样一大堆，看来看去那个林公子样样都比他强——”碧玉故意哀声叹气地损着欧阳零，果然话都还没说完，意映便忍不住插嘴了。

“少在我面前造谣，我不曾看过他喝酒，也没见他嫖过什么人。”

“酒是没有，但他不是嫖过你了吗？”碧玉无辜地抬高头看着她。

“碧玉！”“别装了小姐，这半个月来他每天半夜往你的房里跑还留宿过夜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不言可喻，这不算嫖是什么？”碧玉有时心血来潮便留在沉家过夜，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她可是了若指掌，睁只眼闭只眼大半个月了，她若看不出来小姐的心情，就枉费她在小姐身边待这么久了。

“你留下来监视我？”意映揪着她的领子问。

“纯属推理和意外发现。”碧玉笑嘻嘻地拉开意映的手，退了几步避免惹到火苗。

她的职衔是管家嘛，大事小事都逃不过她的法眼，包括欧阳零夜夜会情人的举动在内。

“他只是陪睡。”想起欧阳零每夜拥着她入睡的甜蜜景象，意映脸色泛红地澄清。

“真的只有睡觉什么也没做？”碧玉失望地叹口气，这么好的机会欧阳零居然不会把握，笨啊！

意映火焰愈冒愈高，“要不要我上医院开张诊断证明书给你，管家婆？”

“奇怪，是你的身材太过平板引不起他的性趣，还是他把你当成男人只想搞同性恋？”这也不太可能，那头饿狼哪有可能望梅止渴就算了？其中一定还有内情。

“管家婆，你是不是家事不够忙，所以闲到管起我的房事来了？”意映两眼几乎眯成一条直线，也许是她闭关太久，这小管家婆才会忘了谁是这家的女主人，也才会无法无天地爬到她头上来。

“我只是很好奇你们躺在床上都在做些什么？”

“好奇？既然你这么想做那档事，我就叫那个和尚先帮你开开荤，一解你心头之惑。”意映阴冷地笑笑，很大方地邀她先去试用欧阳零。

碧玉吓得立刻捂住嘴巴不敢造次。“万万使不得，我这就闭嘴。”

“嘴巴最好是闭牢些，如果有半点不实的风声传到我老爸他们耳朵里，我就唯你是问。”这个广播电台若播送出消息，准会引起一番地动天惊的家庭会审。

“我消音，以后不讲了。”碧玉连忙高举右手宣誓。小姐整治她的功力和那个妖怪一样高强，为了让以后的日子好过些，她还是装笨点当作什么都不知道得好。“知道就好，放机灵点。”意映堵住她的嘴巴后，很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小姐，我能不能再讲最后一句？”碧玉怯怯地举手发问。

“说。”

“其实你也不必勉强自己，幸福不是靠牺牲就能拥有，当然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断送它，也许你现在手上就握着自己的幸福，能让你快乐的人绝不会是林觉民，反而是那个捧着心等你的人，而爱情与婚姻都不能靠牺牲和成全，我讲完了。”压抑不了说明真理的直肠子，碧玉由衷地对她说。看他们两个继续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欧阳零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她的小姐显然是很需要别人将她点醒。

听完她的话，意映两眼睁得大大的，发愣地站在原地。

“小姐？”碧玉望着她惨白的脸色，担心地问。

“多嘴，闭上。”意映别过头喘了口气，心底差点因她的话而窒息，扶着楼梯的扶手茫然地下楼，想逃开碧玉，不想面对刺人的真相。

林觉民看到心上人下楼，喜出望外地大喊：“意映卿卿！”

“乖女儿，出关啦？”方素素埋头打牌，连抬头打招呼都省略了：

“是你们又吵到我了，大白天的你们就打麻将，都不做正事了吗？”她好不容易调整好杂乱无章的思绪，重新板起面孔训斥他们。

“意映卿卿，你捡来的食客真是博学多闻，我从没玩过这么刺激的东西。”林觉民褪去一身输惨的狼狈样，张振起翩翩风采讨好道。

“映映，不能再让林公子和零对赌了，他会被零榨干的。”沉重寂趁着大伙洗牌时把她拉到一旁，悄声地求救。

意映冷哼了一声，“他不是很有钱吗？几圈麻将他干不了的。”她本就不指望有人能在赌桌上胜过欧阳零，林觉民也不过是上桌供欧阳零宰杀的对象之一。

“再让他玩下去他会赔光老本的，到时候我们没了财主怎么办？”沉重忧心忡忡。

“林觉民输了多少？”输来输去还不是几万块而已，他老爸还担心那个



有钱的少爷会被欧阳零榨干？

“两家医院。”沉重寂心痛地指出。

“他们赌这么大？”意映震呆了，这个林觉民都不清楚欧阳零是什么样的对手，敢拿这么庞大的资本来赌？他是钱太多还是笨蛋？

“就是啊，你快叫他们别赌了，他说没把零赢走的东西赎回来，他是不会下桌的，怎么办？我和你老妈玩得好害怕。”

“他输光了更好。”意映不经意地脱口而出，娇容变得更加雪白。

“映映！”沉重寂不禁大声喝斥。

“小管家婆，你来接手，我要中场休息。”欧阳零看见他们父女俩窃窃私语了老半天，决定出手干预他们的家务事。

碧玉眨眨晶亮的双眼，欣喜万分，“我替你上场？”

“没错，打得好的话我先前赢的全归你。”欧阳零更是拿堆在桌前的战利品加以利诱。

“我打。”逮到赚钱的机会，碧玉快速地坐到欧阳零的位置上。

“碧玉，你走开，我的对手是他。”林觉民输得心火狂烧，直要找欧阳零报仇赎回财产。

“林公子，不必用到他这号超级赌徒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收拾你们了。”碧玉故意忽略他话里的含意，打算也来坑坑林觉民的祖产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这局我下了重注，你怎么可以叫个下人来帮你打？”林觉民心有不甘地要欧阳零回桌。

“林公子，我这个下人不比他那个人妖差，你还是看紧自己的荷包要紧。”碧玉大刺刺地下战帖。“小管家婆，好好赚钱。”欧阳零一手拉过意映踱至后门，不忘对精明的碧玉指示道。

“这还用你说。”碧玉挥着手，不到天黑，谁也别想下这张牌桌。

“映映！”沉重寂这时明白了大半，连忙开口想叫回女儿。

“失陪。”欧阳零说完，便与意映消失在门外。

意映被他拉着一路走至她心爱的百合花圃。“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”

“晒太阳。”欧阳零领她走至花丛深处，直到花茎高度能掩蔽两人才止步。

“你叫林觉民来是——”意映正想问他，欧阳零却突然转身将她拥至怀里。

“你好香。”清除了其它碍眼的人，他轻嗅着她的发际，愉快地笑道。

“是旁边的花香。”意映不自然地推着他，想离开这自己夜夜栖息、太过熟悉且眷恋的怀抱。

“不，是你。”欧阳零说完，随即覆上她的唇与她深探地拥吻。

“他们都在里面，你克制点。”意映在他换气时，连忙按住他的唇。

“怕林觉民看到？”他改吻着她的手心，两眼尖锐地在她脸上探索。

“对他我何惧之有？”意映抽回手不屑地说。让他看到又如何？她担心的是爸妈会禁不起这种打击。

“喔？”笑意霎时布满欧阳零俊丽的脸庞。

“你故意制造噪音把我吵下来的原因是什么？”意映盯着他感人的脸，不断回想方才碧玉对她的那番话。

“让你看看何谓‘优胜劣败’。”

“你和他牌桌上的胜负并不代表什么，也不会改变什么。”意映摇首低喃，现实和游戏大不相同也无法相比。

“不，我是要你看其它的地方。”

“我没看见。”

“在牌桌上人的本性显露得一清二楚，林觉民是个意志薄弱的公子爷，跟了他，除了很快便会散尽家财，没了金钱优势之外，他能提供你什么？你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”欧阳零恶毒地批评林觉民，反映她拙劣的选择。

“我没想过要从他身上得到乐趣，他只要提供我所需的便成。”意映娓娓道来，根本就不曾对林觉民有过冀望。

“你还是僵持在金钱上头？”

“这点是不会改变的。”她深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普天之下，除了我还有谁能懂你？”他不信林觉民也能像他一样触及她真正的一面。

“你这个和尚就让我很头疼了，再有人懂，我会更烦。”修道千年，不及一夜成魔，这男人已不只是日日夜夜纠缠她的心魔，连带地也将她带入魔域，她的眼里哪还容得下其它的男人？

“这就对了，少了我，你会错失更多。”欧阳零对她的回答甚感满意，于是再加把劲地鼓吹。

意映不能否认他所说的话，于是改口问道：“把我引出来就是想和我讨论这些老话题？”欧阳零笑了笑，伸手摘了朵盛放的百合给她。“天气这么好，带你出来赏赏花。”

“我的房里就看得见。”

“你的房里没有我。”洁白的花朵映衬着她清丽的容颜，让他更觉得她像朵精致的百合。“没有你？那每天偷爬进我房间睡霸王床的人是谁？”高墙铁锁都挡不住他，被他神出鬼没地侵扰了这么久，他还敢说这句话？

“那不同，我要时时刻刻都能看到你。”欧阳零抚着她白细的脸蛋，他要赏的花只有她。

“神经，不陪你晒太阳了。”每见到他柔情款款的模样，她的心就多着魔一分，愈来愈难控制，意映心慌地丢开手中的花朵，挣出他的怀抱。

“我想你，相思会要人命的你不知道？”欧阳零拉回她贴在自己身上，勾起她的脸喃喃低语。

“那就快看医生治好它。”意映拨开他的手看向一旁，阻止自己探陷于他眼中的情意。他每多说一句话就愈加速她沉沦的速度，心底交织的结愈是解不开。

“我正在治。”他转过她的脸柔柔细吻。

意映终于忍不住大叫：“你不要让我有罪恶感！”她就快要嫁给林觉民了，他就非得让她无法自拔，把她逼到死角不可吗？

“你渐渐变得老实了。”欧阳零心花怒放地听进她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她沉默地低着头，紧闭双眸不发一语。

“对我说实话。”他低下头捧着她的小脸诱哄。

“好，我说。”意映倏然睁开双眼，拉下他的头狂吻。

欧阳零没料到她的答案竟是如此，呆愣了半晌才回过神。“你确定这就是你想说的？”

“再清楚不过，我只说一次。”她边吻他边伸手解开他胸前的衣扣，两手却不合作地频频颤抖。

“我说过我会等你心甘情愿。”欧阳零按住她的双手制止道。“再过几天

他就要娶我过门，你还有时间的话我不介意你继续等下去。”她两颊飞窜着红云，抬起头忍着怯意等待他的决定，自己则是抛开所有顾忌，打算和他好好爱一场。

欧阳零看着她明亮的眼瞳，缓缓地开口，“那么，我该好好把握了。”

## 第八章

“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。”

意映趴在房里的大床上，将红透的脸埋在枕头里，她身旁还躺了跟她一样一丝不挂的欧阳零。

“地点可是你挑的。”欧阳零侧躺在她身旁，抚着她玉背上他所留下的痕迹，爱怜地低头再制造些吻痕上去。

“你就不会阻止我吗？”意映闷在枕头里沮丧地说。

“难得你这么有‘性’趣我为何要阻止？其实在花圃也不错，不但有新鲜感也挺刺激的。”叫他把握时机的人是她，他也是第一次头顶蓝天、以大地为床在室外做这件事。

“刺激？被人看到我们就名誉扫地了，你为什么不带我换个地方？”意映火大地掀开被褥坐起身子。

“你的处女情结发作了？”他慵懒地欣赏她毫无遮掩的饱满胸部，两眼暗藏欲火。

“臭和尚！”意映经由他的眼光看向自己的胸前，羞赧地拉起被单遮住。

“好啦，我们再来一回，补回在野地里所有的损失。”欧阳零笑着将她按在床上，一手拉开阻隔两人的被单，轻轻松松把自己的重量加诸在她身上。

“谁跟你讲这个？”意映双手抵着他结实的胸膛。

“你不是在抱怨环境品质吗？”他在卯上她的唇前喃喃地笑问。

“那并不影响其它的品质呀！”意映环住他的颈子拉低了他的头，让自己更能享受他甜蜜的吻。

“这么说你是很满意啰？”无着她的胸来回地画着圈圈，他边吻边问。

“天哪！”意映突然按住他的手，大梦初醒般地大叫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他停下动作抬头看她。

“我跟一个男人上床却连他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的法号，被一个假和尚拐还拐得不明不白，我怎会变得这么蠢？”意映捂脸大叹，她不但胡里糊涂地爱上他，而且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与她上床的男人到底是谁。

“后悔了？”欧阳零僵着表情问。

“才不是。”她以火热的吻卸去他脸上的冰霜。

“我也由不得你反悔。”他加入她的吻，与她唇舌交缠。

“你的真名叫什么？”

“什么真名，是俗名。”欧阳零环住她的腰转换两人的姿势，让她趴卧在他身上。

“到底叫什么？”

“欧阳零。”轻撩起她的发丝，他满足地看着她脸上尚未消退的红晕。

“欧阳零？这个姓名好熟悉，好象在哪里听过。”意映手指点着他的胸膛不停地回想，这名字似乎曾在她脑海中停留过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

“我长期居住海外，很少停留在台湾，你应该是记错了，何况姓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人。”欧阳零拍抚着她的背。他的名气不如他大哥、二哥响亮，加上出国已久，应当不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身分。

“我的记忆力应该没这么差。”她一定在哪儿看过或听过，虽然自己没有过目不忘的好本领，但也不至于会忘了这奇特的姓名。

“我不是名人，你记得的可能是其它姓欧阳的人。”他有意掩藏，不希望她太快知道关于自己所有的事。

“姓欧阳的人并不多。”意映执着地在脑海里寻找，就快想出来了，只差那么一点点。

她阖着眼不断地回想，终于记起了她曾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。

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她老爸给她的金主名册里头。

当初在找提供资金的金主时，她老爸曾将一本大企业家名册交给她，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姓欧阳的三兄弟，而欧阳零就是欧阳三兄弟里年纪最小的建筑业大亨。

她知道躺在身下的男人是谁了，欧阳零，建筑界里最年轻的天才投资者，拥有数十家鼎鼎大名的建设公司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欧阳零看着安安静静趴在他身上的意映。

“你……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欧阳极的人？”她攀住他的肩往上移动，直到能脸对着脸地看着他的表情。

“没听过。”欧阳零脸不红气不喘地否认。

“那欧阳峰呢？”他说谎！意映不急着拆穿他的谎言，扬着眉再问。

“欧阳峰？这我知道，在演艺圈里混的那个金牌制作人，很有名，我很荣幸八百年前能和他有同一个老祖宗。”欧阳零虚伪地捧着他大哥。

“就这样？”乖乖，他骗人真的都不用打草稿耶，还骗得乱流利一把，一点也不心虚。

“不然你还希望什么？要我跟他有一腿吗？”

意映描着他的脖子恐吓道：“从今天起你敢再勾引男人就给我试试看，我第一个阉了你，让你去练葵花宝典，去当第二个东方不败。”说到他勾引男人的本事她就满肚子酸味，如果跟她抢的是女人她倒无所谓，但若是男人就太污辱她了。

“当然不会，有了你我哪还有体力对付其它人？”他笑着拉开她的手，温存地吻着她。

“你和那两个姓欧阳的人真的没关系？”意映不懂他为何隐瞒，不死心地再给他一次说真话的机会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太可惜了，听说那两个姓欧阳的人都很有钱。”她拍拍他的脸颊故意叹道。

“我也不是穷和尚。”欧阳零不满地拉起她的手指轻咬。

“我知道。”意映对他眨眨眼，转而玩起他的长发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是个和尚兼赌徒嘛，连化缘都能化来一堆大麻，我想你也曾化过更值钱的东西，更何况你在赌桌上不是无往不利？你赚钱的本事可厉害了，当

然不会穷。”他不说实话她也不说。

“如果我是个穷人，你会爱上我吗？”他就是要她在没有任何外在因素下爱上他，而不只是爱上他的钱。

“会。”意映很快地回答，早在知道他是有钱人之前她就爱上他了，对于他的身分，她是后来才得知的。

“金钱不再是你择偶的标准了？”欧阳零欢喜地问。

“这点没变，我是个孝顺且现实的女人。”她用力拍打他的额头，提醒她不是钱奴，她老爸才是。

“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，或是你有没有爱上我，你只会是我一个人的。”欧阳零搂紧她的腰，坚定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意映仍是不知道他看上她的原因。

“我只知道你要命的吸引我，从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知道我会为了你打破多年来的禁忌，义无反顾地把你捉到怀里来独自珍藏。”他日思夜想就为了这一天，只要能像这样抱着她、吻着她，之前的禁忌反而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“你有什么禁忌？”

“女人！”欧阳零眯了眼，忿忿地大嚷。

“喔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过你不爱女人。”她扬高眉毛冷眼看他，现在他抱着的也是个女人，他还敢说这是禁忌？

“我并没有这么说。”他讨厌女人和爱女人是有区别的，两者并不相互冲突。

“那你脸上的厌恶是代表什么意思？”意映指着他的脸，瞧他对女性同胞这般不屑，女人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？

“岂止厌恶，我是被迫怕了。”欧阳零揭开心底陈年的伤疤，一古脑地倾倒出人生惨事，“在我当和尚之前，那些女人看到我就只会歇斯底里的尖叫，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冲上来围着我，东摸摸西瞧瞧，拚命吃我豆腐，还想扯光我的衣服当纪念品。每当我出门时就会被人跟踪，在家时会有人拿望远镜偷窥，甚至有人偷拍我的照片拿去四处贩卖，每天要处理一大堆数不完的情书和礼物，得不到我的女人就用自杀来威胁我，让我不停地跑警局和看心理医生。你说，那种叫女人的生物可怕不可怕？”

回想起痛苦的往事，欧阳零不禁怒发冲冠。

“是……很可怕，虽然我也有类似的遭遇，但显然你的情况比我还严重。”听完他的控诉后，意映心惊地点头赞同，太……太可怕了，连明星都没他这么受欢迎。

“你我都明白美丽根本就是一种大错误。”

“请问那些事是在你几岁时发生的？”能够成为他的禁忌，也许是在他小时候发生而一直停留在他的脑海所致。

“几岁？在我落跑出国当和尚前一直都是如此。”他咬牙切齿地嚷道，都是那些饥渴的恶女害他不得不出国当和尚。

“我同情你。”妈呀，被女人纠缠了这么多年？好可怜，她忍不住要为他掬把同情泪。

“谢谢，所以我故意留长发，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人妖，好让那些女人打消种种不良企图。”欧阳零指着自已黑缎般的长发叹道。

意映很怀疑地看着他，“有用吗？”就算留长发或是剃光头，他看起来还是秀色可餐。

“有用是有用，但也有反效果，那就是换来一堆追在我屁股后头的男人。”他的口气更是恶劣，那些追求他的男人都瞎了眼吗？就算他的脸再美，也要看看他其它地方有哪点像女人？这世上哪有身高一百八十几公分、体格壮硕得像健美先生的女人？

“如果你真这么痛恨女人的话，那你好得没话说的调情技巧是从哪儿学来的？”意映愈想愈矛盾，骨子里讨厌女人，难道他的技巧是从男人身上学来的？

“小姐，我虽然痛恨女人，但也有生理需求，要练技巧还会缺对象吗？”欧阳零色迷迷地抚着她的胸线。

“明白。”意映喘息道。

“你的经验太少，明白得还不够彻底，我可以让你对我的技巧再明白些。”他对换两人的位置，埋首在她的胸间吮吻，“等等。”奋力地抵抗他又撩起的火热感，意映捧着他的头要他停止。

“还痛吗？”欧阳零担忧地问。

“不是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你说，我继续做。”他又低下头抚着她的乳房，双唇在她的锁骨间撒下细吻。

“欧阳零！”意映蠕动着想避开他的热情，这样子要她怎么说话？

“我在听。”欧阳零粗喘地应道。

她拉正他的脸，想藉接下来的话题浇熄他的欲火。“林觉民近期内要娶我你记得吗？”

“那不重要，那家伙娶不了你的。”欧阳零牵动嘴角送出一抹冷笑，林觉民那家伙连她的手指都别想碰。

“你呢？”成为他的人之后，他会不会因为得手了，反而对她失去了兴趣？

欧阳零露出个大大的笑容盯着她嫣红的脸蛋，“你在向我求婚？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因为跟你上过床就赖着你，用不着紧张。”她推开他坐直身子，酸溜地看着他的笑脸。

“我倒很希望你能永远赖着我。”欧阳零只手撑着头，侧身认真的对她说。

“你不想结婚？”意映冷冷地问，她可不要就这样妾身未明地与他共度下半生。

“不，我是还没打算这么快结婚。”他以手为枕地躺在她的身旁。他要等到料理完林觉民和他的家务事后再来进行这件事。

“如果我说你很快就会结婚呢？”意映倚在他的胸前笑得很诡诈。

“不可能。”他自信十足，既然已决定好下一步路，那就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计画。

“愿意赌吗？”

“劝你不要，我从没输过。”他按着她的唇劝道，由小到大，还没有任何人敢正式向他邀赌。

意映拉开了他的手指。“我曾说过我是块铁板吧？”

“是说过。”铁板又如何？她不早被他磨成绣花针了吗？

意映拥着他健硕的胸膛，以清晰明确的语气告诉他：“欧阳零，我会让

你再踢一次。”

“小姐，你真的要这样做？”碧玉在教堂的休息室里，手拿着化妆品对着身穿新娘礼服的意映问。

“不过是结个婚，有什么真的假的？”意映拉好过长的纱缎裙摆，坐在镜子前让碧玉打扮。

碧玉做完她脸上最后的修饰后，担心地看着她，“你嫁了林觉民，那个人妖要怎么办？”

意映看了看墙上的时钟。“碧玉，你再拖下去我的婚礼就要延迟了。”

“小姐，你把那个人妖的心偷走后再嫁别人，这样对他来说是件很残酷的事，你不能这样对他。”这几天看他们成双成对、亲热地进进出出，有时还关在房里一整天不晓得在做什么，相爱成这般，小姐竟还要嫁别人？碧玉对欧阳零的怜悯指数疾速升至最高点。

“他也偷走了我的心，他没损失。”她抚着雪白的婚纱微笑。

“你不要嫁了，我去对老爷他们说明你和那个人妖的关系。”碧玉说着说着就往外头走。

“回来，想破坏我的好事被资遣吗？”意映冷声唤住她。

“小姐，我是为你着想。”

“冲着你这份好意，我带你一块儿嫁过去如何？”她很开心地提议道。

“小姐，我在跟你说正经的，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？”

“要嫁人的是我不是你，你别神经兮兮的好不好？”意映看着她在房内走来走去的紧张样，感到很有趣。

“那个人妖不阻止你吗？”碧玉气火地问。爱人都要嫁给别人了，那人妖居然到现在都还没出现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没告诉他我今天要结婚。”意映笑着摇头。

“你没告诉他？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你要眼睁睁地断送自己的幸福吗？”连这件事都没说？碧玉简直是无语问苍天了，他们俩不紧张，倒是急坏了她这个局外人。

“在典礼未完成之前事情便不成定局，我还有时间。”她自行打理好剩余的打扮，让碧玉专心去焦急。

“什么时间？”碧玉盯紧她。

“这就要去问那个和尚了。”意映神秘地笑笑，不透露半点口风。

“小姐，这可是人生大事，不是你和那个人妖平常玩的斗智游戏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你千万不能挑今天玩。”她用这种口吻说话？碧玉更加心惊胆跳了。

“你们常和那个和尚赌，你说他的水准如何？”意映拿起头纱交给碧玉，要她帮忙戴上。

“超一流。”她对欧阳零的赌技佩服不已。

“那今天就换我和他赌一场。”意映看着镜子回道。欧阳零把她全家都变成赌徒，只有她不下海就太说不过去了。

“赌什么？”碧玉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害怕地看着镜中正在诡笑的意映。

“我后半辈子的人生。”

这句话吓得碧玉魂飞魄散，“小姐，你不能拿这个赌本跟他玩！”

“我就是要和他赌赌看。”意映倔强得很。

“小姐，你有把握赢吗？”

“听天由命啰！”她两手一摊，一副认命的样子。

“小姐！”

“废话可免了，我听不进去，动作快点，我们已经迟到了。”意映再次催促，拉起裙摆自个儿先走出休息室，直接步入礼堂。

“小姐，等等……”教堂内的观礼台上，沉重寂频频看表，已经过了婚礼正式开始的时间了，礼堂的另一头只站了个新郎，新娘却不知道在哪里。

他担忧地左顾右盼，拉着身旁的方素素问道：“老婆，咱们女儿怎么还不见人影？”

她会不会是临时反悔，不想嫁林觉民？”

“你急什么？她这不就出来了？”方素素指着从侧门进来的意映，生平第一次嫁女儿，方素素没有什么喜悦的心情，愁苦的感伤倒有一堆。

“老天保佑，我还以为映映逃婚了。”沉重寂放心地吁了口气，深怕他女儿的怪性格上来，说不嫁就不嫁了。

“是我的话我就逃了。”方素素冷言冷语地说。

“老婆！”

“都怪我们没出息，意映今天才会这么委屈。”她心疼地看着披白纱的美丽女儿，愈加觉得对不起她。

“现在才讲这些做什么？至少我们知道林觉民会善待她。”沉重寂安慰道。

姗姗来迟的新娘终于就定位，林觉民迫不及待地吩咐神父：“新娘到了，现在典礼可以开始了。”

神父慈祥地点点头，缓缓走至神坛前。

此时结婚进行曲悠扬地响起——

“我反对。”欧阳零洪亮的声音自教堂门口传来，打断了开场仪式，他高壮的身躯紧绷着愤怒，一步步地踏进教堂。

主持婚礼这么多年，神父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，顿时慌了手脚。

意映银铃似的笑声轻轻逸出，白色的头纱掩不住她脸上满满的笑意。

“意映卿卿？”林觉民大感疑惑地看着身旁粲的意映，半途杀出个程咬金打断他们的婚礼，她还这么高兴？“我说过我的名字没那么长。”意映掀开头纱反感地瞪他一眼，抬头望向站在神坛前的神父，“神父，我也反对。”

“映映！”沈氏夫妇惊跳起来。

“神父，前头的废话你可以省略，不妨直接进行最后的民意调查。”她神态自若地对神父提出建议，把观礼席上吱吱喳喳的噪音抛在耳后。

“好……好吧，那……你反对的理由是？”]

神父擦了擦满头的汗水，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我不嫁他，嫁了他我会后悔。”意映甜甜地笑道，她就知道这盘赌局获胜的人一定是她。

“意映！你敢这么做？”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丢尽颜面，林觉民气作地一把扯住意映的手臂怒喝。

“为什么不敢？不止如此，我很久以前就想对你这么做了。”意映捉住他的上衣反转他的手臂，摆开架式赏他一记结结实实的过肩摔。

“绊手绊脚的，穿裙子就是有这种坏处。”

摔出林觉民后，意映低头拉着裙摆抱怨，没注意到台下的人群早为她的行为瞪凸了眼。



“映映！”沉重寂差点昏倒。

“哈啰，神父，我是最先反对的那个人记得吗？”欧阳零在台下挥挥手，想唤回呆愣在神坛上的神父。

“你是哪位？”神父扶正险些掉落的眼镜，回神询问这个首先出口反对、长相怪异的人。

“新娘的男人，反对的理由是她该嫁的人是我不是他。”欧阳零表明身分时顺便说明理由，撇过头看着得意洋洋的意映。

“你是她的男人？”

眼前这个怪模怪样的人竟是个男人？年迈的神父审视了欧阳零一会儿，不禁感到眼花头晕。

“你是和尚怎么能娶意映？”听完欧阳零的话，林觉民恼怒地自地上爬起来大喝，引起台下观众另一阵哗然。

“和尚？”这时神父的眼镜真的掉下来了。

“我还俗了。”欧阳零懒懒地笑道。

“我也反对。”碧玉紧跟在欧阳零之后发言，也站起来高举着右手。

“碧玉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沉重寂连忙拉下碧玉的手要她坐下。

“你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？”神父头痛万分地问这名新的反对者。

“他配不上我家小姐，而且他欠我的赌债还没还，想娶老婆之前，先把欠我的钱还清。”碧玉硬是挑在这个时候追讨债款，不还钱还想娶老婆？门儿都没有。

“你……我反对他的反对……他是个和尚！”林觉民一手指着碧玉、一手指着欧阳零，气得口不择言，拉拉神父的衣袍要他主持公道。

“统统住口！排队，一个一个来！”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理由，神父抓狂地扯着头发，拉开嗓门大声地镇压一屋子的反对声浪。

教堂在神父的强力震吼下取得安静后，意映抢得先机第一个开口发言，“神父，我要求改换一个新郎。”

“换……换新郎？”神父错愕的看着她。

“和尚，今天咱们就一次解决梗在你我之间的问题。我问你，你要不要顶替他的位置娶我？”意映覆上头纱，优雅地转身面对欧阳零，为了以后可能还要再上教堂一回，她宁愿就趁这一次结束所有恼人的问题，硬推欧阳零上场娶她。

“我很愿意屈就。”欧阳零含着满满的笑意，缓缓地踱至她身畔。

“那好办。”意映扬着胜利的微笑，伸手推了推林觉民。“林公子，你可以下台一鞠躬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林觉民的颜面马上又被她的话刮掉一层。“我的新郎是他不是你。”

“意映，你别忘了你的画展、还有你父母的作品都要靠我林家资助！”林觉民发狠地搬出他们之间的交易做为威胁。

“她不会缺金主，林烈士，咱们过来沟通沟通。”欧阳零轻搭着林觉民的肩亲热的说。

“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！”林觉民甩开他的手怒目相对。

“你家是开医院的吧？”他暴力地一手勾住林觉民的颈项，把他拖至一旁小声的“没错……”颈部被紧勒的林觉民困难地开口。

“认不认识欧阳极这个人？”他抬出二哥的名号。

“欧阳极？医学会的理事长？”

“对，他要我转告你，距离下届医学会理事选举还有三年，如果你不想林家所有医院在这三年内生意清淡的话，最好不要惹我。”

欧阳零冷静地撂下话，反正他向二哥借这名号时二哥也没问他用处，出了事再推给他二哥就行了。

“你和欧阳极是什么关系？”

抬出欧阳极？欧阳极是出了名的冷血动物，视金钱和权力为游戏，林觉民冷汗直流地问。

“同胞兄弟。”

“你威胁我？”

“威胁？”欧阳零冷酷地笑笑，慢慢地使劲圈紧他的脖子。“上次你派那五个手脚不灵光的打手给我下马威，不知道现在他们的伤好了没？有没有听我的话去少林寺练功夫？”他还没为上次意映因此受伤的事找他算帐呢！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……”林觉民不打自招。

“你若不肯放弃意映，我也可以让你享受享受他们那晚所受的招待，要老婆还是要命，现在就让你选一个。”欧阳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开出条件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想试试？”他亮出另一只拳头逼问。

林觉民恐惧地咽了咽口水，“我放弃。”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可以慷慨就义了，烈士。”欧阳零放开他，一脚踢他退场。

“少爷！”林家的亲友团忙不迭地上前接住被踢下台的林觉民。

“神父，麻烦你继续主持仪式，还有，务必长话短说。”欧阳零走回意映的身边，温文有礼地对神父说道。

“好……”神父老眼瞪直地看向被欧阳零一脚踢飞的林觉民，害怕得立刻跳过前头的废话，直接问意映：“你愿意嫁给他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你愿意娶她吗？”神父马上转头问欧阳零。

“愿意。”

“在神的见证下，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，你现在可以亲吻新娘了。”见这对暴力新人完成仪式，神父赶紧捡起掉在地上的眼镜，速速离开教堂。

欧阳零拨开意映碍事的头纱，惊艳地看着她不曾有过的娇美模样。

一直知道她很美，但是头一次看见她如此的有女人味，简直美得命人心醉。欧阳零无法克制自己的双眸，愣愣地盯着她不放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呆看了她多久，但在瞧见意映嘴角露出一丝诡谲笑意后，才回魂捧着她的脸狠狠地吻她，直到意映快不能呼吸时才放开她。

“跟我赌，你有胆量。”他服输地紧搂着意映，这招狠棋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

“没有胜算我不海赌。”意映笑得像只狡猾的狐狸。瞪着她美丽的脸庞，欧阳零愈想愈火。

可恶的女人，居然摆他一道，真的让他踢到铁板。

她那天只说她近期内会结婚，却没说出正确的日期，每天甜甜蜜蜜地与他共度晨昏，一直都没表现出什么异样，而今天他一觉醒来在床上没找到

她，却在床边发现她所留的字条，说她今天就要嫁别人，害他像疯子般地杀来教堂阻止婚礼进行，还逼得他非马上娶她不可，完全打乱了他原本的计画。

“让我心里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？回家我再和你算帐。”欧阳零恨恨地咬着她的耳朵。

“我的女儿嫁和尚……”惊见大事已成定局，沉重寂心脏不胜负荷，不禁两眼翻白倒地。

“老爷！”扑救不及的碧玉跪在沉重寂的身边又拍又摇。

“太好了，以后打牌就不愁三缺一了，你说对不对，碧玉？”方素素拍着手笑道。

“是很好，可是夫人，老爷他……”

“不用理他，走，我们回家庆祝。”方素素低头看了躺在地上的沉重寂一会儿，决定不理睬他没大脑的老公，牵起碧玉的手高高兴兴地步出礼堂大门。

## 第九章

“完了，得罪了林家，往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”沉重寂按着后脑的冰袋，哀声叹气地说。

“老爷，喝杯茶消消气。”碧玉端来冰镇的凉茶给他。

“这时候谁还有心情喝茶？”他瞪着茶水嚷道。

“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啊！”除了沉重寂外，屋里每一个人皆异口同声地回道，人人手上各有一杯冰茶。“映映，你不想嫁林觉民可以告诉我，但你为什么要嫁这个穷和尚？”沉重寂实在无法了解女儿的心思。

“我想嫁他，如此而已。”换回一身轻便的男装后，意映舒服地靠在沙发上。

“爸爸，意映嫁我有什么不好？”欧阳零坐在单人沙发里，交握着双手容忍沉重寂的轻蔑态度。

“你叫我什么？”沉重寂拉长了耳朵问。

“爸爸。”欧阳零笑容满面地重复。

“我没有这种和尚女婿！”沉重寂捂着双耳拒绝承认。

“你现在就有一个了。”意映一手捧着杯子，一手指着对面的欧阳零。

“乖女儿，你和零暗渡陈仓多久啦？”方素素挨近她的身旁，牵着她的手笑问。她是丈母娘看女婿，愈看愈满意。

“碧玉没向你报告我和他的进度吗？”意映颇感讶异。

“碧玉？”方素素越过意映瞪着坐在一旁的碧玉，这么大的事她居然没有向她报告？

“夫人，我没有刻意帮他们隐瞒，是小姐要我闭嘴我才没向你报告。”碧玉赶忙辩白，她是有话说不得呀！

“我还以为你是个广播电台；没想到你的嘴闭得牢牢的，很好。”意映靠向碧玉，细声地耳语道。

“拿我的饭碗威胁我，我哪敢播？”就算她有满肚子的话，也得要看主人的脸色播放。

“你们没有人担心映映明天的画展吗？”看他们个个处之泰然的模样，沉重寂忍不住开口提醒这群没危机意识的家人。“完了，我只记得女儿要结婚。”方素素拍拍前额，后知后觉地嚷道，这才想起这件事的严重性。

“林家刚才给过我电话，他们要撤走所有的资金，映映明天的画展就要开天窗了，怎么办？”沉重寂悲观地告诉他们后果，林家资金这一撤，他们沈家全都玩完了。

“对呀，小姐，怎么办？”碧玉紧张地拉着意映问，事关家庭生计，这下子她家小姐可是顾着结婚没顾到后果了。

“问他。”意映纤手一指，把问题推给欧阳零。

“不怎么办，明天的画展依然会如期举行。”对于这件事他早有了腹案，并已着手将意映画展所需的资金事先补全。

“少了赞助人怎么可能？”沉重寂不信地看着他。

“少了一个林觉民但多了个零，你们以后的赞助人没有少。”欧阳零快乐地说，以后他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把他那堆“烦恼”扔给这些穷人，再也烦不到他。

“你当赞助人？你这和尚哪来的钱？”沉重寂质疑他的说辞，这个零想用他那些赌博赢来的钱养他女儿呀？

“钱我多得是，你放心，另外，如果我得到的消息没错，你们被林家抽走的资金，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多事的人亲自送上门来。”根据他的探子来报，那个跟他一样喜欢散财的二哥目前正快马加鞭地赶过来。

“谁？”沉重寂听到有人要送钱过来，两只老眼登时变得雪亮。

“一个很有钱的嗜血狂。”欧阳零支着下巴报上他二哥的外号。

“嗜血狂？你的朋友？”碧玉试探地问。

“怎么这么问？”

“近墨者黑，光听‘嗜血狂’这三字就知道那个人也跟你一样不正常，天底下只有异常的人才接近你，与你做朋友。”果然是妖孽，连他的朋友也是妖孽。“谢谢你的评语，但他不是我的朋友。”欧阳零瞪她一记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么久了，这屋里能忍受他的人不也都是异常？

被瞪的碧玉胆小地躲到意映身旁，不死心地再问：“那么他是谁？”

“找我算帐的人。”他二哥八成是为了上次世足赛的事来找他算帐。

“你又去勾引男人了？”意映敏感地反应道，把他看得紧紧的，他还有时间作怪？

“我没勾引男人——啊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，二哥，你的脚步愈来愈轻了，你也跑去少林寺偷学武功啊？”欧阳零对着不知何时来到他背后的欧阳极夸奖道。

沉重寂惊愕地看着突然出现在他家大厅的不速之客，“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”

“祸水，你后脑长了眼睛吗？我开刀替你挖掉。”欧阳极怒气冲冲地吼向小弟。

“不，我是老远就闻到你身上消毒水的臭味还有血腥味。告诉你很多次了，血库里不能游泳，老泡在里头对身体不好。”欧阳零仰头望着欧阳极，乖乖，他二哥脸色苍白得跟医院里的死人差不多。

“在你回台湾之前我的身体一向很好。”欧阳极被他损得脸色更难看了，他小弟一回来，他便因户头里又多了一笔钱而血压上升，还被另一帮人整得

酒精过敏。

“你找我有事？不怕又被我扫到了？”奇怪，之前他二哥还烧香拜佛地要他别接近他，这次还学不乖地自己送上门来？

“臭小子，你把那天整我的事告诉老哥？”欧阳极走到他面前，正式开始清算。

“闲话家常嘛，你知道啦？”欧阳零眨眨眼，笑得很奸诈。

“谁教你跟他闲话的？你要警告他干嘛拖我下水？”他小弟要警告大哥翻出他被整的下场做什么？无论是整人的或是被整的，只要被点到名就一定会受害，他大哥也许还会有点人性放他一马，但那个钱嫂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

“惹毛我的下场总要有人通知他一下，亲兄弟嘛，借你一用。”他也不过是打通电话过去和大哥他们打声招呼，要他们准备好近期之内他会回敬上次弃置之仇。欧阳极把脸逼近他，恶声恶气地吼道：“告诉他就等于告诉那个小东邪大嫂，你分明是故意连累我！”

“二哥，你身上有酒味。”闻到可怕的味道，欧阳零忙拧着鼻子往沙发的另一角缩去。

“拜你之赐。”欧阳极凶恨地瞪他。

“大嫂……又灌你了？”欧阳零小心地问。敢灌倒他二哥的人太容易猜了，因为嫌犯只有一个。

“这是谁害的？”要不是他多嘴，他那代夫出征的大嫂怎会找上他，对他这个无辜的第三者来个反警告？

“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在医院养了警犬？”欧阳零以为欧阳家没有人知道他寄住在这里。

“要找你这个祸水还不简单？方圆百里内都可以闻到你这祸水的骚味。”找他的方法多得是，最快的方法就是用钱请人找。

“骚味？改个名词如何？换成‘喜味’会更好。”他抬起左手，向他二哥展示手指上的指环。

“你手上的这个圈圈是什么？”欧阳极皱着眉峰看向那套在他手指上的小圆圈。

“婚戒。”

“你结婚了？！”欧阳极不可思议地喊。

欧阳零点点头，“早上刚结的。”

“是哪个圣人肯牺牲？”

“圣人在这儿。”他指着坐在对面的意映。

欧阳极转头看了意映一会儿，脸色大变地猛然拉起欧阳零的领子大喊：“欧——阳——零，你敢娶男人！”他小弟虽然变态，但他没想到居然变态到娶个男人！

“二哥，说话小心点，她是女人。”这是任何人第一眼见到意映时都会犯的错误，于是欧阳零决定宽宏大量地不与二哥计较。

“女人？胸前那两团隆起物是不是用硅胶垫起来的？”欧阳极以专业的眼光审视了意映胸部一会儿，两眼带着问号地看向欧阳零。

“是原装货，我查证过，所以你接下来检查的手续可省了。”欧阳零握住他二哥欲上前验证的双手，冷冷地警告道。

“欧阳零，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视力有障碍的先生？”把她看成男人也就算了，还说她的胸部是用垫的？意映怒气攻心地瞪着欧阳极，忍着闷烧

的火气对欧阳零说道。

“我二哥，欧阳极。”他大方地为他们介绍。

“欧阳零？欧阳极？映映，他们是……”沉重寂一听见他俩的姓名便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，拉着意映的袖子兴奋异常地问。

“没错，他们就是你金主排行榜上的其中两名，一个是医学会的理事长，一个是建筑业的大亨。”她双手环胸地接下他的话。

欧阳零意外地看着她，“你早知道了？”

“想骗我？我的样子像智障吗？”意映板着脸拆他的台。

“不好玩，原来你早知道我的底细。”这就莫怪她今天会无惧于悔婚了，他刚娶的老婆早摸透了他的来历。

“小弟，女人怕了、男人烦了，所以你才挑这种？”欧阳极拉过欧阳零，严肃地为他的心理状况下诊断。

“这种是什么意思？”意映再也忍不住了，这男人三番两次的挑剔她的外表，欧阳零不介意，她可介意得很。

“二哥，她可是柔道黑带的高手，再不控制你的舌头，小心她把你摔出去，她今天才摔了另外一个被我顶替的新郎。”欧阳零闻到了火药味，好心地给他二哥忠告。

“你跟人家抢老婆？”欧阳零听了他的话尾就可完全推测出他小弟会干的好事。

“是可以这么说，不过你可以用含蓄一点的说法试试。”他以冰冷的眼神建议道。

虽然这种说法没错，但抢归抢、娶归娶，他的意映本来就是属于他的。

“好吧，你今天娶老婆？”欧阳极换了一种说法，这小弟说结婚就结婚没半点预兆，他可能是全欧阳家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。

“对，临时娶的。”欧阳零回头瞪了瞪意映，满心不甘地回答。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欧阳极原本不带好脸色的俊脸突然一变，笑呵呵地拿出一只封信走到意映的面前，亲亲热热地拉着她的手。“来来来，圣人弟媳，这是二哥送你的见面礼。”

“见面礼？”意映怀疑地收下，拆开信封赫然发现是张写有金额的支票。

“小礼物不成敬意。”欧阳极拍拍她的肩笑道。

“八百万？！”这是什么小礼物？哪有人红包送这么大的？意映连忙转过头看向那对兄弟。

“什么？！我看看。”沉重寂和方素素一同拥上前，抢过支票看着上头的数字，登时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难得有人肯牺牲嫁这个欧阳家的大祸害，身为二哥的我再补些零头给你。”欧阳极自上衣口袋掏出一本支票簿和笔，再开了另外一张支票。

“慢着，你想推给我？”欧阳零身形一晃便来到他面前，横阻在他们之中。

“我是推给她。”欧阳极绕过碍事的小弟，把手中的支票再度拿给意映，但欧阳零快速拦截塞回给他。

“推给我好了，给我。”看他们一来一往地推拒支票，沉重寂双眼满布金光。

“我也要。”碧玉垂涎地看着那张小白纸。“这是我的家务事。”欧阳零阴恻恻地拉着欧阳极的领子，说明能在这里散财的人是谁。

“你家跟我家是同一家。”难得逮到能光明正大送钱的机会，欧阳极硬是要插花送礼。

“我和你没交情，拿去给大嫂。”他变脸地撇清兄弟关系。

欧阳极偏要捡现成的。“我就是要送她。”

“我没摆酒宴，不需要送这种礼。”欧阳零挡在他面前不肯让步。

“我送贺礼给自己的弟媳有什么不对？”欧阳极把支票再度塞给意映。

“这种贺礼我自己多得是，不缺。”欧阳零再由意映的手中把支票扔回给他。

“我缺！我缺！”沉重寂和碧玉伸长了手在一旁猛点头。

“统统有奖，来，一人一张。”欧阳极乐得支票一张一张地开。

意映没收了所有的支票，对着老公勾勾手指，“和尚，你过来。”她拉着他的手走至一旁的角落。“我听说你们欧阳家的人是出了名的讨厌钱，而你不但怕女人也怕钱？”他的家人钱太多，多到来她这里玩“推手”的游戏？

“前半段正确，后半段则属不实，我不是怕，是痛恨，了解吗？”欧阳零吻吻她的唇轻声地更正。

“OK，嫁了你，我是否应该分担你的烦恼？”意映环着他的颈子，一副贤内助的模样。

“如果你能分担我全部的金钱烦恼，我会很感激。”他挑眉看着她别有意图的表情，啧啧有声地亲吻着。

意映比了比后头的欧阳极，“你二哥的呢？”

“叫他自己料理，还有，你可以告诉他大门在哪个方向。”对于二哥这个外患，欧阳零毫无兄弟之情地冷冷一笑。

“我就等你这句话。”意映转身走至欧阳极的面前，把所有支票交还给他。

“二哥，我们不缺钱用，这些贺礼你还是收回去吧。”光是欧阳零的“烦恼”就足够让她后半辈子不愁吃穿，她是个很会记仇的女人，就是不要拿这个视觉有问题的男人的钱。

“映映！”

“小姐！”

“拒收？我老弟怂恿你的？”欧阳极嘟着嘴问她。

“你刚才说他娶的是个男人？胸部用垫的？”意映不怀好意地摩拳擦掌，步步逼近欧阳极。

“等等……我收回那些话……”欧阳极抬手阻挡着意映，眼见苗头不对，连忙问向欧阳零，“小弟，我可以出手正当防卫吗？”要以武力摆平这女人很简单，只是他那从少林寺回来的小弟那一关可就难过了。

“她少了根头发你将会很后悔。”欧阳零退至一旁，笑咪咪地警告他。

意思就是他不能还手，只有挨打的份了。欧阳极看了看意映的架势，气急败坏地嚷：“臭小子，你刚才说她是柔道什么带？”

“黑带，二哥，一路顺风。”欧阳零打开大门，目送欧阳极被意映摔出门去，而后随手关上大门。

“爽快。”意映探吐了口气。

“小姐，有你的电话。”碧玉拿着话筒对她说。

“谢谢。”意映接过话筒，愈听电话里的内容脸色愈变得苍白。“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通知。”她挂上电话，颓丧地坐下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欧阳零蹲在她的面前，担心地抚着她的脸颊。

意映垂下头伤心地宣布，“我那些放在展览会场准备展出的作品，被人一把火烧光了。”

“这么晚才回来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意映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她并没有开灯，整个房间黑漆漆地，充满了淡淡的百合香味。

欧阳零自她接完电话后，没交代一声就出门了，一直到深夜才悄悄地返家，让他新婚的妻子在洞房花烛夜独守空闺。

“去处理一件小事。”欧阳零脱去了上衣，赤裸着上身爬上床拥着她。

“你去处理林觉民？”意映在他怀里找到了舒适的位置，倚着他温热的身子淡淡地问。

欧阳零轻点她的鼻尖，“小管家婆传授了你包打听的本事？”她的信息网可真灵通。

“我的脑袋不是摆着好看的，而且我不像你有那么多仇人可以寻仇，只除了今天得罪了林觉民。画是林觉民烧的吧？”她并不意外林觉民会这么做，今天她让林觉民颜面尽失，林觉民会报复也是迟早的事。

“是他烧的，但他以后不会有空再找你的麻烦了。”欧阳零决心不再让她为了林觉民而伤神。

“你做了什么？”

“把他也打包好送到少林寺。”他老实地说出今晚所做的事。

“你剃光了他的头？”她还记得他帮人剃头的速度真不是盖的。

“他六根不净，我让他顶上凉快些。”欧阳零阴险地笑道。林觉民把他的警告当耳边风，这下子总会让他印象深刻，永远不会再忘了吧？

“还这么留恋你的和尚生涯呀？你非得把每个找麻烦的男人都送去当和尚才开心？”“你同情他？”欧阳零抬起她的脸蛋怒问，浓浓的醋意迷漫了整个房间。

“笨蛋，同情他我就嫁他了。”意映紧搂着他的胸，笑看他脸上的妒意。

“别难过，下次我再替你办一个更盛大的画展。”他亲吻着她的发顶，柔柔地安慰道。

意映推开他坐直身子，打开了房内的灯。“我的样子像难过吗？”

“画被烧了你当然心疼。”他把她自在的神情解释为故作坚强。

“非也。”意映摇头晃脑地笑道，这家伙还没有真正了解她。

“非也？”

“我问你，从你被我捡回来之后，你总共耍过我几次？”她想了一整晚，老是算不清自己被他整的次数。

“耍过你几次……等等，你骗我？”细想完她的话，欧阳零警觉地问。他知道她的心机可深了，不然他今天怎么会冲到礼堂与她提早结婚？

“不，画是真的被烧了。”意映摇头看着他。林觉民真的一把火把她辛苦了许久时日的画作烧得一乾二净。

“我打电话叫他们把画展取消。”他只想到找林觉民算帐都忘了明天就是作品展出的日期，于是想下床通知有关单位紧急取消明天的画展。

“不必，我还有其它的画可以上场展出。”意映拉住他的手。也该轮到她整他一回了，她画了几个月的画作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

“你还有？”

“那些。”她指着墙角那些一直都摆在她房里、以他为主题的画。



“喂，你该不会是想把我推出去展览吧？”欧阳零不安地看着画框里那些与他样貌不完全相同、反而被意映画成俊朗挺拔的伟岸男子。她想让他以这种样子展示出去？“关于你，我会自个儿留着用，我展的不是你，是画。”她拍拍他的脸安慰道。这男人她会自行好好保存珍藏，外人只能看他的画像解解馋。

“当初我供你作画时可没说你可以将那些画展出发表。”欧阳零的脸变得又黑又臭，打心底反对她这么做。

“我们没有订定契约，而且你也没问我画你的目的。”把他捡回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成为最美的作品发表，不然她哪会那么闲去捡一个男人？

欧阳零也坐了起来与她四目相对，“我不准你把我的画像展示出去。”他的画像一幅也不准流落市面。

意映扭着腰怒视他，“请尊重画者好吗？那不是你的画，是我的。”这么霸道，到底谁才是画作的主人？

“还不都一样，被展示的人是我！”他才不愿变成被人品头论足的对象。

“你怕什么？我替你打知名度不好吗？”他的公司一家家都比他这个主事者有名，她乘这个机会替他打打广告，让大家认识认识这位只闻其名、不知其人的金童，不是一举两得？

“打知名度？开什么玩笑，你的画每幅都把我画得阳刚味十足，展出去还得了？”

他怒意腾腾地吼。她把每幅画都改造过了，有的还只画他的五官，如果让参观的女性同胞看到了，他会招来最严重的麻烦。

“难道你要我把你画成女人？”意映皱着鼻头问。都结婚了他还想继续当人妖？

“那还比较安全。”

“我可不想为此引来一大堆男人每天晚上浇草皮。”安全个头，那不但会浪费台湾的水资源，还要时时提防又有哪个男人瞎了眼爱上他。

“我情愿这样继续不男不女下去，免得再重蹈当年的惨事。”他绝不让那种非人的待遇再度在他身上回放。

“我替你端正视听，证明你是百分之百的男人而不是人妖，感谢我吧？”她满脸笑意地瞅着他道。

“感谢你？你想害我被女人追死吗？”欧阳零忿忿地问，早说过女人是他的禁忌了，她还想推他入火坑？

“你都已经死会了，就算有人追，情况应该不会像当年那么惨。”

“看画的女人可不知道画里的我死会了没。”欧阳零冷哼一声，她在昼里又没有标明画中人是已婚男子。

意映挥挥手，“才展览个三天，不会引来过多爱慕者的啦！”她不认为自己的画作能成功到引来全国女性同胞的观赏。

“你不知道有人已经替你的画展作了宣传？”他盯着她没半点危机感的脸。

“啊？宣传？”他替她的画展打广告了？

“三天？不用一天你就得随着我准备搬家避女人害了。”欧阳零心情灰暗地想。他们可能必须换个房子或是隐姓埋名，才能避开往后会围堵在他家门口的女人们。

“你投下了多少人力和资金去做宣传？”意映摸着脑袋想，以他的财力

来估算，他要宣传的话数目绝对不小。

“不是我，是我那金牌制作大哥与二哥联手干的好事，明天全台湾的人都会知道在哪里举办画展。”欧阳零一掌捶在床柱上，有他那两个多事的哥哥联手，只怕她的画展想不成功都不行。

“噢喔，你会被女人踩扁。”意映可怜地看着他，这下子他不死也难了。

“你还幸灾乐祸？”欧阳零紧握着她的双肩，气得牙齿打战。

“谁教你没事先和我商量！”她挣开他的双手回了一句。他又不早说他有那种怪家人，而且他的家人爱帮忙她有什么办法？

“怪我？把我二哥摔出去的人是你，他肯定算准了你的画作中有我，才会大手笔地搞宣传，打算把帐算到我头上来。”欧阳零又把责任推到她身上，依他看来，她才是真正的大祸水。“我摔他时有事先征得你的同意，而且你那时也鼓励我那么做。”意映敲敲他结实的胸膛，在她摔出他二哥时他还替她开门呢！

“但那时并没有现在的画作问题。”他那两个哥哥就是想看他被女人踩死的糗样。

“喂，我的画展照常举行，你的家人找你算帐别扯到我身上来，那是你的家务事。”意映厘清他们的关系，她的画展不能因为他们兄弟间的恶作剧而真的开天窗。

“我的家务事？小姐，你今天刚嫁了我记得吗？”欧阳零将她拉至怀里逼问道。

“说得也是，那好象也变成了我的家务事。”

“你不收我二哥的钱还摔了他，以后我二哥要整的人不止我一个，你不会比我清闲到哪里去。”欧阳零先将以后她会遇到的情况说明。

“互相整来斗去，你的家人都有毛病啊？”意映纠结着眉心问。这姓欧阳的一家人都是怪胎，个个以整自己的亲兄弟为乐。

“祖训如此。”他早就习以为常，他们三兄弟的战事还不算什么，他老爸那一代整得更凶哩，而且战火绵延至今还没停熄，非要斗到进棺材里不可。

“一群疯子。”意映翻了翻白眼，果然姓欧阳的统统有毛病。

“后悔嫁给我了？”欧阳零勾着她的下巴问。

“不，这点我绝不后悔。”她拉下他的头，甜蜜地吻着他。

“那就把以我为题材的画收起来，留给我两人慢慢欣赏。”欧阳零在吻她的同时仍然不死心地要她改变主意。

“番仔！你说不通是不是？除了你的画像外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展出，懂不懂？”

意映揪着他的长发生气地吼。

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就要这样吵到天亮？”他拉下她的手退让地问。唉！谁教她的脾气比他还拗。“也可以不浪费，只要你答应绝不干涉我明天要展出什么作品，这样一切好谈。”

她笑着开出条件，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嫁了个举世无双的男人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答应就算了，那我们就行周公之礼了，我老妈说，第一晚不做，不是死老婆就是死老公，你要是哪天突然挂了，我就去投靠林觉民，你自己斟酌，天快亮了喔。”

意映耸耸肩笑道，看完表后不在意地数着自己的脚指头，让他去干焦急。

“你敢投靠林觉民？咱们现在就来办事。”他粗鲁地一把扯开她的睡衣，将她扑倒在床上，火热的吻随即落在她光滑柔细的胸前。

“等等，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”意映按着他蠢蠢欲动的双手问。

“你要展就让你展，杀上门来找我的女人你自己去摆平。”欲火战胜怒焰，他将她的手拉抬至床头，整个人压在她身上。

意映轻轻挣开一只手，在他身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。

“没——问——题。”

## 第十章

谁说没问题？

由于广告打得大、画者的风格奇特，加上唯一的入画模特儿俊美无双，使得意映的画展空前成功，打响了意映的知名度，为她在画坛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石。

当然，这也为欧阳零带来无止境的烦恼——

“爸爸，再拿桶水去浇熄外面那些女人的热度。”欧阳零掀开窗帘的一角，看着屋外大批聚集不散的女人。

“我不对女人做那种事，你找别人。”沉重寂坐在牌桌上，一手执牌，一手捉着头皮仔细分析自己的牌运。“碧玉，换你去。”欧阳零放下窗帘，转头对管家婆指示。

“不去，我现在两手没空。”碧玉聚精会神地搓着手上的牌，八风吹不动地不肯离开牌桌。

“老妈？”欧阳零再看向较有爱心的方素素。

“乖女婿，我不能那么做，那样对外头的那些小姐太失礼了。”方素素慈祥的笑笑，婉转的回绝。

“臭小子，别看我，我是女性同胞的支持者。”沉家新上任的赌客欧阳极在小弟未开口前便给他一记闭门羹。

“二哥，别给我死赖在桌上，去浇水。”欧阳零抬脚踹踹他，要他滚下占据已久的牌桌。

“来者是客，你叫我这个客人做那种杂役对吗？”欧阳极挪开他的脚，端出客人的架子。

欧阳零冷冷地瞪着他，“我可没请你三天两头往我家跑。”这家伙被他整后不但不怕，反而愈挫愈勇，天天上门来找意映玩摔角。

“我来看戏不行吗？”好不容易他老弟的噩梦再现江湖，他不来看热闹就太可惜了。

“你要看戏？好，你等着，意映呢？”欧阳零沉默地瞪了他一会儿，转而找起元凶来。

“假王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你自己去找，别在这儿打扰我们打牌。”欧阳极痛快的大笑，能坐在这里看他们夫妻俩抱头鼠窜，真乃人生一大乐事也。

牌桌上的常胜军碧玉在又赢了一圈后，边算钱边为欧阳零指点他老婆

的行踪，“小姐不在房里，大概在花园。”

“谢了。”欧阳零看了看前门，觉得冒险出去找老婆太过危险，想想还是走后门出去比较安全。到了意映心爱的百合花圃里，欧阳零张眼四望，却没见着人影，直到走至花圃深处，才发现意映正蹲在他们俩第一次在外幽会的老地方。

“意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走至她的身后，低头看着一脸惶惶不安的老婆。

“嘘，小声点，快蹲下。”意映伸手将他拉下，躲至他的怀里小声地说。

“你在躲个什么劲？”欧阳零拂开她额前的头发问。

“躲那些可怕的女人。”她打了个寒颤，想起自己今天遇到的那些女人，三魂七魄都快被吓光了。

“哟，你也会怕女人？”欧阳零要笑不笑地看着她的糗样，现在怕女人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了。

“废话，她们把我当成第二标靶，我当然怕。”意映畏缩地揽着他的肩头寻求庇护。

“你也成了她们的目标？”他低头吻吻她泛白的唇瓣，完全不怀疑她对女人的吸引力。她雌雄难辨的外表足以与他匹敌，那些女人会转移目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“你只顾着躲在家里，留我一人在画展场地，我只是坐在角落，那些女人就无端地涌了上来，吓得我赶紧逃回家避难，一路上我差点被她们给吃了。”意映捶着他的胸膛出气，他一人躲着，倒害她在外抛头露面，险些被女人踩死。

“噢，我都忘了你吸引女人的本事有多大，怎么样？一群爱慕你的女人围在家门口，心情不错吧？”

欧阳零落井下石地笑道。风水轮流转，之前围堵的人群是为他而来，现在围堵的目标反而换成她了。

“糟透了，硬缠着我，她们是哪里有毛病？”一想到那些女人爱慕的嘴脸，她便觉得毛骨悚然、恶心难忍。

“不听我的劝告，你是自食恶果。”

“我哪知道她们会把我也算在内？有没有搞错，我是女人耶！”她心理不平衡地抗议道。唉！怎么知道那些女人会找上她当替补的？“你的外表不像，而且现在流行中性打扮，你能体会我当年的感受了吧？”欧阳零爱怜地抚着她的娇颜，不断感谢老天他及早将她娶到手，否则让她落到其它人的手中，他可能会抢不回来。

“欧阳零，我要搬家。”意映突然斩钉截铁地喊。

“这招我试过了，没用。只要你人站在台湾土地上一天，无论搬到哪里，她们总会有办法找到你。”他烧熄她的一线希望，以过来人的身分告诉她。

意映无力地趴在他的肩头哀哀长叹，“她们会缠多久？”

“呵呵，永无止境。”欧阳零仿佛在她身上看见了当年自己的影子，很愉快地拥着她。

“你就在一边凉快什么都不做？”意映光火地瞪他，她都这么悲惨了，他还有心情笑？

欧阳零无辜地高举双手，“当初我阻止过你了。”

“臭和尚，你快想办法让我们脱困。”她用力摇着他的肩头嚷道。

“你想出家当尼姑吗？也许这么做可以像我当年一样躲掉这场灾难。”欧阳零故意逗她，还想多享受一下夫妻同甘共苦的绝妙意境。

“我可以考虑，但你想要一个尼姑老婆吗？”意映横着眼眉反问。

“不要。”

“那就快想办法！”

“老婆，我们把二哥推出去如何？”他摸摸下巴，带着坏坏的眼神睨向她。

“你二哥？”意映看着欧阳零，慢慢回想那个与他有那么一点点相像的欧阳极。

“虽然他没有我们美，但也长得不差，只是老躲在医院里没人发觉，相信我，他绝对足够应付那些女人的需求。”他们欧阳家出产的都是优良品种，随便站出去一个都可以引来狼女的觊觎，危机时刻，没道理埋没他二哥的长相不用。“又要手足相残？”意映认为他整欧阳极的念头多过让两人脱困的理由。

“不牺牲他，难不成牺牲我们？”人尽其才，不推他二哥，他还能推谁出去？

“你二哥行吗？”意映担心欧阳极若真的被丢到那群女人手里，他会恨死他们。

“行，他当然行！”他二哥亲自来此看好戏，他就让二哥自己也亲自上场演一出。

“好，但他也只能挡一阵子，推他出去之后，我们要躲到哪里去？”她得先考虑后路。

欧阳零的表情更显邪恶，“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我大哥那儿，我已经很久没去拜访那对怪物了。”他很想让他大哥那栋冷清的宅子变得热闹些。

“想报被丢在马路中间之仇？”意映也想看看是谁有如此胆量敢将欧阳零灌醉弃置。

“此时不报更待何时？”把女人引去他大哥那儿，让他们那对怪夫妻反目，再让他大嫂劳累地去对付那些女人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
“就这么办，我们去收拾东西。”意映与他击掌，欢喜地吻吻聪明的老公，拉着他的手往屋里走。

这时屋里麻将桌上的四个人依然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哈……哈啾！”欧阳极在摸完一圈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
“欧阳极，你感冒了？”碧玉很关心这位大财主的健康状况。

“不是，我突然觉得背脊发冷。”奇怪，他怎么会觉得有股阴风凉飕飕的对他吹来？“乖女儿，你们要出门？”方素素在牌友稍作休息时，看见意映与欧阳零两人均一手提着行李走下楼来。

“去探亲，我们会在零的亲戚家小住一阵子。”意映将行李交给欧阳零，转身对方素素说明。

“你们要探哪个亲？别指望我大哥会解救你们，你们斗不过东邪大嫂的。”欧阳极嘲笑他们犹做困兽之斗。

“我们和他们之间鹿死谁手还不一定，二哥，在担心别人之前先担心自己吧。”意映有良心地劝欧阳极先想想自己的安危。

欧阳极紧张地看着又撩起袖子、站在大门边摆开架式的意映，连忙问向她的靠山欧阳零，“喂，祸水，你老婆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”

“麻烦你了，二哥。”欧阳零将欧阳极自牌桌上拉下，动作迅速地将他推至门口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看着与他站在门口的意映，欧阳极一头雾水地问。

欧阳零与意映交换一个眼神后，伸手拉开大门，意映则把握时机将欧阳极摔出门外。

“喂，摔我出来做什么？我的牌还没打完！”身手不差的欧阳极安全落地后，不满地朝他们大叫。

“二哥，你支持的女性同胞在等着你，慢慢享受。”欧阳零指着他身后的一群女人叫道，随即关上大门死锁，再乘机与意映从后门开溜。

欧阳极缓缓地转过身面对围在身边、人数众多的女人们，在看见她们眼中惊喜的眼神后，心慌慌地拍门喊叫：“开……开门，快开门！”

众女蜂拥而上团团围住欧阳极。

“等等……你们找错对象了，大家……有话好说……”

